

太平吉

R.

269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上海辛墾書店發行

—北四川路公益坊—

太平世界

2000年的喜劇

辛克萊著 葛藤譯



上海

昭昭社出版部

1930

昭昭社文藝叢書

出版預告

1. 簿記員的妻子——美國新興短篇小說集之一
凱賽爾女士，賈克倫敦，歌爾德等著
虛谷，念遠譯
2. 天藍色的生活
戈理基(即高爾基)著 葛藤譯
3. 同心曲——書函體中篇小說 俞念遠作
4. 荒野呼聲 賈克倫敦著 虛谷譯
5. 馬丁伊甸 賈克倫敦著 葛藤譯
6. 實業長 辛克萊著 虛谷念遠譯
7. 愛與靈 亞颯利厄著 陳掄譯
8. 長夜的盡頭——短篇創作集 俞念遠作

74.57
458=9

太平世界

國家圖書館



001686084

1929, 10, 2 付印

1930, 1, 1 出版

1—15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七角

序

這篇小小的滑稽的未來的喜劇，原來是一篇四幕劇。是在十七年前 Helicon Hall 被火之後，就寫出來以解作者對於那件慘事的憂心的。寫好之後，即蒙大衛·板賴士柯領受去開演，不料領去了幾年又沒有演，所以到後來又交給幾個別的經理。再到後來就連所有的底稿都失去了。現在誰還保存有一本的，看見這話，如肯賜以教言，作者是不勝感激的。

本改本是爲一位要這故事做叢書的編輯朋友寫的。有觀察才的讀者們諒能就中看出原劇的大概來。

第一幕設境在快樂宮的屋頂花園上；第二幕在九十九乘樓梯脚根前的入口門廳里；第三幕在聯合旅社的廚房裏；第四幕在倫利·戈坦氏的別墅裏。現在，更在後兩幕中間添了些新的材料，是原劇中所看不到的。書中關於飛機及無線電話諸細節，在寫劇的時候尙且還是想像的東西，到現在就已成爲咱們一般人日常所見的事物了，細想起來，好不有趣啊！

講到寫這故事的動機，作者就不能不感激華倫先生了，因爲這主意本來是由他出的。

帕薩第那，加利福尼亞，

二月，1924。

太平世界

在指定以行開宮典禮的時候之前不多久，比利·京敦從宮裏屋頂花園上升降機裏跨了出來，暫時站着，畏懼地往四下裏觀望。

他曾經看過支配階級爲自己的樂娛在中央公園當中所造的宮的冗長的敘述。他曾經看過那用以慶祝這回開宮的種種精製的儀式。他現在望着那些高聳的柱石，都是八來呎和十來呎厚的；又望着那玻璃屋頂裏發光體的靈幻的壁畫，那樣高高地在頂上頭，彷彿要超過了繁星似的。他就覺察到了：那在

他腳底下金子鑲嵌細工的地板，原來是一百層樓地高聳在半空中——幾乎高出那豐饒的紐約城上半個英里。

僕役長，穿着上等僕役階級的制服，眩目耀眼地跨上前來，問比利京敦是來幹什麼營生的。

“來當飛機長的，”比利回答說。

“你的出入證呢？”

他從衣袋裏掏出出入證來，那僕役長就接着察看了。同時，快樂宮的總管跨上前來，口裏說道：

“倫利·戈坦先生在宮裏，你懂麼？你的出入證得要拿去連署起來才行哪。”

“那步手續我業已辦好了的，”比利回答說。

那總管接着出入證小心翼翼地察看，把那上面的號子署名都和自己記錄簿上的幾個登記對過了。不過在一星期之前，有幾個無政府黨想要謀害倫利·戈坦的性命沒有謀害得到手，所以現在就加倍地警防起來了。

那總管一邊遞還出入證來，一邊却更加倍懇切地注視着那穿工程師階級的質樸灰色制服的美貌年

輕漢子。“你就做了航空師，年紀還輕哩。”

“但是我曾經勤勉地工作過哩，”比利回答說。

“那麼，你今兒晚上總算使你這生涯得到最重要的派分了。祝你幸福啊。”

“飛機在哪兒？”比利一問，那僕役長便指着屋頂花園的一邊，從那雪白的柱石中間的空間裏望去，便可以隱隱約約看見那飛機的輕捷的骨架子停在那一邊。比利便連忙地向那飛機跑去，走到下降台邊上，就停住了腳，呆呆地對着牠望着。

他愛這奇異的飛機，因為從前給這飛機作圖的時候，他曾幫過許多的忙。她有五百呎長，又能使自身保持均衡。沒有什麼暴風能夠影響她；她就是在半空中翻了筋斗，也是不得使她的搭客受什麼危險的。世上最聰明的人專心致志造這完善的飛機，造了一百多年。到了現在，2000年上，她才站在那兒呢——“那空中的王哪！”一點鐘一千哩是她的速率，明兒天亮的時候，她就要載着地上一部分選民，就是倫利·戈坦六人的賓客，隨着太陽上升，去周游世界哩。”

比利轉過眼去俯覽着城中的景象，望了一會，彷彿只覺得是從山高頂望去的樣子。於是乎他就回頭往跳舞室裏頭瞧瞧。嚶呀，那裏的牆壁上都是些熱帶花卉和柔軟金色發光物體混合而成的東西呀。又有許多小廝，戴着金子行李，穿着蔚藍色制服，披着傅粉頭髮，手裏揮舞着香爐，在那裏走來走去。遠遠地城中間管絃樂合奏的，用電氣傳到這一百層樓的宮裏各部分來的微弱的樂聲聽見了。隨着這樂曲的高低，拍子，那屋頂裏的發光物體的強度，顏色也不住地變換——因為這時候的藝術家業已把和諧樂與光的問題解決了。

比利的驚疑的思想忽然停頓了。他後面有裙聲絆縲地一響，就有人聲低低地激發地叫道——“比利·京敦！”

他就轉過身去，鎮定地喊一聲道：“赫楞！”

那女郎退縮到一個柱影裏，喊着說：“比利！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他笑了一聲，說道，“我是飛機長哩！”

“比利·京敦！”

“我的名字現在叫做斯密士，亨利·斯密士。”

“但是你回來要被人家認出來的！你到這裏來，發了狂了。

“這五年來我的樣子改了許多了，赫楞，你不用憂慮罷。”

“但是我父親今晚要來哩！”

“是的，”比利含笑道，“那總管業已盡責地把這事通知我了。

“他若是發見了你，他一定要殺你的，你不知道麼？他一定要以為這又是來謀害他的性命的。啊，你為什麼要冒這樣的險呢？

“我會冒過許多的險，”比利回答說。“我捨了我的階級去加入勞動階級的時候，我使我的性命冒過險。我作工程師的時候，沒有把我的真我講出來，我又使我的性命冒過一次險。這樣的險我業已冒慣了。”

“但是今兒為什麼要幹這樣瘋狂的事呢？今兒晚上恐怕連我的丈夫都要來哩，你都不知道麼？”

“不要提及他罷！”那青年大着嗓子急着呼道。

“你暫且把那如果他把你認出來了他所要做的事想想看罷！爲什麼要這樣地不顧危險呢？”

那青年把手舞過去，指着飛機道，“那便是理由。那空中的王哪！”

“你就那樣地關心於一架飛機麼？”

“你看看她翅膀上的曲綫罷！你等着，一直等到你感到了她行動時的震顫罷！”他說着興奮地發笑了，但隨即又改了態度，向前靠去，端相着那女人的臉孔道，“我所說的你信麼？”

“爲什麼不信呢？”

他向她進了一步，低聲地說道，“赫楞！我是爲着別一種事情來的哪！回答我：你還愛我麼？”

“我不敢回答，比利——這事情你是知道的。”

“是因爲你結了婚了麼？”

“一半是因爲那事——”

“赫楞！那不是結婚哪，那是售賣哪！他那時並不愛你，你現在知道，你那時也知道。他那時是要倫利·戈坦的女兒，是要做你父親的主人，你那時也是

知道的。”

“不要把那所有一切的事都提起來罷!”她喊着說。“我忍受不住了咧!”

“我之所以要把這所有一切的事都提起來的，”他說道，“是因為要我和你一起去咧。”

“但是往哪裏去呢?咱們往哪裏去纔可以叫我的丈夫找不着呢?比利，他決不會放咱們的手的。他一定要找尋咱們的，他找着了咱們的時候，他一定要弄死咱們的!他怎樣佈置一切的事——就是一切的密探機器，你沒有覺察到麼?”

比利笑道，“沒有人比我還知道得清楚些。我幫着使他的天下前進哩。”

“但是他的固執，你覺察到了沒有?你以為我能夠逃走，發了狂了!他回來會要知道你是為我而來的。”

“聽着，”比利急着說道，“我今天來，並不是沒有計劃的。我是飛機長。我將有二十四小時做他們的運命和咱們自己的運命的主人。我將是飛機上唯一的知道開飛機的人。我將假裝飛機壞了。當我們在中

阿非利加洲上頭的時候，我要停在一個無人煙的處所，出去查驗推進機。你就跟我出去，不要使任何人看見。我便把飛機一弄，使牠飛起來——他們便又在空中了。在那種紛亂之中，是一定沒有人想念你的。他們一定以為你從飛機上跌下來了。”

那女郎極關心地說道：“但是，比利，他們將怎麼結果呢？”

“那飛機是常能使自身保持均衡的。她在空中平平安安的，如同軟木塞在水面上一樣。他們可以飄蕩着，等到人家尋着他們了。因為他們可以用無線電話通知最近的救助所。那救助所只消一會兒工夫就可以把他們所在的當兒探尋出來——因為我們有新機器幹這種事情。救助團幾分鐘裏就可以到他們那裏，放一個駕飛機的在他們的飛機上，送他們回家去。你想到這世界上還有了讓牠的主人倫利·戈坦有所遭際的道理麼，”

赫楞不作聲。這計劃是瘋狂的，然而說不定也許可以成功的。“只有咱們兩個在荒野上，”她低聲說，“咱們將怎麼結果呢？”

“咱們將有食物有兵器。必需的東西我都已預備好了。你的丈夫還沒有完成一個計劃可以安置一個孤獨的男人和女人在中阿非利加洲的中心哩！”

看見她猶豫不決，他便進前去，辯白道，“赫楞，人生還有別什麼給咱們麼？我連地球的邊極都游到了，想要把你忘記去。我曾使我的性命冒過百數次險——然而，顯然地，我是不得死了，然而我又知道我是沒有你就不能生存的。”

他看到她臉上現出驚懼的神色來了。“啊，等等罷，等等罷！”她出聲道。“給我時候，你必須讓我細細地把這事想一想罷。”她說着，就提起筋力來往後頭迴避，因為像她那樣階級的女人和一個下等階級的男子談話是一樁沒有聽到講過的事。

他回答說，“你有幾個鐘頭想這事。但是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就是不管你怎麼樣決定，飛機好醜是要停的，我是要留在後面的。極要緊的問題就是，你還是跟我一塊兒到地下去呢，還是和他們一塊兒去呢。這話你懂麼？”

“懂，懂，”她低聲說罷，往四下裏瞧瞧，看見一

個僕人近來了，她便一轉身，快快地去了。

行大典禮的時候逼近了。賓客們一次一個或者兩個地從升降機裏踱了出來，信步地走來走去，看看裝飾品，或者在那些不安樂的金製靠背長凳上坐坐。

在最先來的中間，有第·浦斯特，穿着新聞記者基爾特的制服，是一套有長尾巴大金鈕釦的梅色衣服。他的領帶是薔薇針結花邊的，他登着高跟靴，戴着有色手套；他說話的時候愛喜歡裝腔作勢，又略帶實行家的有條有理的態度。

他把他的帖子遞給僕役長道特爾，道特爾使用着一種清朗嘹亮的聲音宣告他的姓名道：“世界新聞社的社會新聞記者哈羅德·第·浦斯特先生。”

“出入證是合法地連署了的呢？”那總管問。

“是的，老爺，”那僕役長回答說。第·浦斯特對周圍的賓客們循規蹈矩地點過了許多的頭，就走到一邊的一架電話跟前去了。他所打的電話比利各各

字俱聽得明白——因為那裏預備得有一塊響板；使來賓預先知道世界上各種新聞紙對於他們的輿論。

“嚇囉！”第·浦斯特開口說。“世界新聞社。嚇囉！——城市部麼？”他說得很快，因為那無線電話是自動的，是即打即接的。“我是第·浦斯特。你有那做十點鐘的號外的稿樣麼？請把牠唸一唸。”他便住了聲，傾聽着。“不是的，不是的。那錯了。那是定期十點鐘的刻本哪。那號外原稿的起頭是，‘太陽年的歷史上的至尊的一刻於今晚新快樂宮行開宮典禮的時候光臨了。’你尋着了呢？啊，是了！現在請把第七段尋出來。‘在都會社會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閉鎖主義的莊嚴的一個羣衆，在這樣專屬而且顯著的情形之下集會過。’是的，那是的。在這一段之後，請把我對於今晚的事的批評插進去。都預備好了！”他說着大笑了。“啊，是！我自能批評得新奇有趣，你只管放心罷！”

有兩個賓客從升降機裏出來。一個穿着一套衣服甚至於比第·浦斯特的還要離奇些——是詩人基爾特的制服。他手指上戴着許多嵌寶石的戒指，手裏

拿着一網絲帶網的稿子。他身旁那個年輕的女子，身體肥胖，精神却萎靡不振，穿着一件裁剪得很低的長袍，她靴上的後跟有那樣地高，至於把她顯得好像是在高脚上行走的一樣。

僕役長宣告道：“愛路易斯，倫利·戈坦小姐。勒吉那爾·森潑琴士先生。”

第·浦斯特的聲音就開始在電話機旁邊說道：“在來得早的賓客們中間，有主婦的幼女愛路易斯·倫利·戈坦小姐。她穿着光亮的銀絲錦點綴着金剛鑽的長袍，戴着她的出名的寶石和她的祖姑母 Duchesse de petit-bourse 遺給她的 tiara。她是社會桂冠詩人陪着她來的，這詩人的貴族的‘寄私有財產的短詩’是前季所產的轟動了人的視聽的作品。背地裏聽到人說，這作者並沒有因為得了桂冠就甘心歇手了，但是還要用一首題做‘倫利·戈坦的家系’的十四行詩來使今晚的祝典生光哩。”

愛路易斯既已站着聽到了第·浦斯特不得不說的話，就問道，“那麼，勒吉，你以為我們的跳舞室怎樣？”

勒吉因爲是個詩人，所以是准說稱讚的話的。
“華麗呀——華麗呀！是一座值得一百三十七兆的建築哪！而且這名字多麼地動人啊！快樂宮！”

他們往前走，又聽到那僕役長的聲音道，“沙利塔·克尼考波考·斯密支小姐。”

進來的那個婦人，身體肥胖，年紀未詳，戴着許多的寶石，很莊嚴地對衆賓客行過了禮。第·浦斯特就宣告道：“克尼考波考·斯密支的女承繼者沙利塔小姐，用她的家常光輝來使這祝典生光哩。”

沙利塔小姐驚了一跳。“噯呀，啊噫呀！他們又把那一隻討厭的第·浦斯特叫來了！”

“哈爾冷主教大人，”道特爾宣告道。

這主教身體肥大，面呈愉快的微笑，行走的時候用雙手遮着腹部。他的禮服是腥灰色的，上面鑲着錦綉，嵌着寶石，後面攢着長的衣裙。

“晚安，我的朋友們，”他說罷，看見第·浦斯特一聲也不響，他就側着身子走攏去，輕輕地咳一聲。“啊，安晚，第·浦斯特。你……啊……我相信你把我漏落了。”

“啊，確實把你漏落了！”第·浦斯特客客氣氣地說罷，就對着電話機道：“其次就是哈爾冷主教大人來使這祝典生光哩。”

那主教這纔轉過身去，對着愛路易斯道：“我親愛的青年淑女啊，你母親能夠供給她的朋友們以這麼個奢侈的宴會，不知道她心裏是怎樣地快樂啊！她應該怎樣地驕傲才是啊。”

“哦，”愛路易斯回答說，“她驕傲夠了，是無疑的。”“哦……啊……是呀！”那主教訥訥地說道。“真的呀，哈，哈！”於是乎對勒吉說道：“我們的年青的人們將來不知道要聰明到什麼田地去了呀！”看着勒吉不理會他，他就用着宗教家的動人的語調復對愛路易斯說道，“但是，真的，人不能不驚奇現代機械的機巧所產的奇怪東西了。你想想看——兩千呎高聳在天空中哪！你以為這安穩麼？”

勒吉見主教只管湊愛路易斯的趣，連不注意到他來，他心里就不耐起煩來，就爭着很很地回答說，“社會上的人渴望這個東西——就是這一個完全與其他的地方不相干，只准幾個兒選民進去聚集，其他

的人都不准進去的地方——就是這個從來沒有庶民
的腳趾尖踐踏過，連暴民的思考力也鑽不進去的地
方——不知道渴望了好久了！”

“少倫利·戈坦先生，”道特爾宣告道。

“賓客們都轉過身去，望着一個瘦削的看去好像有胃弱症的青年走將攏來，不屈尊去請任何人的安，只請一請他姊姊的安。第·浦斯特的聲音帶着特別的莊嚴宣告道：“其次來的是那一個有幸的，合衆國已定財產的大半將要歸他管的青年。他佩着他的星期學校同班生新近贈給他的那顆金剛鑽星章。”

“母親遲了，她不是遲了麼？”愛路易斯評論道。

那個年青人回答說，“母親是決不會遲的。”

“但是我這話是指——時間而言的，”那女郎說。

“時間是母親“造”的”那有幸的少年答着，自由自在地走向跳舞室去了。

“聖·厄斯琴·格蘭維亞夫人，”僕役長宣告着，那不久以前同着比利說過話的女郎走進來了——她先想要避掉人家的注意，所以往下頭去走了一趟，現在又正正經經地進來了。她身材細長，長着一雙沈

着的褐色眼睛也沒有別人那樣穿戴的古怪。從那從飛機的陰影里觀望着的比利看來，她便是那從來光降過跳舞室的中間的最美麗的人物了。

然而第·浦斯特似乎不肯表示贊同，因為他宣告的時候，聲音里些須帶了一點惡意：“其次來的是倫利·戈坦血統的女兒，就是倫利·戈坦先生的國務卿兼總顧問官聖·厄斯琴·格蘭維亞夫人。她的服裝很合她的特殊的美麗的身材。”

愛路易斯看到了她的姊姊，也不耐煩把自己臉上的不快樂的神色藏住，便喊着說：“赫楞！你到這裏來確實至少也該穿些適當的服裝的！”

“我的親愛的，”赫楞鎮靜地回答說，“你若完全知道了我是費了怎樣多的力量才得來的，那麼，我無論穿什麼衣服，你看到也是喜歡的。”

“我講得直，”愛路易斯說，“我不懂你的話的意思！”

“這也不是你的新奇的不平之鳴，”赫楞答着，走向跳舞室去了。

這時候，那主教側着身子走到第·浦斯特跟前，

點一點頭，說道：“不要把那酒的事忘記罷！”

因此，那電話機裏便傳去這樣一段消息：“謠傳大識家哈爾冷主教大人業已和有權違禁販酒商作過了商量。只有三等饗宴酒特別地中了他的選。如果這話是真實的，那麼，倫利·戈坦夫人便可以安心，因為她這部分筵宴將來一定會要被她的賓客們長久地記念着。”

於是乎賓客們大家都喝采起來了。“啊，主教，這實在有趣啊！”勒吉大聲說。

愛路易斯也插口說：“你既已在商量酒的事，我就希望你不要忘記，記着把你那種製加味天鵝肝的法子獻給母親罷。”

那主教狡猾地閃一閃眼睛，把聲音放低了說道：“關於餽饌上的事我業已講過不講的——然而你所要的肝我包你有喫就是了。”

又聽到那僕役長的聲音道：“聖·厄斯琴·格蘭維亞先生。”

一個貴族模樣，臉面修得光滑的男人一進來，大家都沈靜了。這人臉上如果有一會兒有一點兒和靨

的氣色，那麼，你便覺得他不過是在玩弄一個什麼遭難者而已。

他這個人，別人家看見他，都要大大地起了一種畏敬的心。

那詩人側着身子走近去，對他說道，“晚安，格蘭維亞先生。”同時，第·浦斯特的聲音很響地宣告道：“聖·厄斯琴·格蘭維亞先生數月中第一次拋去國家的思慮，來惠臨這光輝的大典禮——”

格蘭維亞用鼻孔眼對第·浦斯特那方使一陣氣，對着勒吉說道，“你叫他不要那樣地罷。”

“對不起，你說什麼？”勒吉不懂，便請求着說。

“叫他把我略掉了罷。”說着，那詩人就走過去，告訴了第·浦斯特，第·浦斯特馬上就把自己那部分閒談鈎銷了。

哈爾冷主教大人這時候進前來，請過了安。“晚安，主教，”格蘭維亞說罷，微微地一笑。又加添說，“你今兒晚上又要和天隔近幾層樓了。”

“我們的國務卿真高興呀！”那主教笑道，“但是你剛才這句話該等到你把我放在你飛機上坐着的時

候說的。”

“那時候我還有新笑話說給我們的說法師聽哩！”

“哈，哈！很好！”

當下，那個又胖又醜的沙利塔進前來，賣弄風情地問道，“你有什麼話說給我聽呢？”

“我的乖淑女呀，你可以相信，我若果真能夠承當得起什麼宏大的熱情，那麼，那對象便一定是你了。”

愛路易斯和她的詩人同聲笑了。那詩人的笑聲稍微繼續得長久一點。格蘭維亞的視線便注在他身上。“勒吉你是決不想知道你是不是快樂——還是只以為你是快樂的呢？”

那國務卿於是乎回頭向着愛路易斯，愛路易斯便問道，“赫楞在這裏你知道了麼？”

“什麼！我的貞潔的妻子麼？”

“是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所有一切的社會問題都解決了麼——所有一切的普羅列塔利亞都受了教育了麼？”他四面一瞧，看見了他妻子，便走近去，對她說

冥：“唉，格蘭維亞夫人！咱們能夠享這般雅潔的娛樂，是因爲什麼呢？”

“一半是因爲我先沒有知道得“你”也要來哩。”

那主教上前來，辯護道，“赫楞，我可以對你說話麼？”

“什麼話呢？”

“我請求你一件事。因爲這個有幸的會已經開了，我請求你細細地想想，如果你和你丈夫兩個人回來肯一同在那壯麗的進行樂聲中出現，那就不知道要怎樣地使你那受人敬重的母親歡欣啊。你想想看罷——”

“你爲什麼要干涉這事呢？”

“那不是我的職務麼？保全家庭——神聖的婚姻制度——”

“婚姻，”赫楞大着嗓子急呼道，“包含得有“與取”的意思。你問問他，他曾經給與我些什麼。”

她等着，那主教就轉過身去問她的丈夫。

“你問問她，”那國務卿接着問道，“她曾經給與我些什麼。”

“我曾經給與他我父親財產的管理權啦——國
務上的霸權啦！給與他能力，以統治無窮人民的生
命，以壓倒他們的意旨，使來服從他的啦！以窺伺他
們輾轉不安——以挫折他們，使他們虛弱。等到他們
虛弱了，於是乎他就嘲笑他們啦。這是他要在婚姻裏
找尋的，而且已經尋着了。現在讓他享受罷！”

她說着，顯出一副蔑視的模樣，轉身去了——
她的丈夫就大大地笑道：“一個舌尖酸辣的婦人，主
教。”

“然而是一個有氣性的婦人呀！”主教提出異議
道，“氣性——”

“她想要悟知上帝的謎語！”格蘭維亞說。“殊不
知那些謎語是沒有解答的——是些嘲弄人的話哪。”

衆賓客都紛紛地上去參觀上頭的跳舞室去了，
屋頂花園上暫時空洞着，只剩下來幾個小廝和那守
衛的僕役長在那裏。過了幾分鐘，赫楞，格蘭維亞又
進來了，往四下里瞧了瞧，看的確了確實是沒有人在

哪兒觀察她，她便走向下降台去，躲在飛機的陰影裏，柔和地低聲喊道，“比利！”

比利登時就抬起頭來，望着她道，“哦？”

“我已經細細地把這事想過了，”她說道，“我要請求你收了這心罷。”

“決不！”他大聲說。

“但是你得要收了這心才對哪！我說你得要收了這心才對哪！他將來尋着了咱們；他一定要弄死咱們的。”

“我心裏所要做的事我業已講給你聽了，赫楞。你要回答的問題就是：‘你回來跟我一塊兒去麼？’”

“我已決定了，”她回答說。“我不跟你一塊兒去。我連飛機都不去坐。”

他的回答就是跳將起來，抓着她的一隻手道，“赫楞，我愛你！”

她抵抗，他却緊緊地握着她。他握着她，與其說是他的握力，無寧說是用他的眼睛的神色；最後，她降服了——她的掙扎停止了，他便把她摟入懷中。

“比利，”她低聲說道，“這是死機呢！”

“人生保持着要給我的就是這個呢!”他回答說。

“比利，聽我說。我請求你一次——最後一次——去吧!現在就去吧!”

“最後一次，我說不去。”

“如果你愛我的話——”

“我愛你太利害了!”

“比利，聽——”她剛開始說，她這句話還沒有說完，聖·厄斯琴·格蘭維亞忽然從一個柱子後面跨了出來，向着這兩個道，“這樣，這人就是我們的逃亡的比利·京敦了!而且穿着工人制服呢!”

“赫楞驚得一跳;於是乎，把筋力提起來，對着她丈夫進了一步，開口說道，“聽——”

“我已經在聽呢!”他答道。等了一會兒，又含着嘲笑道，“我的貞潔的妻子呀!”

他轉過身去，對着比利嚴厲地問道，“你怎得到這裏來的。”

“我是來長飛機的哪，”比利說着，心上並不慌張。

“我知道囉，”格蘭維亞說，“用什麼姓名呢?”

“不是用我自己的。”

“那麼你硬把你的性命拿在手裏啦？”

“這個我明白啦，”比利回答說。“這不是第一次哪——你是知道的。”

格蘭維亞看着他的遭難者，便起了好奇的心，問道，“這一切的事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比利的答話和輕蔑的微笑一同湧出來了。“我不能將牠講給你聽。”他說道，“你頂好叫牠做瘋狂，讓牠這樣地去罷。”

格蘭維亞說道：“我從前也年輕過。我從前也知道青年人戀愛的瘋狂過。”

“他們把赫楞從我手裏奪了去給與你啦，”比利說。“至於我的逃亡，那還有別的緣因哪。在你這世界上沒有叫人可以盡心致力做的事情。看看今晚這幅景象——這些趾高，氣揚的木偶人，這些鍍金的傀儡罷！”

“總得要有一個人統治他們才對呢，”格蘭維亞答道，含着鎮靜的微笑。

“也許，”那青年人說，“那是你的本性。不是我

的。我去了。”

“到什麼地方去呢？”

比利把手舞了過去，指着那飛機道，“那裏頭，至少，有一點點兒真實的東西在呀。了解她，做她的操縱者——這個，據我看來，是人作的事哪！”

“開一架飛機麼！”格蘭維亞奚落道，“一個嬰兒的玩具麼！以你這樣生於威權，本來可以在“國船”後甲板上行走的人麼！”

“你把牠弄成奴隸船了哩！”比利回答說。“這使你感到有趣。不使我感到有趣。我不知道赫楞覺得牠怎樣；我今晚特來詢問咧。”

“據現在的情形看起來，你業已問着了啦，”格蘭維亞說。

“我問着了，”比利回答說。“我問得她是和我同意的。而且我們今晚要去哩。”

“什麼？”格蘭維亞喊着說。他作勢要舉起手來召喚他的衛兵。但是比利早已看到了，抽出一把兇器來道：

“只要你把一個手指頭動一動，我就要你死！”

赫楞就喊着跳了過來：“比利！莫！”

三人半天不作聲。到後來比利說出話來了，他的聲音很低。“赫楞，”他說，“這不是他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哪。”

“莫！”她喊着說。

他往下說去：“你得要在我們兩者之中選擇。他曾經謀殺過無窮的人民——他，這個種種改革的破壞者。我現在可以把他殺了，一聲不響，咱們就坐着飛機逃走了。但是他活着，他將來一定要我的命的。”

“他不會要你的命的！”她大聲說。

“他一定要我的命的，”比利堅持着說。“那是無容疑惑的。”

“我回來懇求我的父親！他定會救你的！”

“等到你父親聽到了我的時候，我只怕早經死去了。”

赫楞轉過身去，向着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却不關心自己的危險，臉上依舊帶着安逸的笑容。“格蘭維亞——”她開口道。

比利却止住她道：“不要那樣地白費時間罷！我

們中間誰活着？選擇罷！”

她極恐慌地喊着說：“如果我把我丈夫的血流在我手上，我怎快活呢？”

比利依然守望着格蘭維亞。漸漸地他臉上顯出嚴厲的神色來了。“這是你的最後的話麼？”

沈默了半晌。“這是你的最後的話麼？”

赫楞微弱地低聲說道：“你一定不要殺他。”

因此，比利一聲不響，把兇器藏入衣袋裏，轉身向飛機走去。格蘭維亞把一隻手一舉，他的衛兵本來是常常不離開身邊的，登時都跳了過來，向那少年衝去。國務卿一點也不顧他妻子的叫聲，只對他衛兵說道：“密室監禁。”赫楞慌忙走去找尋她的父親去了，他呢，則站着獨自地發笑哪。

現在賓客們正在那兒從那許許多多的升降機里出到屋頂花園裏來，服裝顏色燦爛，圖樣珍奇，各色寶石閃閃地發光。他們的五官都被那轟響的，似乎要洋溢天空的樂聲壓倒了；這樂聲高到極高之處，又突

然改奏一個莊嚴的進行曲，故此賓客們便都轉過臉去，朝升降機那邊望着。那邊走出四個人來，穿着華麗的號衣，步伐和樂聲合着拍子，抬着一頂華美的轎子，轎子裏坐着一個老太太，身體肥胖，傅着脂粉，戴着寶石燦爛奪目，她的衣服是梅紅天鵝絨的，大約有三分之二蒙着金鋼鑽。她的胸衣是真的金鋼鑽的甲板。她頭上載着金鋼鑽帽子，手臂上戴着半手臂的金鋼鑽圈子。那僕役長的聲音用着莊嚴的腔調道：“倫利·戈坦夫人。”

那大太太抬到房中央的時候，大家都恭敬地行禮。從者把轎子放下，站着行禮，賓客們也齊聲地說道：“恭喜倫利·戈坦夫人！”

老太太扶着兩個從者的手站立起來。她的聲音又急促又不響亮，但是也響澈了這間龐大的房子，因為她胸衣內里隱藏着一個傳聲的機子。“歡迎，朋友們，到快樂宮來！”

接着便是電話旁邊第浦斯特的聲音：“市民聯合進行曲的光榮的歌聲現在恭喜了這典禮的主婦——就是斯密士琴士·倫利·戈坦的維維安那·安蓋爾

斯坦夫人的來到，因為賴着她的慷慨，社會上纔有這一個招待殿，是一個保護着不准下賤人世接觸，專供那幾個奉那極智慧的上帝的委託來管國家財產利益的人賞玩的殿哩！”

禮畢，那大太太又倒在自己的坐位上，那主教上前來，施禮道，“啊，倫利·戈坦夫人，你顯得好動人啊，看到你我心裏就充滿了青年的情緒了啊！我盼望那所有一切妬嫉你的對頭都在這兒呀！”

當下，那桂冠詩人上前來，說道，“願屈尊，啊，慈悲的社會主婦呀，接受這個命運注定就要使你的博施的榮聲永垂不朽，並使後世知道倫利·戈坦家系的尊嚴的貢獻罷！”

“謝謝你，勒吉，”倫利·戈坦夫人的不清晰的聲音說着，從他手里接過稿子來。

“我希望，”那詩人接着說，“將來有機會把牠唸給你的賓客們聽。且說，愛路易斯和我兩個業已把你指定給我們兩個人跳的梅呂哀跳完了。你要看我們跳那最後的幾步麼？”

他便開始演幾步奇妙的跳舞步伐；但是跳的時

候，他一轉過背去，倫利，戈坦夫人便點手兒叫轎夫，轎夫便抬起轎子，走向跳舞室去了，隨他一個人在那裏跳舞，別的客見他倉皇失措，都笑起來了。

這種騷擾的捷捷的雜亂的聲中，忽然傳來了一陣尖利的號的轟聲，把耳朵都鬧聾了。衆賓客都面面相覷着，一時間一切都沈靜了。

“哦，啊噫呀，多麼地討厭啊！”愛路易斯大聲說。

“你不盼望他今兒晚上謙遜點，不要到這裏來，讓咱們大家散蕩散蕩麼？”沙利塔喊着說。

“我的乖淑女呀！”主教辯護說。“他難道不來看他自己出錢造的快樂宮麼？”

“讓他來，只不要把他的賓客們像趕羊似地趕着四處跑就是啦！”沙利塔回答說。

除掉格蘭維亞，賓客們都慌忙地跑向跳舞室去了，那大進廳里登時就空空洞洞的了。全廳死一般地沈靜；從升降機里躡出三個號兵來，穿着較為樸素的制服。那大廳有三個入口，他們三個人一個人走到一個旁邊，又警告地吹了一陣。從一架二等升降

機里走出六個人來，帶着表示 2000 年的軍藝的最大成功的武器；既可以攜帶在人的背心袋里，而藉着鐳射氣的力量，又可以使其所對準的人立刻斃命的武器。

衛兵們分散來，這裡那里上上下下地去窺伺；把那房里的角角落落都察驗過了，於是乎就站住在那三個入口的旁邊。這時候全廳又沈靜了，過了很久，又上來了一架升降機，從這升降機里躡出一個老人來，頭禿齒落，一副尖削的，皺縮的臉孔。這就是倫利·戈坦自己——現任西半球合衆國的一大半的主人兼文化的名譽操縱長。他是石油王的曾，曾，曾孫，樣子也和他那著名的祖宗相像。

倫利·戈坦的品性上有兩種屬性——就是貪婪和恐怖。前者屢次顯現，後來常常顯現。他行走的時候總要這裡那里地張望，從來沒有過好久不胆怯地向後面一回顧的。被兩個從者扶着，他蹣跚地踱到房子中央，倒在一個金製靠背長凳上，疲倦地嘆了一口氣。

聖·厄斯琴·格蘭維亞，就是他的國務卿，上前

來，極親熱地笑道，“晚安。”停了一會兒，他加添說，“好一個美麗的景象兒呀！”

“是，”倫利·戈坦疲倦地說道，“我以為這樣。”但是他並不看那景象。

“你現在要看耶蘇麼？”格蘭維亞問。

“我困倦了，”那老人說，“我要休息哪。”

“但是這是一樁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記得着。”

“不錯，”倫利·戈坦知道抗辯是不中用的便回答說，“叫他來罷。”

格蘭維亞就轉過頭去，對着衛兵們中間的一個道，“叫發明部的總理來罷。”

片刻後，一個二等衛兵走近來，對他低低地說了幾句話，他就對倫利·戈坦說，“你的兒子要見你，老爺。”

“把他身上搜過麼？”倫利·戈坦問。

“把他身上搜過了，”格蘭維亞說。

“很好，”倫利·戈坦回答說。

又有一個衛兵走近來，作了一個手勢。格蘭維亞就說道，“你的第七餐飯預備好了。”

“好，”老人微弱地答道。

少倫利·坦戈站在他父親面前低低地鞠了個躬，恭恭敬敬地說道，“父親，好啊？”

“很壞，”老人發鋒利憤怒之言插嘴道，“你要什麼。”

“何消說得呢——我自然只要看看你囉，”那少年吃吃地說。

“胡說！”那老人說。

“我是不盼望你把我完全忘却的，你可知道。”

“不，我並沒有想把你完全忘却。”

“父親，”那個年輕的人大着嗓子急着呼道，“你的臉色不好哪！容我建議——今兒晚上不要去坐飛機罷。你恐怕又要患飛行病嘍。”

那國務卿插嘴道，“這回坐飛機是你的父親的醫生吩咐的哪，”

“我需要散悶，”父親顫聲說，“你不一同去麼？”

“什麼？”兒子喊着說，“我坐飛機麼？”

“沒有危險的，”父親說，“天上無論什麼船隻都已趕掉了——全空界回來都要是咱們的。”

“連那夜行的郵船都要停止行動，”格蘭維亞加添說。“決不會有碰撞的事的。”

“父親，”那年輕的人懇求說，“我請求你不要去罷！”

“爲什麼不要去呢？”倫利·戈坦自己大聲叫着，眼睛絕望地望着他的國務卿，彷彿在祈求國務卿保護他一樣。

“少爺，”格蘭維亞說，“醫生的吩咐，你父親吃飯的時候心里不得受擾亂，你不知道麼？”

衛兵們中間，有一個走近來，端着一個小小的金盤子。盤子上托着一只金碟子，內里盛着一十二塊坦伯勒特。格蘭維亞接着盤子，跨入倫利·戈坦和他兒子兩個人的中間對倫利·戈坦說道，“請。”

“我可有多少？”那老人問。

“一塊。”

他伸出一隻戰抖的，消瘦的手來，游移地從這塊坦伯勒特摸到那一塊坦伯勒特。他揀了兩塊，給與一個衛兵，道，“你喫這兩塊”

那個人順從地把那兩塊坦伯勒特接了過來慢慢

地喫着，那老人極仔細地窺伺着，要看的確這個人確實是沒有偷偷兒地把麪們滑入衣袖去了麼。他看了好久才看見完功。

後來，他又拿起一塊來，猶豫地注視了一會，這纔伸出來，給與他的兒子，吩咐道，“你吃這塊。”

少倫利·戈坦溫柔地應諾；此後，他父親又拿起一塊坦伯勒特來握在手里，對格蘭維亞作手勢，叫把盤子端開去。“我等幾分鐘就要喫的，”他說。

小斯把食物端去了，又有一個小斯走近來，對格蘭維亞低低地說了幾句話，格蘭維亞便報告道，“耶蘇潑，發明部的總理。”

“把他身上搜過了麼？”倫利·戈坦問。

“搜過了。”

此刻那個端盤子衛兵偶然間一個不小心失手把盤跌下去了。倫利·戈坦便嚇了一跳。“哦，我的上帝呀！那個人中了毒了麼？攜他轉來，到這裏來，讓我看罷。”

“那個和那個喫食物的人不是一個人哪，”國務卿說。然而倫利·戈坦不放心，硬把那個僕人叫了轉

來看過了。

耶蘇潑進來了：是一個肥大而且魁偉的人物，穿着一套光亮的制服，佩着許多的勳章。他循規蹈矩地對世界的主人行過了禮，說道，“老爺，聽你的使喚。”

“我要和你說話，”倫利·戈坦尖聲說。

“是，老爺。”

“貴部對於鐳源的考究，”格蘭維亞插嘴道，“得要停止了才行呢。倫利·戈坦先生對於這層很擔憂咧。”

“爲什麼緣故呢，老爺？”

“這個東西很危險哪，”格蘭維亞說着，從衣袋里掏出一塊剪下來的報紙來。“這上面說荷爾康潑教授發見了一種新的原質，這種原質他叫着鐳炸氣，這氣有一種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強烈的力量，能夠穿透所有一切的物質，又能損傷所有一切動物的生命。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老爺，”那人回答說。

“那麼，”格蘭維亞大聲叫道，“這種東西對於倫利·戈坦先生的關係，我想你可以理會得着了。”

“怎樣地，老爺？”

“萬一這種鑷炸氣落到一個什麼無政府黨的或者一個什麼瘋子手裏去了，那時怎樣？能有什麼防備行刺的法子麼？”

倫利·戈坦嚇得打了一個寒戰。耶蘇潑開始要解釋，國務卿就嚴厲地吩咐道，“叫這種危險的工作停止了罷。”

“但是，老爺，”耶蘇潑辯護道，“這種鑷炸氣就是什麼，你想想罷！就是能夠轉動國內所有一切的工業的輪盤的力量哪！而且想想牠將要產生的是何等樣的財產罷！啊，老爺，單從一套管海水里，荷爾康潑教授能夠取的力量，可以駛一架運貨飛船環游世界一週哪！”

倫利·戈坦的眼睛忽然興奮地發起光來了。“你爲什麼不早把這事告訴給我呢！”他喊着說。

“我的報告在格蘭維亞先生的手裏，已經有一個把星期了，”耶蘇潑回答說。

“你得要做的事，我告訴給你罷，”那老人說，“這種工作咱們不可以停止牠，但是荷爾康潑教授得要

給我想出一個什麼保護的方法，以抵抗這種蠟炸氣。並且同時格蘭維亞要小心，叫我自己的貼身衛兵保守祕密。”

“很好，老爺，”那總理答應着，告辭去了。

倫利·戈坦轉過身去，對着他的兒子，問道，“你覺得好麼？”

“好，父親。”

“這樣，我想我可以吃我的了，”老人說着，把他那塊坦伯勒特吞下去了。“你現在可以去了。”那兒子就行了一個禮，離開這室去了。

又有一個衛兵走近來，報告道，“格蘭維亞夫人要和她的父親說話。”但是格蘭維亞立刻就回答道，

“不准。”

倫利·戈坦坐在椅子上，凝視着前面。醫生的吩咐是這樣的——他每餐飯後須一定靜坐好久的時間。連國家最大事變都不准拿來擾亂他的心境。所以那個衛兵又走轉來，又對格蘭維亞低低地說了幾句話，是一樁很破格的事。國務卿吩咐他去了。但是倫利·戈坦慌忙地轉過頭來——這是一個嚴禁的動作

——問道，“什麼事？”

“沒什麼事，”格蘭維亞回答說，“老爺，你不要自擾。”他說罷，再對那衛兵道，“她不能見他。”

“但是她固執着呢，老爺，”那衛兵道。“拒絕她不着呢。”

“她若是要作亂，”格蘭維亞回答說，“就把她捆起來。”

“把你的妻子捆起來麼，老爺？”那衛兵吃吃地說。

“我的命令是這樣啦。”

但是這命令太下遲了。有一邊上的憤怒之聲可以聽得見了，倫利·戈坦嚇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他的消化作用也驟然停頓了。赫楞·格蘭維亞把那一對衛兵的描準了的武器置之於不顧，大踏步地行上場來。

“這是什麼意思？”老人喊着說；格蘭維亞上前去，吩咐道，“止步！”

但是赫楞進前來。“父親，我想要和你說話哪！”

“你要什麼？”倫利·戈坦喊着說，先望望他的女

兒，於是又望望她的丈夫。

“父親——”

“住口！”格蘭維亞大着嗓子急着呼道；於是對衛兵們道，“把她抓住！”

“父親！”那女郎拚命掙扎着喊道，“你務必聽我說罷！”

“這是什麼意思——什麼事？”老人顫聲說。

一對衛兵握住了這女人的手臂。“你怎敢！”她憤怒地頓着足叫道，“父親，吩咐這起兇惡的人放我啦。”

“把她拿去罷，”格蘭維亞吩咐道。

“且等等罷！”老人激昂地喊着說，“她要什麼？什麼事？”

“倫利·戈坦先生，”國務卿說道，“我警告你切不要理她。這事是擾人的，拿給你開理，是完全不適當的。你知道你剛才吃的飯，你知道你醫生的警告。爲着這種輕舉妄動的事情，你恐怕要捐棄你的性命的。”

那世界的主人顫抖得可以看得見了。“赫楞！”他

大着嗓子急着呼道，“你怎敢擾亂我啊！你多麼壞啊！來使你父親的性命受危險。”因為她還要大聲地叫他，所以老倫利·戈坦就用手指頭塞着耳朵，從這危險場逃去了，他的號隊也跟着去了。

所以赫楞就停止掙扎了，站着望着她的丈夫，臉上氣得發白了。暫時之間，他們兩個人都不言語；但是，到後來，她用着低微的聲音說道，“你可以吩咐這起人放我罷。我不再抵抗了。”

“你清醒了，我很喜歡，”格蘭維亞回答說。他對衛兵們做了個樣子，叫把她放了。“你應該知道你是不能夠成就什麼事體的”他說。

“我還沒有做成就，”她回答說。

他微微一笑。“此後，我想你又要去試你的母親去。讓我把這一句話講給你聽。就是，你不要救比利·京敦的性命。你所能做的只有宣揚你自己的醜聞的。”

赫楞兩眼發了光。“你贊成用這樣的武器和你的

妻子開仗麼？”

“這個不是一個我贊成的問題。我也許是最先否認這個的，但是世人將要多麼地留意啊？人人知道這青年在你結婚之前愛過你的；人人知道這個就是他逃亡而成爲平常工人的緣因。現在他回來作工程師，做飛機長——而且我遇見你們兩個人在一起籌畫和奔呢。世人還要問什麼嗎？世人還“會”問什麼嗎？”

停了半晌，赫楞回答道，“我只關心着要救活他的性命。你把他下在監裏——把他的性命握在你的掌握之中。讓我把這一件事講明給你罷：如果你取了他的性命，你就是使我成了你的仇敵。你是我的丈夫，這是事實，但是這個事實將來也是嚇阻我不住的——遲早我總要把我的父親勸服過，叫他幫助我。這些年我都站在旁邊，讓你隨着你自己的意思統治世界。但是如果你犯了這個罪，那我就不再旁觀了，我就要做你的活動的敵手了。你現在只管想你能夠蔑視我罷——但是我要使你確信，到了那日，你就要後悔你現在這種辦法的。”

格蘭維亞向着他妻子那個屹然不動的凝視的臉

孔望着，一看出了那上頭的新的決心，他心裏就有一點點兒着起驚來了。這個決鬥的結果，是決定沒有人知道的。因為那時候，他們的話頭被倫利·戈坦的號聲打斷了。衛兵們跑將進來，那個老人也搖搖欲墜地，緊緊地跟着走了進來，帶着興奮，氣喘喘地說道，“格蘭維亞！”

“什麼事？”

那世界的主人用一隻顫抖的手伸出一張報紙來。“看看這個！看看這個！又是鐳炸氣！我斷言，有這東西，我是站不住的！”

格蘭維亞接着報紙。他讀道：“鐳炸氣的來源！發明部的新而驚人的發見！”

“那麼，咱們的那個事情解決了，”他說。

“讀下去罷！”那一個喊着說，“讀罷！”

格蘭維亞讀道：“發明部的荷爾康潑教授今兒晚上報告，說他已經把鐳射氣的原分歧體發見出來了，並且把那欲打破到原子能力倉廩去的難關的目的達到了。向一羣他的同業的科學家和世界新聞社的一個代表，這著名的科學家顯示以一個奈爾瓶子，固牢

地封着的，內里盛着一種微灰色的氣體，這氣體他叫做愛克司·鐳炸氣。引用教授自己的敘述來證明這氣的伊洪的成分——”格蘭維亞停止了。“這一切有什麼不好的呢？”他說道，“我看不出什麼錯處來。”

“讀下去罷！”那一個喊着說，“那個第二欄——那里呢！”

國務卿看着所指示的地方讀道：“荷爾康潑教授說的，單一個夸爾瓶子里所包含的力量，比地球上任何已知的力量都大些。只要把這句話一考慮，便可以知道這非凡的偉業的重大。惟一的難處就是這種愛克司·鐳炸氣是駕馭不住的。這種物質本來是在真空中製的；要是偶然一和空氣相混，那結果就比人的心能夠想像得到的還要可怕呢。這瓶子收在棉花毛裏頭，日夜有一個實驗室的幫手守望着。這教授說，如果這瓶子一被人跌破了，那結果便是地球表面上所有一切的動物的生命的滅亡。”

“胡說！”格蘭維亞大着嗓子急着呼道。

然而老人很着驚，精神錯亂地叫道，“你聽到報上所說的話麼？要是那只瓶子一被人跌破了——我

就要被炸死了！萬一真有了這事，你想怎麼了！”

“然而這不會是真的！”

“這是真的呀！讀下去罷！”

“這事情業已有故去的克拉爾克教授，就是倫利·戈坦學院的院長的悲慘的死亡，”格蘭維亞讀道，“可以作確鑿的證據。大家一定能夠記得着，克拉爾克僅僅只用一點點兒鐳炸氣實驗——然而他竟被炸死了，凡在他實驗室的都一起被炸死了，他站立的地方只賸下來一小堆灰塵呢。”

“想想這個罷！”倫利·戈坦大聲叫喊說。“我將來也是沒有什麼賸下來的，亦不過灰塵一堆而已！——而且他們到底要拿着這種炸氣幹什麼呢？發信到火星上去麼！”

格蘭維亞接着讀道：“荷爾康潑教授曾希望能夠用愛克司·鐳炸氣回答最近十年來火行星上居民那里來的信號。然而這教授承認他種種的努力也都被和克拉爾克及其他的人所遇着的一樣的難處所制止了，就因為這鐳炸射氣是最歡喜黏着地球的。照着一切以前的實驗的實情，業已證出，要將這鐳炸氣的光

線從地面上射得比四分之一哩還高些是不可能的。現在已經得了足夠的鐳炸氣的光力，可以使鐳炸氣的光線繞世界打八千或者一萬個圈子，但是牠們却一點也不肯離開地面。”

那讀的人停止了。

“你平生聽到過這樣瘋狂的事麼？”倫利·戈坦詰問道。

格蘭維亞把兩個拳頭握緊起來，說道。“咱們馬上就要把這個事情弄了結。”他說着，一脚便跨到無線電話機旁邊去了。“發明部。警察署。喊囉。我是格蘭維亞。倫利·戈坦先生的特別命令。即刻吩咐你的警吏到學院實驗室去，把那地方看守了。把荷爾康潑教授及那室中所有的人都捉住，監禁着，再聽吩咐。留心，一點不要走漏這辦法的消息。”格蘭維亞轉過身來，說道，“這可以的了。現在，倫利·戈坦先生，把這事上頭的憂慮都丟開，不要放在心上。全事情讓我來替你處置罷。”

“謝謝上帝！”倫利·戈坦說。

於是乎大家都沈默了。赫楞便乘着這個好機會，

上前來，開口這，“父親——”

那老人驚了一跳；格蘭維亞就跳到他的身邊，說道，“倫利·戈坦先生，我交代你切不要理她的。”

“父親，聽着說罷！”

“記着你醫生的吩咐罷，”格蘭維亞堅持着說。

“哦，啊噫呀！這是什麼意思呢？”老人悲聲地說道。“我就不能夠從我自己的女兒那裏免掉這樣的攻擊麼？”

“你若肯聽我的勸話，”格蘭維亞說，“你就即刻離開這裏去了罷。”他說着，轉過身去，對他妻子道，“你是決計要使你自已受捕縛之辱的啦？”

倫利·戈坦他自己一看出這是自己的好機會，就連忙乘着跑去了。可是這時候來了一陣尖銳的鈴聲，就從天空中有聲音說：“給倫利·戈坦的緊急無線電話！”

“這是什麼事？”老人喊着說，心裏非常地着驚。

“我就看，”格蘭維亞說着，一步跨到一個受話機旁邊，把受話機轉了過去，只使他一個人聽到。別人看見他臉上忽然湧上了一種驚駭的神色，就問道，

“什麼？”

“什麼事啊？”倫利·戈坦詰問說。

“等等罷！”格蘭維亞大聲呼道，他那平時很忍耐的臉上也露出興奮的神情來了。

“這是什麼事呢？”倫利·戈坦叫道。“他們對你說些什麼？”

格蘭維亞從電話機那邊轉過身來，大聲叫道。
“教授瘋了！”

“什麼？”

“他不肯停止考察呢！他關着門躲在房裏，宣告一定要完成他的工作，不然就要把瓶砸爛！”

大家都沈默着，凝視着格蘭維亞。

“但是咱們怎麼辦呢？”老人低聲說。

“警察想去拿他，但是又怕被他炸死呢——”

“吩咐他們歇手罷！”倫利·戈坦狂亂插口道。
“歇手罷！和他講和罷！”

格蘭維亞轉過身去，走到電話機旁邊，吩咐道，
“吩咐咱們的警吏歇手，任憑他罷。再聽吩咐。”

他聽罷，就相應回報道：“他們說教授不信任他

們。不肯講和！”

倫利·戈坦開始絞扭着兩手，悲聲叫道，“造反！又是造反！慈悲的天呀，我的災禍將永遠沒有窮盡麼？開首勞働聯合會造反！於是工程師造反！於是婦女造反！造反，儘造反！而且他們又要殺我呢！我的上帝呀，你爲什麼這樣地難爲我呢？”他說到這裏，又忽然尖着嗓子道：“救命！救命！”

少倫利·戈坦聽到他父親的聲音，就慌忙衝進室中來——不顧一切的規條。“什麼事？”

他父親不理他，只把雙手伸出來，指着天上，彷彿在那裏對着那把生活的担子加在他身上的神祕的力說話一樣。“我曾做過什麼呢，你要我做什麼呢？你爲什麼要把這災禍加在我身上呢？你怎麼不讓我做一個窮人，睡在一個空槽裏——睡在一個無論什麼只要能夠使我睡得落覺的地方呢？噯呀，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

他的喊聲傳到跳舞室來了。他的小女愛路易斯本來是站在那入口邊上，等人家點手兒叫她進去做奇妙的跳舞的，這時候聽到她父親的喊聲，就連忙跑

過這邊來，對着她父親問道，“出了什麼事了？”

“一個教授瘋了？他要想把咱們炸成灰塵呢！”

“你爲什麼不想點辦法呢！”兒子尖聲問。

“我可能想什麼辦法呢？格蘭維亞，你不能告訴我些方法麼？”

格蘭維亞這時候已經恢復了他那本來疲倦的狀態了，便提議說，“你可以徵求一徵求耶穌潑的意見。”

“是的！耶穌潑！倫利·戈坦喊着說。

兒子慌忙走出去，尖聲叫道，“耶穌潑在哪裏？耶穌潑！耶穌潑！”

這時候那老人絞扭着兩手，在室中踱來踱去。
“嚶呀！可怕啊！可怕啊！一個富人者運命！他們爲什麼不讓我做一個勞工，做一個天不收地不管的人呢？”

這騷動現在已經波及了別的賓客，他們中間大多數都不敢違犯那使倫利·戈坦的身分成聖的律法；只有那主教，法衣在背後飄颺着，跑了來問道，“出什麼事了？我聽到什麼‘把咱們炸死’啦，這是什麼

話呢？”

“我曉得這人要造禍的！”倫利·戈坦悲聲說，“格蘭維亞，你爲什麼沒有預先見到呢？”

其次，勒吉那爾·森潑琴斯來了，絞扭着兩手，喊着說，“救救我們罷！我們往何處呢？”當下，倫利·戈坦夫人踏着她那雙兩吋後跟的靴子，跛着腳行來，尖聲叫道，“謀殺呀！謀殺呀！”

格蘭維亞轉過身去，對着電話機說，“噯囉！有什麼消息麼？”他聽了一會，說道，“尙且還沒有什麼消息。”

“啊，最可怕啊！”倫利·戈坦自己氣喘喘地叫道。

“讓咱們下樓去罷！”勒吉大聲叫道。

“那有什麼好處呢？”愛路易斯喊着說。那鎮靜的沙利塔·克尼考波考·斯密支喊着“起火了！起火了！”地從跳舞室裏衝過來了。那世界新聞社社會新聞記者第·浦斯特也跟着跑了過來，口裏問道，“哪裏起火了？”他跑到一個電話機旁邊，朗朗地說道，“噯囉！世界新聞社。城市部。我是第·浦斯特。我聽

到一種謠言，說快樂宮起火了。即刻把這事出一張號外罷。如果我能夠將這謠言證實，我馬上就來將牠證實。”他說罷，轉過身來，對着衆賓客道，“請不要使我等着！我是個新聞記者，我得要得新聞呢！火起在哪一塊兒呢？”

倫利·戈坦夫人忽然歇斯迭里地悲聲道，“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們怎麼辦麼？”

倫利·戈坦先生抓着他國務卿的臂膀，大着嗓子急着呼道，“想法子！想法子！我從前都是靠着您替我想法子的！現在您自然能夠替我們想法的！”

格蘭維亞沈思地站着。“我剛纔想到；報上說這光線是不離地而上升的。既然如此，咱們坐飛機上去如何——”

從衆賓客裏面發出一陣喊聲道，“飛機！飛機！上天空去！”

“但是誰能夠開飛機？”倫利·戈坦喊着說。

大家都沈默着。格蘭維亞不作答；赫楞却上前去，說道，“飛機長在這裏。”

“他現在在哪裏？”她父親詰問道。

“我丈夫知道，”赫楞說。

因此，大家都轉過身去，向着格蘭維亞道，“他在哪裏？”因為這人依然不作聲，赫楞便大聲叫道，“他知道這人在什麼地方呢！你只須下命令罷！”

“這是真的麼？”倫利·戈坦咆哮地說。格蘭維亞明明地表示不願意，衆人也一樣地明明要求道，“快請出他來！我怎麼了？”

因此，那國務卿終於轉過身去，對着一個衛兵道，“去叫出那個人來。”他說着，一步跨到電話機跟前；但是又報告沒有消息。

大家心裏很着驚，都斂聲屏氣地站望着——等到看見了一架升降機突然間箭也似地升上來了，而且比利·京敦從那升降機內裏跨出來了，赫楞便大聲呼道，“飛機長！”

賓客們齊聲呼道，“坐飛機啊！坐飛機啊！”

人幾乎不能相信，這些人和不久一會兒以前那些行走的時候，態度那樣莊嚴，心上那樣銳敏地自覺着自己社會上的地位及這地位之需要的是同樣的人。那神聖的主教像一個小學生似地急急地跑去；

那詩人和那社會新聞記者踏着他的法衣的衣裾他也不管了。那僕役長一手把他的主婦推開，在她前頭跳上飛機去了。比利·京敦是工程師階級裏頭的一份子，所以就是一個墮落的下輩，這一層那肥大的沙利塔竟不顧了，竟一把扯着他的臂膀。愛路易斯倫利·戈坦一點也不躊躇，竟把她的老父推出路外去了；真的，在這雜亂的猛進之中，他恐怕要完全被丟棄在後頭了，要是沒得他那個女兒握着他一隻手臂，扶他上飛機上去。

沒有人想到跳舞室裏頭還有賓客。比利·京敦自然全不知道這是什麼情況——他只知道自己是因為一個什麼神祕的緣故而被放釋，而被叫來開飛機的。他看着赫楞在飛機上，而且他所關心的也只有這點。他把飛機的門都關上，把抑制泊機物的槓杆扳轉，跨就進司令塔上去了。巨大的推進器嘩嘩地一響，那飛機就沿着自己的發軔軌道滑動起來了。

這瞬間聽到下降台上有喫驚的尖銳的叫聲。少倫利·戈坦忽然間在那裏出現了，他去尋來的那個耶穌潑也跟着在那裏出現了。兩人看見了所發生的

事——就是他們被丟棄了的！那年青的承繼全世界者衝到下降台上，彷彿要跳到飛機的月台上去；可是，啊呀，嘩喇一聲，好像一個百把萬的烏羣的叫聲似的，那飛機已開到空中去了。那年青的承繼世界者和他的發明部的總理兩個人都駭得發狂了。

他們跳來跳去，尖聲叫道，“他們聽咱們死呢！這起惡人！這起毒人！”他們的叫聲轉到跳舞室裏，那跳舞室裏的賓客們便很受驚地，哄地一聲，作一團衝出來了。

那飛機微微地哼着，高高地在天空中，從宮上飛過去了。“他們舍棄我了！”少倫利·戈坦尖聲叫道，“哦，我將如何是好呢？我怎麼辦呢？”他扯着領帶，彷彿在自縊似的。

那空中的王升高一點又升高一點，升到末了，就成爲一顆小小的光點了；這時候賓客們的擾亂也增大了。於是乎，突然間房子裏所有的光都熄滅了；接着又充滿了靈活的，眩目的光。賓客們用手抱着頭，極痛苦地哀號着，崩潰在地板上了。

這光漸漸地消滅了，接着便是完全的黑暗，和坟

墓裏的沈靜似的寂靜。十一個人上了空中的王；因為那是那天晚上天空中准走的唯一的飛機，所以全世上所賸的活物也就只有這十一個人了！

在這大轟炸之後六小時，那空中的王回到了快樂宮裏。牠所離開的那大建築，是四處欲閃耀着光亮，洋溢着樂聲的。牠在黎明時的微光中所回到的，却是一座又黑暗又沈靜像坟墓似的建築。

通常的習慣，一架上等航空的大船到口，大抵總是用無線電話報告；這樣，便有一羣人拿和緩飛船速度的複雜機械來使她快登下降台上來。但是現在這飛機長徒然地發了一頓信號；快樂宮裏沒有響應，也沒有生跡。他盡力好好地把飛機停到了地上，跳了出來，把那些通飛船內部的門都打開。

賓客們怯怯懦懦地走了出來，迷惑地往四下裏看他們所離棄的祝典的景色。屋頂花園和跳舞室呀，奢侈的裝飾品呀——無論什麼東西都和原先一模一樣；只是沒有哪兒有一點聲響，也沒有哪兒有一個人

的形跡。比利·京敦跑到電話機那裏去打電話，但是沒有一點回答他的聲響。他跑到升降機那裏去發信號，但是沒有升降機顯現，也沒有一點機械的聲響。

忽然間他覺察到了這房子裏的溫度了；他離開這房子的時候，這房子裏是溫暖的，甚至於是過熱的；但是現在這房子裏動着四月黎明的微風，却很有點兒寒冷呢。赫楞·格蘭維亞來會他，他便轉過身來。他們兩個人互相望着，可是都沒有說出心事的決心。

他們的眼睛無目的地在房裏四處張望。比利看見地板上這裏那裏都是小堆堆的灰塵。“你看罷！”他低聲地說道；赫楞便握着他的臂膀。

可是他們沒有討論的工夫。因為其餘的人都在叫苦。倫利·戈坦夫人迫切地命令比利去尋出升降機的毛病來。老倫利·戈坦打着寒噤，牙齒冷得震動有聲，強要他的從者聽命去拿一件衣來。他的衛兵和號兵到哪兒去了呢？他都受了怠慢，這是何等意想不到的事啊！如果還有更憤激的人，那便是那個從這架

電話機跑到那架電話機的第·浦斯特了，他心裏很是苦惱，因為他把所有一切的新聞紙的晨版都錯過了。

比利竭力說明他沒有辦法了；確實是沒有人來回答信號——沒有人來事服他們，沒有人來救助他們了。

“但是咱們到底怎麼辦呢？”沙利塔喊着說。

“一定有人回答的！”愛路易斯固執着說。

“你不能去發一個信去麼？”主教喊着說。

“到哪裏去呢？”比利問道，“發信給誰呢？”

“叫一個送信的孩子來罷！”沙利塔喊着說。

“第一個問題，”比利說，“就是從這建築上下去。你們得要明白咱們是在一百層樓高頭，而且現在升降機是不走的了。”

“但是何等樣地不合理啊！”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他們得要把牠們弄動起來才行呢！”

“如果那鑼炸氣爆裂過了，那麼，恐怕沒賸得有人來弄動牠們了。”

“何不，”那老太太喊着說，“打發人到城裏去

呢!”

“母親，”赫楞插嘴道，“你不明白麼？城裏的人恐怕也都死盡了。”

“所有的工人都死去了？”愛路易斯極驚愕地喊着說。

“我恐怕是這樣。”

“但是何等樣地不合理啊！我這一輩子到底怎麼辦呢？”

“那不是沒有人事奉咱們了！”沙利塔大聲叫道。

“咱們不是沒有喫的了麼！”勒吉接着說。

“那不是沒有人替咱們煮飯了麼！”主教喊着說。

“這是不合理的！”愛路易斯斷言道。“這是不堪想像的！咱們將要成爲野人了！”

她的母親突然歇斯迭里地叫道，“這個我不答應，這個我不答應！我要通知政府呢！”她說着，轉過身去，對着新聞記者道，“第·浦斯特先生，這個事情你不把牠載到報紙上去麼，”

“我正在想辦法呢，”第·浦斯特悲聲說，“只要有人給我的稱子送到辦公室去，那就好了！我把所有

一切的晨版都錯過了呢！”

比利·京敦竭力安慰他道，“你不知道——沒有報紙了麼？”

第·浦斯特顯着驚呆了的樣子道，“沒有報子了？”

“現在有誰印報紙呢？”

“那與我不相干哪！”第·浦斯特回答說。“我是代表世界新聞社的，依着所訂的合同，是要供給他們以新聞的，不管他們印不印。”他說罷，在升降機前面上上下下地行來行去，按了一按鈕鈕，又喃喃地說道，“我得要到城裏去！我得要到城裏去！”

比利既已把問題和赫楞討論過了，就宣告叫大家起身下樓去。

“但是何等樣地不合理啊！”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因為她許多年沒有在衆人面前走過一步路了。“咱們不能坐飛機下去麼？”

“是的，倫利·戈坦夫人，但是咱們回來得要停在郊外鄉間裏，步行回城裏去呢。”

“但是不可以打發人去叫汽車麼？”

“咱們至少不可以坐街道電車麼？”愛路易斯固執着說。

比利等着真理自行地闖入他們的心裏去。“我確信，”他後來說道，最簡單的事情就是下樓去。如果你們願意的話，我就一個人下去看看能不能探聽得些什麼來。”

但是他們又不願意他離開他們去了；因此大家就朝起山來了。什麼筆能夠述出這朝山的歷程中所耗費的嘆息，呻吟和慟哭呢！窮奢極侈，從來沒有為自己動過一個手指頭的，服裝，態度和觀念都是爲着要表示自己沒有一點爲自己作事的目的而選定的人們——現在突然發覺自己得要下九十九層連續不斷的樓梯去呢！這大理石的樓梯曾經在報紙上描圖過許多次；但是當一個人得要完全徒步下去的時候，反覺得牠是窮兇極惡的機巧東西了！”

這隊人一個一個地都把他們的高跟靴子踢脫了。倫利·戈坦夫人氣喘喘的，鬆脫了她的金剛鑽的胸衣——拿着走了幾乘樓梯便丟在地板上。僕役長道特爾紅着臉正正經經地檢起來也拿着走了幾乘樓

梯——於是乎也丟掉了。這隊人中間其他的人員也把錫子和鑲着無價寶石的手環丟掉——因為這些東西妨礙他們，使他們不好依附欄杆和不好身子靠在欄杆上。哈爾冷主教大人把法衣一件又一件地都剝掉了，到後來，當他的短胖的四肢不能再支持他的時候，他就伏在欄杆上——一個身體肥胖，口裏飛濺着唾沫的物體——開始溜起來了！溜了一乘樓梯又溜一乘，口裏大着喊着叫其餘的莫擋路——一點不顧教會的禮節了！

那個四月的早晨，在日出之後不多久，在快樂宮的底層上，可以看得着一種奇怪的景象。從那雪白的大理石做的上面鑄着曾經費了許多大藝術家一生的光陰鑄的雕刻的樓梯上——從這個樓梯上一隊襤褸的搖搖欲墜的人物一個一個地來下了。最先下來的是勒吉那爾·森潑琴士，就是那個詩人，他是他們全體中間的最輕捷者，全不顧任何人，只顧着他自己。其次下來的就是愛路易和沙利塔兩個人，實行地赤着腳，因為她們在路上都把透明的絲光長統襪踏破了。其次就是第·浦斯特，他差不多連要掙扎到電話

機旁邊去和一想到第一午後版，心裏就非常地絕望，就要絞扭雙手的力都沒有了。

其次是哈爾冷主教——或者不如說是他大人的聲音：“憐恤！憐恤！幫助！我將如何是好呢？這就是底層麼？”

他又叫喊，直到意路易斯回答說，“是啊，你這蠢人！”

“願人都讚美天啊！”接着又是一陣尖銳的聲音，“站開去！我來了！”他粗暴地滾了下來，倒在地板上，緊緊地挨着別人躺着的地方。

其次就是倫利·戈坦夫人，她悲聲地說道，“讓我平平安安地死了罷！”把這大太太在這個難關上所裸脫到的程度描寫出來是不恭敬的。當咱們說到她一半被樓在飛機長手裏，一半被樓在僕役長手裏，以及她一非議樓梯的數目，那僕役長就拿這是她自己造的那句無禮的話回答的時候，敏感的讀者就請把眼睛轉開去吧。那主教聽了這話，像受了辱似的，就站立起來，要去幫她的忙；可是他剛纔溜了這許多的圓形欄杆，現在頭還在暈目還在眩，踉蹌跟跟地走去

像酒醉的人一樣，可巧赫楞·格蘭維亞扶着她父親下來，他蹣跚跟限地上去，不想一頭撞在她身上。

比利·京敦慌忙地出去看能不能得到幫助去了。他約莫去了半個鐘頭還沒有回來，赫楞就發起奮來了。“咱們得要弄些東西來喫才行，”她說着，便四下裏瞧僕役長。“道特爾，近處可有什麼喝的東西麼？”

道特爾懶腳懶手地躺在一張沙發上，並不顯出那爲上等僕役階級中間的人員的第二天性的殷勤來。他回答道，“我不知道，太太。”

“‘知道’不是你的職務麼？”主教問道。

“不，不是的，”道特爾回答說。

“那麼，站起來去瞧瞧罷！”赫楞固執着說，“這些人是一定要有幫助的呢。”

“我和其餘的人一樣地困倦的，”道特爾說着，却站起身來，蹣跚跟跟地走去了。

大家又沈默了，暫時之間沒有別的聲音，只有呻吟的聲音。到後來，道特爾回來了，手裏抱着半來打香檳酒。“我尋到些好東西來了！”他反復地說道，“你

們要麼！”

“道特爾！”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聲音裏帶着些意以爲是壓服人的嚴厲的東西。

他的回答是對她伸出一瓶酒來。“太太，好啊？要一瓶把兒麼？”

那突然撲去保護社會主婦的是勒吉那爾·森潑琴士。他大聲呼道，“你這獮惡的根徒！”

道特爾便轉過身來，對着他從鼻孔眼裏哼了一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什麼道理，道特爾！”勒吉忽然低着嗓子，喘息地說道。

“你這年青的笨少爺！”道特爾咆哮道。

這回就是主教的干涉的價值了。他莊嚴地說道，“道特爾！道特爾！你忘了你的地位了麼！”

道特爾聽了，就很響地笑道，“我的地位麼？什麼是我的地位？”

主教瞅着他道，“什麼道理，你這算什麼話？”

“哼，我這算什麼話麼？老夥計，你當時作主管理我——你現在還要想那樣地管理我麼？我這個人現

在是這些人中間的什麼人了，你不知道麼？

倫利·戈坦夫人聽了這話，大大地發怒，竟把自己的疲憊忘却了，連忙地站立起來，問道：“你知道這房子是誰的麼？”

這話又引動了那僕役長的幽默心了，他就機警嚴厲地回答道，“這是你的，太太呀，但是我看這將來對於你未必有什麼大用處。”

“忘恩負義的東西！”那大太太大着嗓子急着呼道，“開除你，不要你是事奉我了！”

“好的，太太，我不切望事奉你了。”道特爾說着，把一瓶酒奉起，向口裏倒去。

“妖怪！”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即刻離開我的房子罷！”

“呵，呵，呵！”道特爾喊着說。“哪一個要趕我出去麼？就請他打發人去叫巡捕來罷！”

那大太太轉過身去，對她丈夫說道，“倫利·戈坦先生，你是一家之長。你叫那個惡徒滾罷！”

但是倫利·戈坦伸脚伸手躺在樓梯上的一個梯子上，一點也不動。“我的乖乖，”他以頓着的聲音說

道，“我沒有什麼責難他的。”

“是呀！”道特爾露着牙齒一笑，說道，“這樣對我說法對了！喂，老夥計，來喝一點酒罷。”

倫利·戈坦遲疑了一會，這纔坐起身，伸出一隻手來，接着酒瓶，舉起來，塞進嘴裏喝着。他的妻子呢，則極失望地狂怒地凝視着。

道特爾就開始在這房子裏一路上一路下地走着，一頭走一頭說道，“我現在是這些人中間的領袖了！我已經得到了酒窖子的鑰匙了，誰要酒喝就來問我吧！”但是這時候格蘭維亞在門口顯現了，大踏步地望他走去，說道，“道特爾，把鑰匙給我。”

“什麼？”道特爾矜矜誇誇喊着說。

“把鑰匙給我罷！”

那僕役長只遲了片刻，便說道，“是的，先生。”說着把鑰匙交了出來。

“現在出去罷！”格蘭維亞大聲叫道。

道特爾偷偷地走去了；因此第一次勞工暴動便告結束了。

人人都轉過心來，歸於國務卿，以他為他們的新的救助者。

“你聽到些新聞麼？”沙利塔問道。

“新聞麼？”格蘭維亞回答說，“有誰來造新聞呢？”

“別處一定還有人的！”

“也許有。但是咱們怎能尋得出來呢？”

“咱們不可以打無線電去麼？”愛路易斯喊着說。

“你知道怎樣使用無線電電機麼？”

沙利塔的心里忽然地喜歡起來了。她道，“我的游艇在底下船塢邊。咱們不可以去坐麼？”

格蘭維亞把肩膀一聳，說道，“只要你曉得開哪。”

“好的天呀！”倫利·戈坦夫人大聲叫着說，“咱們實在是一點事也不能做的呀！”

格蘭維亞笑道，“是的，我的太太！好像是這樣的！競技完場了！有人把棋盤打倒了。”說罷，做了一個絕望的手勢，轉過身去，大踏步地從房中走去了。

這沈默被主教打破了。他低低地說道，“沙利他，
“世界上再沒有廚子了呀！”

他們兩個人對望着。“咱們將來得要喫冷食物
了！”主教喃喃地說。沈默了一會，他又說道，“恐怕咱
們將完全沒有食物了！”

“再沒有調味鷄子肉了呀！”沙利塔低聲道。

“再沒有龍蝦生菜了呀！主教嘆息道。“再沒有
Pate de foie gras 了呀！”

接着便是愛路易斯的聲音。“再沒有戲班子了
呀！”

“我的上帝呀，勒吉那爾·森潑琴士喊着說，‘再
沒有裁縫了呀！’他呆然若失地往四下里張望，“哦
噫，我將來得要穿現衣服了！”說到這里，他的聲音驟
然改變了，“我將沒有人印我的詩了呀！”

“住了！”沙利塔喊着說，“我忍受不住了呢！”

大家暫時沈默着。到後來，主教扯了一扯她的衣
袖。“沙利塔：”他低低地說道，“你想那些加味天鵝肝
都壞掉了沒有？”

“哦，你大人，你碎了我的心了！”

首先聽到倫利·戈坦自己的微弱的要白蘭地和蘇打的聲音。接着就是他妻子的聲音：“我冷啊！哪一個能給我取件衣來麼？”

赫楞就站起來道，“這里，母親，拿着這一條肩巾罷。”于是，轉過身去，對着勒吉那爾道，“你不能尋些東西來給母親穿麼？”

“我不知道哪里有東西，”詩人回答說。

“但是你不會尋麼？”

“天呀，”愛路易斯喊着說，“爲什麼沒有人旋熱氣上來呢？”

“我想火爐子都熄去了”，沙利塔提醒道。

“火爐子都熄去了？”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這却是不合理的！在四月的中旬就熄了麼？叫起總管來！叫——哦，我忘記了！”

主教對衆人說：“有會生火爐的麼？”

衆人都不作聲。顯然是沒有的。“咱們將來會凍死哩！”倫利·戈坦夫人悲聲叫道。

“咱們一定要有火才行，”赫楞說着，躁急地走來走去。

“火是怎樣生的？”願路易斯問道。

勒吉那爾·森潑琴士站起來道，“你得要去尋些燒的東西來。

主教也站起來道，“我相信得要尋些木的東西來。”他便開始端詳着一把金椅子。“你猜想這中間有木麼？人有時候用木做椅子，你想，人有時候不用木做椅子麼？”

“是的，人有時候用木做椅子，我記得好像在哪一本書上看見過的。”勒吉說。

“那張靠背長凳是木的，”赫楞說道，“把那張燒了罷。”

“什麼？”倫利·戈坦夫人極覺驚地喊着說，“那是一件極古的東西呢！”

“是真 Louis Quinze 呢！”愛路易斯加添說。“值得三萬七千塊美金呢！”

“我不管！”倫利·戈坦自己發乖戾的聲音道，“把牠燒了，即入地獄亦把牠燒了罷！”

“不錯，”勒吉說。他把那靠背長凳拖出來，放在地板當中，便站着望着牠。“現在，”他大聲疾呼道，

“把牠燒了罷!”

“你得先把牠劈碎才行呢!”赫楞說。

“自然哪,”主教大聲疾呼道,帶着蔑視詩人愚鈍的神情。“站開去吧!”他說着,把那靠背長凳的一端舉起來,使力地摔在地板上。這一摔沒有奏效,他就把牠翻了轉來,橫橫地拉到房子的當中。

“這裡!”勒吉喊着說,“你向這邊扯,我向那邊扯。”

他們靜力地扯,把臉都扯紅了,但是那頑固的靠背長凳仍然沒有顯出一點分裂的痕跡來。“站開去吧!讓我做給你看看罷!”那主教大聲嚷道,給這頑皮的東西很很地踢了幾腳。於是乎他極氣憤地向牠咕嚕了幾句,又舉起一端來,把牠放在地板上擊了又擊。突然間他發了一聲勝利的叫聲;他已經打脫了一隻凳腳了。“現在,我得了!”他宣告道。

“然而那還是沒有多大的用處的,”沙利塔斷言道,“這個沒劈碎是不行的。”

“咱們應該要有一把斧頭,”赫楞說。

“一把斧頭麼?”勒吉應和着說,“在這世界上咱

們能在哪兒尋得斧頭着呢？”

“咱們得要把道特爾尋來才行，”主教提議說，“他應該知道的。”

“我有一把小刀子，”詩人插口說；“或者這個可以。”說着，便把他那把細小金柄懷中小刀子拈了出來。

“不行，不行！”主教大着嗓子急着呼道，“我現在有了好法子了。只要給我一點點兒時候。”他說着便重重地擊那不幸的古物，直到把其餘的脚都擊脫了，把椅背從坐處上擊開了。“現在燒得燃了，”他說道，“但是咱們需要一些生火的東西呢。”

勒吉從衣袋里拈出一個寶石盒子來，說道，“這里有洋火。”

“咱們得要有些紙才行呢，”主教提議說。他往四下里瞧了瞧，又說道，“要些易得燃燒的東西呢。”

赫楞指着門廳的一個門口道，“把那床掛氈拿來試試看。”

“什麼？”倫利·戈坦夫人叫道，“那是法蘭德斯掛氈呢！差不多值得二十萬瑰美金呢！”

“把牠燒了！”倫利·戈坦自己的聲音喊着說。

他們就把那無價美術品從牆壁上扯了下來，勒和主教兩個人握着兩頭，一扯，又一撕，直把牠撕成片片了。於是乎他們倆就把牠捆起來，勒吉便畫了一根洋火，想要去點燃牠，但是沒有奏效。他們倆試了一根又試一根，但是那掛氈終于沒有肯燃。

“這東西不好！”勒吉大聲嚷道。

“不曉得是什麼作怪呢？”沙利塔詰問道。

“蠢人子！”愛路易斯大聲說，“這屋子里的垂帷沒有一樣燒得燃的。人特意把他們做成火不能燒的！”

大家又沈默了；到後來忽然間那詩人向主教進攻，抓着他那剩下來的法衣道，“這是火不能燒的麼？”

“不，不，住了！”主教抗辯道。

“給我罷！”詩人發怒了。

“你這賤奴！”

但是倫利·戈坦夫人頓着脚道，“暫且給他罷！”因此主教就讓步了，勒吉就把那法衣撕成片片。

他把一隻凳脚加在法衣頂上，又畫了一根洋火，生起一陣微弱的火苗來。大家都擁在四圍，戰戰兢兢地想要把他們的手着暖。他們擁擠得那麼樣地緊，至于前頭那幾個人幾乎被擠到火里去了。赫楞勸得萬難，纔把他們勸服，讓出一點點兒地方來給們的母親和父親，因為他們是最老又是最不能自助的。

倫利·戈坦夫人因為她的金剛鑽胸衣丟在樓梯梯子上，心里甚是擔憂。赫楞反復地說了幾次，說沒有人偷牠的，無須憂慮罷；現在沒有人要金剛鑽了——金剛鑽不再值錢了。這話便使他們起了一種新的感想——一種最可怕的感想。世界上再沒有金錢了！金錢都值不得什麼了！

他們悟到了這事，不禁歇斯迭里地大笑起來了。

“再沒有銀行了！”主教喘息着說。

“再沒有城街了！”沙利塔加添說。

他們這樣接續地說着——再沒有這個了，再沒有那個了；到後來那蹲伏在火旁的倫利·戈坦先生忽然跳立起來，很喫驚地嘆了一聲道：“我自由了！”大家以為這老人發狂了——實在說起來呢，他那樣

舞着手口里譎妄地大聲笑道，“我自由了！自由了！”本來也像是一個狂人。

“你這樣是什麼意思呢？”他妻子極驚愕地喊着說。

“我已經把牠除掉了！把牠除掉了！把牠都除掉了！”

“把什麼除掉了？”

“我的金錢呢！！我無須再簽署支票了！我無須再經營貿易了！”

“父親！”愛路易斯聽到他的僭妄的話，喫了一嚇，叫喊着說。

“這是真的！這是真的！人民不再騷擾我了！他們不再記載我的事了！他們不再向我擲炸彈了！他們不干涉我了，我可以爲所欲爲了——我可以快樂的了！”他倒在椅子上，用兩手蒙着臉兒，因爲心上輕鬆過了，便嗚嗚咽咽“自由了！自由了！”地哭起來了。

“哦，這是可怕的！”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

“哎噫！”沙利大聲嚷道，“這好像一個社會黨的做的惡作劇！”

“這好像一個夢魘!”愛路易斯斷言說。

“這是一個暴動!”沙利塔接着說，“並且是對付咱們階級中間的人的暴動!噫呀。咱們現在比普通勞苦的人並不好呢!

“至少也應該多剩下來幾個僕人的!”勒吉冒昧着說。

聖·厄斯琴·格蘭維亞既已來到這室的門口，便回答這話道，“你以為那些僕人還要來事奉你麼?我剛纔遇見道特爾，手拿着你的一把古式斧頭，正向這邊踱來。”于是，聽到他們大家一齊驚號了，他便大笑道，“暴徒起來了!革命的力是不能抑制的了!紅旗已插在咱們街市當中了!”

主教極驚愕地瞅着他。

“先生，我相信你喝醉了。”這句話大概不是一句先見的神話——因為格蘭維亞每隻手里拿着一瓶開了的威士忌酒。大家都愕然了;因為人都知道這個鐵做的人是從來沒有分享過人類的缺點的。

“他的神經被這樁可怕的事情放鬆了呀，”主教辯白說。

但是格蘭維亞笑得更響了。他道，“你想你的上帝怎麼了？他還是睡覺了在做惡夢呢？還是哪一個把他的肘子鎚斷了？還是他也喝醉了像我一樣呢？”

“格蘭維亞先生，這是僭忘的話呢！”

“酒窖子開開了，”格蘭維亞笑道，“請你自己隨意去喝罷，並請你留心——留心你所說的話罷！”

“格蘭維亞，”倫利·戈坦夫人傲慢地評論道，“我想在這樣的一個困難的時期——”

“什麼，我的太太！”格蘭維亞喊着說，“咱們還是還要講道德呢？還是重新把所有一切的都建築過了？告訴我，啊，忠實的螞蟻子的兄弟呀！”他停頓了一會，等人回答，但是沒有人回答。“我的心騎，”他大聲笑道——“在——的翅膀上。”他想要免掉或然的失敗，便瞧了瞧瓶子上的貼紙。“騎在勅定愛爾蘭威士忌酒的翅膀上去了！我看見謎的解答——寫的那麼樣地大，咱們閉着眼睛都看得牠見！你看那些遼遠的恆星在牠們的歷程上——被擊碎了，轟轟地放出火焰來了！你看那些行星——又乾涸又黑暗——永遠地被人忘記了！你又瞧瞧你腳底下你踏着的蟻垤

罷！上頭，下頭，隨便哪里——都是生命！叫着要生存的生命嘍！說着‘競爭呀，受苦呀！’的生命嘍！我要沈醉的時候，牠却要吩咐我保持清醒呢！哈，哈，哈！”

大家坐着聽到他的怒號，甚是喫驚，因他所說的話他們一個字亦懂不着。他們的喫驚的臉孔又使地重新大笑起來了。“一列死頭坐在我的席上。愉快起來罷，朋友們——今天咱們戲弄神呢！”

“這是可怕的呀！”沙利塔喊說，“你沒有剩得有一點兒端莊的心了麼？”

“端莊麼，姑娘？那是競技的律法哩。但是競技已經完場了！”

“先生，”她回答說，“你將來要以你自己的行為為恥的。”

“我從來不相信這競技，”他接着說，“但是沒有別什麼競技，所以我就權且拿牠玩玩。我玩牠比別人玩得好些，這一層是使我快樂的；窺伺他們的爭鬥，觀察他們的心意，窺伺他們的無謂的行動。但是現在——那些棋子哪里去了？棋盤已經被打倒了。”

這時候他的妻子跨進前來，說道，“格蘭維亞先生，准許我進一言，要是你沒有更好的話對咱們說，那就請你一個人獨自去喝酒罷。”

“我的貞潔的妻子呀！”他大聲叫了一聲，便握着她的手臂，大聲叫道，“來同我痛飲一壘罷！”

她憤慨地想抽脫身子便跑；但是他硬要緊緊地握着她。于是乎他們兩個人便肉搏地戰鬪起來了；但是忽然間從門口里傳來了一陣汽車的聲音。倫利·戈坦最先聽到，駭得一跳，站了起來，喊道，“那是什麼呢？”

“一個活人哪！”主教大聲叫着，向門口走去。但是他還沒有走到的時候，就有一個愉快的聲音響着說：“嚇囉！”

“比利！”赫楞大聲叫道。

牠的丈夫仍舊握着她的手腕，比利來到他們的面前，正正地望着他們。暫時之間，大家好像站在一張 tadeau 上一樣；等了一會兒，格蘭維亞忽然大聲笑道，“畢竟還有所爲而生的東西呀！”

赫楞把自己的手腕抽脫了，向比利走去，說道，

“你到城里來着？”

他點點頭，大家便極興奮地擁了攏來，圍着他問道，‘你遇見些什麼？告訴我們罷！’

“和這裡一樣的。”他說——“全沒有什麼。”

“沒有人麼？”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

“一個人都沒有。”

“全城都被離棄了麼？”

“死沈沈的，你坐車子從伯洛德路上下去——這條路上好像是一路的坟墓。有車子呀，摩托車呀——內里却沒有一個人。側道上小堆堆的灰塵——店子里小堆堆的灰塵——車子里小堆的灰塵！然而却沒有一點聲響！沒有一個活蒼蠅！你可以任意在側道上走摩托車——沒有快慢的限制了，沒有巡捕了。”他停頓了一下，把肩膀子一聳，說道，“但是，總之，現在沒有從前那麼有味了。”

“哦，可怕的！”沙利塔喊着說。

“其餘的東西都好麼？”赫楞問道。

“樣樣東西都好，”他回答說，“喫的，喝的，穿的，都在原處。然而你得要自己去拿牠。你不能給錢與任

何人，叫他去拿來給你。”

“這是不合理的！”社會主婦喊着說。

“爲什麼呢，倫利·戈坦夫人！”比利不由地笑道，“什麼事？你原來據有本國的一半——而今連那一半也佔着了呢！你從前喊着求地土，你現在已經得着了。塞在你的衣袋里——用你的兩條胳膊抱着罷！”

“比利！”赫楞大聲叱責道。

“不錯，我的親愛的，”他笑道，“我決不會刮地皮的。”他停頓了一下，往四下里瞧了瞧。“你們打算怎麼辦呢？你們這些人有一點兒主意了麼？停頓了一刻，他又連着往下說，“顯然是沒有的。我想你們都是要活下去的——那是很容易的。故此我業已給你們帶了些洋鐵罐子裝的食物來了。”

“好的！”主教大聲叫道。因爲有勒吉緊跟在他後面，所以他就正正經經地走去坐席。

但是比利攔住他道，“請暫且等一分把兒鐘罷。我還有話說呢。咱們現在是在一種新統治之下，你們要明白——今天早上是咱們的第一年的起頭。產業

的神聖權廢去了。我看習慣也死去了——勒吉·那爾·森潑琴士早上穿着晚上穿的衣服，主教他老人家戴着襯衫袖子顯現。所以我也破壞幾條規則罷。我愛赫楞愛過許多年了，我料想你們中間大多數是知道的。”

赫楞驚了一跳；然而他不顧她的反對，仍然強硬地連着往下說，“她還沒有被逼迫去結婚的時候，我就愛了她。你們叫那個結婚做“國婚”——那是你們的世界上的叫法。你們用死的恐嚇把我趕走了，但是我昨兒晚上回來，想要帶她同去——不顧你們的世界及你們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律法。現在那個世界廢去了——牠的律法也死掉了。所以我就打算不帶她到很遠的地方去，就在此地把這樁事情弄清楚——她的姓名從現在起是赫楞·京敦，不是赫楞·格蘭維亞了。”比利說着，轉過身去，向那女郎伸出一隻手去，說道，“我的愛！”

赫楞被這一切倉卒的事嚇呆了，屹然不動地站着。“來罷，最親愛的，”他沈靜地說道，“咱們忠實地互相愛戀過了，咱們等了長久了。現在沒有再等的理

由了。你愛我麼？”

她正色地答道，“是的，我愛你。”

她母親聽了這話，撲上前來，很喫驚地喊道，“赫楞！”

“我很抱歉，倫利·戈坦夫人，”比利插口道，“這是赫楞和我自己兩個人中間的事。”

“年青的人，”格蘭維亞說，“這事我想我也有分的。”

“格蘭維亞，”那年青的工程師說，“你喝醉了。你還是聽着我的勸話，暫且等一等爲妙。你要辦理這樣的事，沒有清醒的智力是不成功的。”

“比利，”赫楞警戒說，“不要惹他。”

“真的，親愛的孩子呀，”國務卿接着說，“我所說的聽來好像是苦痛的感情劇似的；然而你就以爲這種舉動是要你的性命的麼？”

比利站着注視了他一會，這纔開口笑道，“我昨兒晚上很詫異，不曉得你會不會取那種辦法？像你這樣有腦力的人，現在，至少也該覺察到了現在的變更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昨兒晚上你沒有別的事做，儘打電話給警察，要把我解去。但是現在你看——如果這個時候你要我死，你就要做殺人的事，下賤的，殘忍的殺人的事；你想想看罷！你豈不是得要親手拿一樣凶器來殺，或者得要親手拿一把小刀子來刺我麼！”他注視着格蘭維亞，留意着他的不安的神情。“可怕啊！你想可不是麼？”

“比利，”赫楞辯駁道，“請讓咱們有理性點罷。”

“有理性麼，我的親愛的？一定的！格蘭維亞是一個紳士；他知道這奸詐的競技的一切的規則——他曾以這種競技獲得他早年的名聲。也許我們將來要決鬥的！那豈不好麼？”

講到這里，比利轉過身去，對大眾說道，“請留心聽我說罷——從現在起，這人是我的妻子了。我們業已選定了那從伯洛德路³⁴條街起一直佔據到42條街止的聯合旅社的婚娶部做我們度蜜月的地方。聯合雜貨公司的堆棧就在牠的左近——回來咱們大家都要覺得這是一件要緊的事的。赫楞和我兩個人並沒

有強求人家學我們樣的欲望：我們把城里其餘的地方都留給你們。然而我們又不想做勢利之徒——我們好喜歡幫助困難的同志。但是凡要入我們的黨的，都得要明白做寄生蟲的古權已經告結束了，所有一切的事自己本分上該做的都得要做才行。今天沒有別的話了——不過回來你們一定可以在快樂宮的停車所里尋到足夠的摩托車，外面階級上尋到些洋鐵罐子裝的食物和開罐頭的傢伙。”

說完這些話，他把赫楞的手攙在自己的手里，說道，“來，赫楞！我的妻！”

在這個年頭兒，比利和赫楞兩個人想要單獨地去自然是不可能的。倫利·戈坦夫人沒有他們怎能過得日子呢？她看到他們的不法行爲，嚇的什麼似的，連忙跛着腳緊追着他們，固執地說他們沒有岳母是不能私逃的。倫利·戈坦自己也是一樣地確信他們是需要一個岳父的。主教力說他們是需要教會的幫助的。第·浦斯特決定他們是應該用新聞紙表象

的。到末了，人人都跟着這一對私逃的青年配偶去，只有道特爾沒跟去，因為他喝醉了，走不得了。

這巨大的建築，從前以聯合旅社見稱于世，自身本來是一座完全的城——現在却是一座又荒蕪又沈寂又冷清的城了。新的客人進到了大理石柱子金子裝飾品的客廳。可是沒有制服的僕役們進前來迎接他們；沒有微笑的登記員伸着筆站在登記處的後面了。他們力盡氣竭地倒在天鵝絨的圈手椅上和榻上。

他們中間，有的冷，要毛毯；但是都知道要上乘樓梯才得到最近的寢室。主教要酒喝；但是那自動違禁販酒機關不再動作了，而且要到最近的藥房去都有四分之一哩。這旅社的伙食間遠在地下層里，比利尋覓了許多，才把那一餐最簡單的飯整治停當。這一次，他說，他和赫楞兩個人為大家攜食物來；但是此後他們就得要自己去搜尋糧食才行。

所以，痛苦悲傷的幾天之後，人就可以看到這起嫌此嫌彼的無上社會中的人員歇宿在樓梯底下靠近貯藏室和廚房的僕役間中。廚房里的奇怪的電氣烹調器沒有用了；但是比利在一個古懂店里尋着一只

舊爐子，拿回來整理停當，因此大家就不用再靠着冷食物生存了。好在那聯合雜貨公司里有的流水和食物，夠能養活他們幾千年。又有取不盡的穿的東西；惟一的討厭的地方就是：人無論要什麼東西，一定要親自去搜尋。

譬如食品啦；一有了十來個人坐下去喫飯，那便不知道要贖下來好許多污穢了的食品！他們竭力想要把這些食品丟出去；但是就是丟的工夫便是一個很難的担子，所以不久一會兒工夫那四圍所有一切的走道都塞滿了一堆堆的破爛食品了。幸虧還有赫楞，格蘭維亞尖着眼睛，不倦地跑來跑去，立規則和堅持着要人人遵守；比利·京敦就做她的後盾，發恐嚇人的話說，凡不肯遵守的，都趕到外面冷世界里去自行設法度日罷！

現在描寫那一月後家內稍為佈置得齊整一點時候的貴族社會罷。愛路易斯·倫利·戈坦，就是那世界上最闊的人的小女，穿着一件污穢的衣裾扯脫了的

絲跳舞衣——因為她這一向太忙碌太疲倦，沒有空工夫來講究這些事情了。她坐在廚房桌子旁邊削蕃薯皮；坐在她旁邊的是沙利塔·克尼考波支·斯密支，就是石炭托辣斯的女繼承者，穿着一件襤褸的條紋汗衫，頭髮蓬亂着，臉兒和手兒都因洗碟子洗紅了。

“哦，我的主啊！”她埋怨道。“我何等地恨削蕃薯皮啊！”

“我懂不到咱們為什麼不把牠和皮煮呢？”愛路易斯說道。

“你想想勒吉看！”沙利塔大聲嚷道，“胆敢要碎肉煎黃的蕃薯！他把咱們當什麼呢？”

愛路易斯說，“他回來還要要五味蛋黃汁調和的蕃薯生菜的！他似乎以為我沒有再好的事做，一定要來調辦他的食物似的。”

“是主教那個東西，常常慫恿他，”那一個說。“我料想他們只要一使廚房的火繼續地燃了半個鐘頭，就要以為自己業已賺得怒罵當地其餘一切人的權利了的。”

當下，詩人勒吉那爾·森潑翠士在裝着半斗煤的煤斗的重担之下掙扎着出現了。他將煤斗放在地板當中，站着揩揩額頭，氣喘喘地說道，“哦，啊呀！那些樓梯一天長似一天了！”

“是的，無疑的，”沙利塔冷笑道，“你爲什麼不學着走升降機呢？”

愛路易斯向那煤斗里瞧了瞧，說道，“那是什麼？那點點兒你算做一斗煤麼？”

“那有什麼要緊呢？”

“你快下去盛滿起來，不然，我今天就要去告訴比利！”

“哦，呸！”詩人大聲嚷道。

愛路易斯帶着無限的鄙夷的神色估量着他道，“你現在就這麼樣地兇起來了麼？你想想看，你一月之前都還在向我求婚呢！都還在叫我做安琪爾呢！”

“那麼，”勒吉說，“你就是一個墮落的安琪爾罷！”

他走到火爐旁邊，把那坐在一邊的冒着蒸氣的醬鍋里的容納物檢查了一翻，喃喃地說道，“um！這

是什麼啊？”

不料這時候倫利·戈坦夫人在門口顯現了。她道，“勒吉！我沒有叫過你不要守在那火爐旁邊麼？”

社會主婦的易形，真果驚人。她現在是廚房主婦了，把自己的工作看得非常的重大。窺見桌子上有一件上衣，她便猝然跳來攪着喊道，“我沒有叫過你不要把衣服放在廚房里麼？”

“那件衣不是我放的，”詩人賴着說。

“我剛纔不是看到你拿着牠在的麼？”

“但是我告訴你——”

那個不幸的青年不再說下去了，因為倫利·戈坦夫人把那煎炒的鍋子從火爐里端開來，一執執得比她自己的頭都還高些，她口里喊道，“不到喫晚飯的時候千萬不要讓我聽到你說話。”當下，她聽到女兒笑，便轉過身去，厲聲地吩咐道，“進去安排桌子罷！”此後，那太太便坐了下去，用圍裙揩了揩臉，說道，“噯呀，啊噫呼！人為什麼不能喫冷的罐頭食物生存呢？”

沙利塔說，“他們為什麼不能喫米飯和無須削皮

的東西呢？我所要知道的就是這點呢！”

“我猜，”倫利·戈坦夫人說道，“他們會要想法子寬容我一點的。我手頭有這許多的煩惱哩！”

她所索求的同情多；但是沙利塔所供給的好像非常地有限。沙利塔道，“據我看起來，你的煩惱大都是你自己造的。”

於是乎她兩個馬上就着手爭辯起來了。自比利在快樂宮演說之後就生了一個很大的爭論，已經狂暴過一個把月了還沒有稍息——現在這一個爭辯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說赫楞和格蘭維亞的婚姻關係斷絕了，說她現在是京敦夫人了，自然都是很適當的；但是這事在母親和姊妹和主教和新聞記者他們那起人的眼睛里似乎很不真似的！

這隊人一到旅社，倫利·戈坦夫人就赫楞攜到一邊兒去訴說她精神上的苦衷。倫利·戈坦家系的女兒是決沒有給人家毀謗的道理的呢！赫楞被她這麼一說，就當真覺得比利的計劃的成就，定會惹出許多的痛苦，使自己承當不起的；所以到後來她就跑到比利那裏，強迫他允許將那問題遷延一月。

從這時候這問題就成了這小社會上一切爭論的論題了。勒吉和愛路易斯洗碟子的時候總要談論牠，談到劇烈的時候，兩個人就相起打來；沙利塔和倫利·戈坦夫人也整天爭論牠。

“你能很容易地使這全爭論終止，如果你想要的話！”沙利塔喊着說。

“很容易！”那一個反響着說。“讓我的女兒和一個非所嫁於的人同住以息這爭端麼！”

“這也不是你的賓客們中間第一次所發生的，”沙利塔譏刺地回答說。

“但是是和自己的合法的丈夫在家裏哪！”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

“他們對我說那是處理這事的萬全之計呢，”沙利塔反辯說。

“他也知道了！人人都知道了！”

“咱們大家常常說，”沙利塔提醒說，“假若沒有載到報子上去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沙利塔，我不懂你——這樣輕浮的話！”

“我的親愛的朋友呀，你一定要明白這一句話，

就是你遲早總歸要打定你的主意的。”

“我知道！我知道！”倫利·戈坦夫人悲聲說着，忽然間滴下預示禍患將至的眼淚來了。

“這個月今天完場了，”那一個固執着說，“你打算拿什麼話回復比利和赫楞呢？”

“我惟有悲傷而已！”那太太太感歎道。“我的家名淪亡了！爲什麼——”

此刻愛路易斯在門口顯現了。“我的上帝呀！你們這些人又在爭論那事麼！”

沙利塔不理會她。“如果你讓比利把格蘭維亞趕出去了，那末，這樁事情就解決了。”

“今天哪個看見格蘭維亞麼？”愛路易斯詰問說。

“他今天早上沒有來，”她母親說。

“照常醉了麼？”那女郎問。

“他爲什麼連常到這裏來呢？”沙利塔詰問說。

“他來不是一定要激起爭鬥的麼？而且要使赫楞和你兩個受苦的麼——”

倫利·戈坦夫人突然插嘴道，“住口罷！主教來了。不要讓他聽到咱們說話罷！我甚着羞呢！”

現在請看着哈爾冷主教大人進來罷！你一定要看兩眼，才能夠看出這個玫瑰臉兒，穿着花外袴，繫着花吊褲帶，手裏攬着一大抱木器的老紳士就是他來。他搖搖欲墜地走過來，到得火爐那裏，把木器放下，就站立起來揩了揩額頭，气喘喘地說道，“噯呀，噯呀！劈木器燒火這樁事情是非常費力的呀！”

“無疑的，”沙利塔不同情地說道。

“這種材料仿佛是人家特地把牠弄得這樣堅實似的！你知道麼，我很有點想去試試勃利安特公園的樹木。”

倫利·戈坦夫人的回答便是檢起一支柴來，放在那鐵爐子上一量，問道，“你盼望我燒這樣的柴還是怎樣？”

這人站着倉皇失措地張目而視了。“哦，啊噫呀！”

“把那些長的拿去劈斷起來罷！那一個喊着說。

“我去把我的斧頭拿到這裏來罷，”他胆怯怯地提議說。

“拿來放在我的火爐子上劈麼？”

他站着搔了搔頭，顯着疑難的樣子說，“也許明兒你能夠拿那些長的作別什麼用。”

“拿着春蕃薯醬麼？”沙利塔譏削地問道；主教受了這句苛刻的反答的撞，便把他的燒火柴收了攏來，咕嚕着摟去了。

哈羅德·第·浦斯特進來的時候，晚飯幾預備好了。在這小社會上所有一切的人員當中，只有他一個人還把他那在快樂宮裏行開宮典禮那晚上所穿的衣服保持得清潔齊整。他現在站在門口，行了一個好看的禮，說道，“太太們晚安。”

“晚安，”沙利塔裝着比平時對人所顯弄的還要文雅的姿態說。

第·浦斯特拿出一本記事簿來。“對不起，”他說道，“你是斯密士琴士·倫利·戈坦的微微安那·安蓄你斯坦麼？我要和你會談一會兒，你有工夫麼？”

那與言的太太正在搬蕃薯到火爐子裏去，一面回答道，“現在沒有會談的工夫，第·浦斯特。”

“哦，我很對不起！”他大聲說，“這實在是一樁重大的事。辦公處謠傳格蘭維亞一家子就要言歸於好

了。你能告訴我——”

倫利·戈坦夫人匆匆從他身旁跑過，大着嗓子急着呼道，“跑開去，第·浦斯特。”

“唉呀！”那一個說着，走向那昔日傳命令到廚房去的電話體系那裏去了。“嚇囉，中央。請接世界新聞社。嚇囉！嚇囉！電話又壞了！我又要錯過第三午後版了！”

他快快地信步走去了，沙利塔就搖了搖頭，說道，“可憐的第·浦斯特！我不知道他回來到底能不能夠除去他這種習慣呢？”

她的痛苦的複雜的想頭被那報告倫利·戈坦親自到了的愉快的口笛聲打斷了。讀者，你該已看到身上擊着一條雜貨商的圍裙，手裏摟着一抱罐頭食物的他進來了罷！這個世上最闊的人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地年老，不過看去好像年輕了三十歲，快樂得像一個小學生似的。

“喂，太太們！”他大聲喊着，把食物放在桌上，從衣袋裏掏一張單子來。“請你們看看這些對不對呀？”他說罷，就對他妻子講論說，“十六夸爾豌豆，十二

tins 鮭魚，五磅餅乾，和三 bars 肥皂。晒乾桃子我打算今天下午去尋來——聯合雜貨公司裏的好像壞了。”

這老紳士轉過身去，對沙利塔大聲說道，“我快要成爲一個十分熟練的汽車夫了。我今天沒有撞着什麼呢！哦，我問你們，你們聽到主教的笑話了沒有？”

“沒聽到，”沙利塔說。“什麼？”

“他前兒到一家藥店子裏去找嘩呢拉蘇打，他找着的却是調味油。現在他總在那兒放改良他的拉丁文好認籤條呢！”

倫利·戈坦夫人出去了一會，沙利塔便乘着那機會對倫利·戈坦自己談那重壓在她心上的事情。她開口道，“關於比利和赫楞兩個人的事——”

“現在，看着天的面子上，沙利塔，”那一個顯着極興奮的樣子插嘴道，“不要蠻想把我拉到那件事裏頭去了罷！”

“但是這個問題終歸要解決的——”

“我知道，我知道啦！但是不歸我解決啦！”

“赫楞不是你的女兒麼？”

“他們告訴我說她是的，”他小心地回答說。

“你是家長，”沙利塔不介意他這句沒趣的話，仍然固執着說，“結果——”

“什麼長我都不想做了！”他感歎說。

“但是這事的責任呢——”

“我從此不管這事了——我從此與這事不發生關係了！我現在不是闊人子了，他們沒有攪擾我的權柄了。”

“但是你是一個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你是明白實際的事情的。你可以叫你妻子聽從理性——”

此刻，倫利·戈坦夫人進入房子，說道，“沙利塔·克尼考波考·斯密支！這種事情他向來一點也不會辦的！”

老人驚了一跳。“現在，我的乖乖——”他開口說。

“我告訴你，”他妻子大聲疾呼道，“結婚是結婚。是一件神聖的事——”

“哦，我的乖乖！”勒吉在門口顯現，大聲感歎道，

“他們又在談論那事呀！”

“你幫着把喫晚飯的桌子擺好了麼？”倫利·戈坦夫人轉過身去，對着他大聲說道，“晚飯差不多預備好了，你沒有看見麼？”

“愛路易斯說她腦殼痛，”勒吉反對說。“她不願再做事情了。”

“愛路易斯，愛路易斯，”那老太太忽然發了怒，大聲喝道，“你即刻起來，把桌子擺好罷！我告訴你，我忍受了一切的你的胡說了。假若我再聽到你懈怠你的工作，你就莫喫晚飯了。”

“我告訴你，母親，我病了！”那女郎從別間房子裏辯駁說。

“我告訴你你是懶哪！”倫利·戈坦夫人氣憤憤地回答說。“你自你生那日起就是沒有點用的。你是一個素餐者。一個怠惰者，一個寄生蟲呢！你只想閒蕩，自己享樂，別人給你做事。我是這樣地教養你的，自己也很抱歉呢！”

“噲噲啊，”愛路易斯唏噓着說，“碟子都那麼樣地重呢！”

赫楞這時候進來了，便担上和事老的担子對那唏噓的愛路易斯說道，“我來幫着你擺桌子罷！”

赫楞穿着受了訓練的護婦的制服，時常總是設法找出時候來把自己的身軀打扮得淡雅整潔。

“我的上帝呀！”倫利·戈坦夫人大聲感歎道，“我是怎樣地盼望咱們這地方多有幾個赫楞啊！”

“感謝，非常地感謝！”沙利塔譏刺批評道，“那些蕃薯哪兒有可非難的地方麼，太太？”

“現在，太太們，太太們！”老倫利·戈坦辯駁地插嘴道，“何必把咱們的担子弄得比原來還重呢？因為你給人一點點兒恩惠，人都要銘心刻骨的。”

“在這個人羣當中，却不得不要——”沙利塔發尖銳氣憤的聲音說。

比利·京敦走了進來，穿着一件法蘭絨的短衫和被煤灰沾污了的外袴。他做了一天的苦工——因為他是膽前的，想到現在寓所裏的煤還不夠冬天燒用呢。“我們今天滿滿地拉了八担煤啦！”他大聲叫

道。“鏟煤是開胃的工作——不是麼，道特爾？”這話是對那跟在他後面，保持着清醒，要是比利把他放在眼前，他就忠心地做事的僕役長說的。

“啊噫呀！”倫利·戈坦夫人嘆了口氣道，“我到冬天，我就不知道咱們回來怎麼過得去呢？想想臥房看！咱們將來只怕連骨頭都要受凍啊！”

“我就要到廚房火爐旁邊去睡覺去了！”勒吉說。

“讓我捉住着你罷！”老太太從鼻孔眼裏噴着氣道。

主教兩手裏滿抱着柴，走了來，這爭論就中止了。“哪！”他大聲對廚房主婦說，“我希望這能夠中你的意了！”

“那很好，”比利說，因為獎勵人是他的職務。“你現在在哪裏工作。”

“我已經在賓夕法尼亞車站所在的地方上開始了。”

“那該夠你做好久的時候呢！”比利說着，看見第·浦斯特在電話旁邊，便問道，“今天有什麼新聞麼？”

那新聞記者把手指頭攔在口皮上，低聲地說道，“稀罕的新聞呢！一個老而大受尊敬的人家裏出了一樁可怕的醜事呢！”

比利明曉得人人都知道是怎麼一回醜事，又看見赫楞進來了，所以他也就不問底細了。他全然無恥地，在全社會的面前把那女郎的手握在自己的手裏。“喂，我的愛，”他問道，“諸事進行得順當？”

“今天我們掃屋得了一個教訓，”赫楞說，“一個奇怪的教訓呢！”

過了一會兒，比轉過身去，對衆人道，“喂，朋友們，你們怎麼答復我們呢？這個月今天完場了。”他等着，但是沒有一個人說話。“我們要一個答復”他固執着說。

“比利，”倫利·戈坦夫人辯駁說，“你盼望我們怎樣答復呢？”

“哦！”他大嚷聲道，“你的心還沒有變麼？”

“我差不多爲這事憂癩了，”老太太回答說。“赫楞，我不知道你爲什麼——”

“看在天的面子上，”勒吉插口道，“咱們難道一

定要在晚餐前解決這事麼？”

“勒吉，住口罷！”愛路易斯說。

“赫楞，”倫利·戈坦夫人接着說，“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拿這樣難題與你的母親作呢？像我這樣小心地教養你的——”

“請等等罷，母親，”赫楞忍耐着說。“讓我們看看別人怎麼說罷。”

“比利轉過身去，對主教道，“你的心還沒有改變麼？”

“比利，這並不是人心——那是可以改變得的——的問題。這是天條的問題呢。”

“我知道啦，”比利說。

“你只注意你自己的利己的幸福。但是担着全社會的幸福担子的我——”

“但是，大的天呀，人呀，如果赫楞和我兩個人不結婚，那就沒有社會之可言了，這件事你們見不到麼？”

“那也許是這樣的，”主教回答說，“然而，這不是我的過呢。與其有一個建築在致命罪上的社會，還不

如全沒有社會的好。”

“這樣沒趣呢，赫楞！”倫利·戈坦夫人插嘴說。
“如果你是一個凡庸的平民女人，我也還能夠懂——

“至若我，”犬儒學派的沙利塔插口說，“我就很願意上帝叫咱們多有幾個凡庸的平民女人來洗這些碟子呢！”

比利不肯罷休，仍然申請着他們道，“無論如何，生是總得要接續生下去的。咱們須在地球上創造一個新的人種；不然，事情又怎麼辦呢，”

此刻有一個新的人物在門口出現。赫楞的丈夫聖·厄斯琴·格蘭維亞微微地喝醉了——他自大轟炸之後從來沒有完全地清醒過；但是他仍然能夠保持他那嫌此嫌彼的態度，臉上仍然顯着他那嘲弄人的犬儒主義的冷笑。

“現在當真，”他自白說，“硬將忽略過了。”

那些站得近的人都各自走開了，好像這麼辦就可以表示出他來他們心裏就煩亂了的意思來似的。然而這只有增加他的快樂的。他坐下來往四下裏瞧了瞧，說道，“自然囉，你們都知道啦，我理應挑惹比

利來決鬥以解決此事的；但是我怎能這麼辦呢？——沒有人作我的副手呢。”停頓了一會，他忽然用鼻子吸着氣道，“什麼氣味誘惑我的五官呢？煮蕃薯麼？倫利戈·坦夫人，我前兒想到你都在幹烹飪的事了，我不覺就從人生虛榮的冥想中跳出了。我不知道世上還有一個像沙利塔·克尼考波考·斯密支那樣地削蕃薯皮的麼？我不知道從阿伯拉罕·林肯的時候以來有沒有一個比我的朋友哈爾冷主教還要英武些的砍柴者麼？”

那主教嚴肅地一鞠躬，以答謝這稱讚。“我委託你強固地爭保家庭的神嚴罷！”

主教不答。“你不要忘記，你大人，教會在我做國務卿的時候所受的許多的恩惠罷。可憎的教會產業稅之裁撤呀；星期學校員和歌詩童子的自由轉運之擴張呀——”

主教顯着最懇切的樣子說，“如果我在現在這個劇烈的爭論之中幫助你，那也不是因為這些緣因。教會的嘉納是買不到的，她的審判是不因政治上的風聲而搖動的。”

“啊，確實的！”格蘭維亞大聲叫喊說，“這樣更好啦！倫利·戈坦夫人，你呢，——暫時的不幸當然沒有使你忘却你高貴的祖先的遺傳吧！斯密士琴士·倫利·戈坦的微微安那·安蓋爾斯坦的名自然不給人家拉到家庭醜事的泥濘中去的！”

“自然不啦！”倫利·戈坦夫人立刻叫喊說。

“啊！”那一個笑道，“有兩個這麼樣的支柱，我就可以像 Colossus 似的站得穩了。教會和好的社會都幫我的忙呢！還有更有力的——新聞界！第·浦斯特先生有什麼話要說呢？”

“碰着這樣的事，”第·浦斯特說，“做新聞記者的是得要向社會的領袖點頭的。”依着自己的話，第·浦斯特就點了一個頭。

格蘭維亞含着最和藹的微笑，斜着眼睛望着比利接着說道，“要看到革命能夠怎樣勇敢地在這樣的權勢面前抬起牠的可怕的頭來是難的。然而至少也要讓咱們聽聽叛徒們所說的話罷。”

比利有幾分奮激，跳起來道：“叛徒們所說的話——”

但是赫楞媚人地一笑，止住他道，“比利，滾熱的蕃薯的氣味是不利於高尚思想當中的話動的。我提議咱們大家進去吃晚飯，以後再接續辯論罷。”

這裏，第一次，倫利·戈坦自己使他的聲音可以聽得到地喝彩道，“這種說法對拉！”僕役長和勒吉也跟着喝彩。

在最後的和諧之中，却有一個“不和”存在着——愛路易斯的聲音用着極冷淡的腔調說，“我要敷陳一言。我不反對爲衆人擺桌子，但是我硬要反對爲他們洗碟子。你懂得我的意思麼，格蘭維亞！”

“我完全懂得，愛路易斯，”那一個笑道，帶着極動人的可親的態度。“此後我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把我的碟子帶去。”

“來，母親，”赫楞說，“你這樣地做吃虧了，是一定要吃飯的。”她催他們進入別一間房子。“來啊，主教——今天晚餐菜裏沒有一點異教東西。

愛路易斯說：“我名不到的就是我的姊姊爲什麼要射一條蔭影在我的名上呢——”

“愛路易斯，”赫楞笑道，“請把那些蕃薯帶進去

如何？”

那一個固執着說，“而且知道這人已失去了他社會上的地位而成爲一個冒險者了的！”說着，跟着赫楞進入擺晚席的房子。

格蘭維亞站望了他們一會，轉過身去，對着沙利塔用着可笑的批評的話道，“誰相信這麼個小小的世界竟會這樣地有趣啊！”

“你會常常覺得世界有趣，”她冷冷地回答他。

“我的乖沙利塔呀，”他回答說，“人生在思想的人看來是喜劇，在觸覺的人看來是悲劇，這話你沒有聽見過麼？”

“在喝醉了的人看來，”她回答說，“是什麼呢？”

“我的乖淑女呀，我先思想而後喝酒呢！”他笑道。

“我知道，”她說道，“你這向是除掉喝酒就想出什麼還好的事來做的；現在你看着一羣人極力地想要順受極惡的逆境，你就盡能地焚亂他們——着實地用針刺他們，而且享受他們的痛苦！”

“我的乖沙利塔呀！我的哲學家的心你懂得多麼

地少啊！”

“這是什麼話？你不愛赫楞，我知道。你恨她，是麼？——不能讓她快樂麼？或者你所恨的是比利麼？”

“也許有一點點兒恨兩個，沙利塔。我本來是不想超越人的缺點的。但是那宗教的主動力硬要促迫我呢。”

那女子譏諷地說道：“自然囉，在你看來，我是一個蠢子——人人是一個蠢子。但是如果你不嫌麻煩，就請你把你自已招出來罷——”

“一點也不嫌麻煩，沙利塔。咱們還沒有成爲哲學家的時候都是蠢子。但是我在年青的時候就把我的蠢氣除去了。我從各方面看人生，我看到牠是一架自然捕機。各各智慧的人都發現——牠是沒有可思議的結局的，沒有意義的，沒有辯解的。但是思想家所發現的，他從來不敢實行，就是連傳授也不大敢。因爲世上有那咱們所謂道德的可怕的東西在哩！有那盲目的，固執的——像一固肚餓的嬰孩似地驚號着‘讓我生存啦！讓我前進啦！’的生命在哩！又有那敢說：‘絞死牠，悶死牠，結果牠罷！’的哲學家在

哩！”

“你便是那種哲學家麼？”沙利塔說。

“沙利塔，世界上起了大變動了；所以我這哲學家所常知道的，忽間連蠢子都知道了。所以至終我得了鼓勵，有了不顧道德妄作妄爲的勇氣了！”

“格蘭維亞，”沙利塔說，“有時候我以爲你是一個惡魔哩。”

“沒有嬰兒了！”他笑道，“沒有生了——無論如何，只要我有辦法的時候，我總不讓牠有！”

“有愛路易斯和勒吉兩個人在呢！防備着他們罷！”

“那一對細弱的是沒有望後代的希望的。至若我，沙利塔，你的喝望我的心腸——”

“什麼？”沙利塔驚駭地喊着說。

“至若我，我說——”

她極憤怒地凝視着他。“你怎敢啊！”

“我的乖乖呀，”他說，“你得要相信我——我使你失望，心上真正抱歉。但是有這種深透的哲學家的悔悟——”

“格蘭維亞，你無禮啊！”

他專心地瞅着她說，“生命力說，但願這人願意！但願我能夠用激動感情的東西蒙蔽他，昏迷他，使他麻醉！但願那腦筋睡覺去——”

“住了！”她喊着說。

他笑了一笑；又轉過眼睛去瞅着她，但是正瞅着那時間，忽然從別一間房子里傳來了一陣嘈雜的人聲。他聽着就開口笑道，“爭論又起頭了！”

勒吉跟着愛路易斯到廚房里來了。他道，“我不管呢！我有表示我的意去的權利呢！”

“她是我的姊妹！我是有關係的人——你不是有關係的人呢！”

“雖然如此，”勒吉固執着說，“我以爲——”

“哦，住口！”那女郎大聲疾呼道，“我聽你聽厭倦了！”

“我不想爭辯了。但是我只說——”

“請你住口好麼？我不理識你所說的話——”

“但是如果她當真愛他的話——”

“請你去取蘋果醬來如何？”

“赫楞是一個長成的女子——”

“把那裝蕃薯的碗給我罷!”

“咱們沒有權利，因為咱們現在都是一個人一起的——”

“莫攔我的路!”愛路易斯喊着說。她正在那里把那些蕃薯空進一個大碗里去。“禮儀是禮儀，我說，不管你是一個人一起還是和羣衆一起!”

“你否認她有戀愛的權利麼?”

“她爲什麼不學着着她的丈夫呢?”愛路易斯喊着說。“別的女人都得要學，不管她們想學不想學。”

“她不應當嫁給那個丈夫的，”他回答說。“這都是他她強迫她做的。”

愛路易斯把蕃薯盪換到那一隻手上，氣憤憤地對他搖着拳頭說，“我們沒有強迫過她呢!”

“人人都知道她恨他——”

“你應該自愧。我告訴你——”此刻那個大蕃薯盪連薯帶盪地從愛路易路巴底下溜了下去，砰礮(!)打碎在地板上。那些蕃薯是他們勞苦了整下午調辦好的呀!

“咱們的晚飯呢！”勒吉悲聲說。

幾個別的人齊聲痛苦地驚呼着從飯廳那邊衝過來。“你這賤東西！”母親厲聲罵道。

“我沒有法啦，”那女郎唏噓着說，“他把我煩擾死了！這個永遠不斷的爭辯，爭辯！我斷言如果這個不停止，我就要癲的！”

“咱們所有的晚飯呢！”主教痛惜道。他躬將下去，檢起一塊熱蕃薯來放在嘴里偷偷兒地齧着吃，倫利·戈坦也用手握了一握，偷偷兒地躲到一邊兒去吃去了。

“我斷言，”他妻子叫喊說，“如果這個爭辯不終止，我就要倒下而死的！”

“我主張咱們立即就把牠終止了罷！”比利耐不住地喊着說，“讓咱們在吃晚飯之前把牠終止了罷！我已經細細地把這事想過了，我想到了一個將要使你們心滿意足的法子，我以為是——一個合禮，合性又合法的法子。”

“什麼法子？”倫利·戈坦夫人問。

“就是這麼樣的——要赫楞問格蘭維亞要一張

離婚書。”

大家便異口同聲地叫道，“一張離婚書！”

“那麼，”比利加添說，“主教就能夠給我們結婚了。”

“什麼？”主教喊着說，“我給一被離婚的女人結婚麼？”

“現在自然囉，主教——”赫楞開口道。

但是他一個字亦不讓她說。他說，“決不！決不！”你頂好不要談這個題目了罷。”

“好，”比利說，“既然如此，我們就文明結婚罷。”

“但是怎麼結法呢？”幾個人同聲喊着說。

格蘭維亞插口說，“如果我可以提一個議，我就提議你們還是以先解決離婚的事爲好。然而離婚的事你們又怎麼能解決呢？”

倫利·戈坦夫人顯着精神上大受痛苦的樣子說，“紐約州祇有一個離婚的理由。”

“所有的證明人都死去了，”格蘭維亞加添說。

“好，”比利提議說，“我們可以往別州去。”

“哪州去。”那一個問。

“但是那樣，你們就得要住上一年啦！”

“他們可以往累諾去！”沙利塔叫道。

“但是他們到那里去，一定尋不着裁判官的！”

“咱們另外想一個法子，”比利說。“咱們把法律改變了罷！”

“把法律改變了麼！”格蘭維亞大聲疾呼道。

“自然囉。爲什麼不呢？”

“把紐約州的離婚的法律改變了麼？”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牠們三百年來沒有改變過。”

“現在有更多的改愛的理由了。”

“但是你怎麼改法呢？”

“叫立法議會通過法律草案就是。”

“沒有立法議會呢！”

“那麼，讓咱們通舉一個就是。”

“選舉一個立法議會麼！”主教極驚嚇地喊着說。

“從前的人有善良的選舉立法議會的權利，咱們現在不是一樣地有這權利麼？咱們不是亞美利加的自由民，享有立法的權利的麼？”

大家聽到這個提議，都束手無策；站着瞠目而視

了。“比利！”倫利·戈坦夫人氣喘喘地說道，“你不要做這樣的事罷。”

“我硬要做，”他回答說，“咱們將要選舉一個立法議會和一個知事；咱們既已提及裁判官，所以咱們也就選舉一個。咱們將要通過一條准許赫楞離婚的法律——”

“根據什麼理由呢？”格蘭維亞問。

“讓我看看罷，”比利想了一會道；“離棄。”

“那却是她離棄我呢！”

“這個固然是的，但是狂飲怎樣呢？”那個年青的人說着，把那一個的臉孔一望，不禁大笑了。

接着便是沈默。到後來赫楞說出話來了。“是哪，”她說，“這樣地一來，那困難的地既就除去了！這個十分合法又十分合性呀——”

“甚至於合時呀，我以爲，”沙利塔說。

赫楞轉過身去，對着她的母親說道，“你的意見怎樣？”

“說那里話，我不知道。我家從來沒有過離婚的事，但是——我想——”

她的話被愛路易斯的喊聲打斷了。“母親！你這話的口氣豈不是要允許麼？”

“你反對呢？”比利詰問道。

“我以爲這是完全背理的！假若我的姊妹做了這樣的事，我還有什麼結婚的機會呢？”

那年青的航空者轉過身去，對主教說道，“你怎麼樣呢？”

“先生，”主教莊嚴地回答說，“我教會對於離婚問題的態度是不受立法議會的決定的。”

“你要我懂到你是反對這計劃的麼？”

“我是盡我所有的權利反對牠的，”主教說，“我是奉着普通禮儀的，亞美利加的遺傳和制度的，我所代表的教會和信條的名來反對牠的！我彈劾你所提出的計劃是不合憲法的，無法律上之效力的；是無政府黨的，多妻主義的，煽惑的；是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破壞物，家就之神聖的，就是社會之存在的危險物。我一直從前雖然是反對把教會拉到政治的爭論上去的，我現在却要警告你，我將來要把那在立法議會中站來發反對這議案的言論的事看做我的天職呢！”

奉宗教的名警告你的——”

“且等，主教，”赫楞微笑着插嘴說。“立法議會還沒有開會呢。”

格蘭維亞笑道，“比利，看這光景，你似乎得不着這選舉的勝利了。”

“讓咱們看咱們所站的地方罷，”沙利塔提議說。

“讓咱們用稻草投票罷！”勒吉插口說。

主教說，“我反對你們這樣滑稽地輕視神聖的事情呢！”

“且等一等，”比利說着，就攜着赫楞往一邊去。到了那邊，就對衆人說道，“贊成新法律的請到我們這邊來——反對的就站到那邊去。”

沙利塔立刻走過來了。“我和你們一邊。”

愛路易斯也是一樣地立刻地走過那一邊去了。主教也跟着她走了過去，說道，“我是反對的，所以教會也是反對的！”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我們就把教會算一票，”比利說。

“你呢，母親？”赫楞問。

那太太站着躊躇了一會，說道，“我想要使這事好好他成就了。我想——我想——我終歸要贊成的——”

從格蘭維亞口裏發出一聲很響的叫聲道，“你贊成？”

她注視着他道，“我贊成法律。”

“倫利·戈坦夫人是一個主張婦女參政權的婦人呢！”那一個喊着說。

第·浦斯特的聲音立刻揚着說，“這是什麼事？讓我記着罷！”他拿出記事冊，就非常迅速地濫寫起來。

這其間比利轉過頭來問詩人道，“勒吉，你怎麼樣呢？”

勒吉顯着肅的樣子開口道，“這個方法據我看來——”

“勒吉，”愛路易斯插嘴道，“你住口！”

他站着躊躇着，那女郎又說道，“勒吉，如果你不到這邊來，我必不嫁給你，即使地球祇剩下來你一個人，我也不嫁給你呢！”

沙利塔道，“我以爲這是賄囑選舉人團呢！”

勒吉走過愛路易斯那邊去了，比利就轉過頭來問第·浦斯特道，“你怎麼樣呢？”

“第·浦斯特，”倫利·戈坦夫人說，“你會告訴我說你在社會事件上是承認我的權威的。”

“是，倫利·戈坦夫人。”

“那就這邊來罷，”她吩咐道；他就走到那邊去了。

“這樣，賄囑就均等了，”格蘭維亞說。

“那麼，道特爾呢？”赫楞問。

“道特爾，你怎麼樣呢？”倫利·戈坦夫人問。

“道特爾，”主教插嘴道，“你是屬於教會的，你不是麼？”

“是的，老爺。”

“道特爾，”格蘭亞插嘴道，“你會聽見過有爲醉狂而離婚的事麼？”

“沒有，老爺，”那僕役長說。

“試想想，”那一個固執着說——“想想你們將來藉着這一條法律以破壞的一切的基督教的家庭看

罷！”

“道特爾，”主教吩咐道，“這邊來！”

“道特爾，”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你膽敢反對你的主婦麼？”

但是道特爾已經走到主教那邊去了。格蘭維亞也跟着走去了，於是乎兩隊人站着對着估量着。不分勝負——每邊五人——所以倫利·戈坦就理應投那張決定勝負的票。

他們千人一聲地喊他道，“倫利·戈坦先生！”

他剛纔吃完蕃薯，還沒有注意到這爭論，現在聽到大家喊他，就嚇了一跳，瞪着眼睛望着他們，口裏叫道，“不，不！”

“但是你得要呢！”他妻子固執着說。

“我不與聞這事！”

“父親，來罷！”赫楞辯駁道，“有理性點罷。”

“倫利·戈坦先生，”格蘭維亞插口道，“那個最後向你擲炸彈的人，怎樣地說那是因為你參與政治的緣故，你記不着了麼？”

因此，倫利·戈坦自己就比先前還急切地宣告

道，“我不與聞這事！”

“但是，父親！”赫楞喊着說。

“我硬要你來！”倫利·戈夫人一頭大聲嚷着，一頭拉他到她那邊去。愛路易斯也抓着他一隻胳膊；想拉他到她那邊去。至終，那老人把身子掙脫，逃到別一間房子裏，大聲疾呼道。“不！不！不！”

“看這光景，咱們似乎已經到了葛藤不可解的關頭了，”格蘭維亞笑道。

“那邊沒有人要到這邊來麼？”比利問。

“決沒有”主教大聲疾呼道。

“決沒有！”愛路易斯應和着說。她很心地給勒吉一掃，於是乎勒吉也把這三個字背了一篇。主教很很地把道特爾望了一眼，於是乎道特爾也跟着背了一篇，格蘭維亞就完成了這合唱曲。

接着又是長久的沈默。“很好，”到後來比利說道，“我眼見這競技已經完場了。現在留給我們的祇有被壓迫民族的最後的權利——即革命的權利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格蘭維亞詰問道。

“好在我們不一定要困累你——困累你的政府

或者你的法律——像那過去的革命者所一定要行的一樣。我們打算把這城留給法律和秩序的擁護者；赫楞和我兩個人往別處去——光只我們兩個去，或者和那些願意跟我們去的同去。我們將要建設一個新殖民地，行自由法制呢！”

“比利·京敦！”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

“這事沒有別什麼辦法了，”他回答說，“沒有別什麼講法了，這是我看得到的。赫楞，你肯同我去麼？”

“我肯去，”她回答說。

“沙利塔，你呢？”

沙利塔立刻回答道，“自然囉！”

“倫利·戈坦夫人，你呢？”

“怎麼個有趣的情形啊！”格蘭維亞冷笑道，“倫利·戈坦夫人就要永遠地住到一個自由戀愛的殖民地去了！”

那老太太把臉兒轉開去，用雙手蒙着。她就是在開頑笑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料想到會聽見這樣可怕的話。“我不能去！”她大聲疾呼道。

所以比利轉過身去，問第·浦斯特道，“你呢？”

“我麼？”那新聞記者喊着說，“如果倫利·戈坦夫人不贊成，你豈能期望我去呢？”

“很好，那麼！”比利說，“我們三個人——”

忽然間倫利·戈坦自己在門口出現了。“比利，你不是要去了麼？”他興奮地喊着說。

“我是，”比利回答說。

“赫楞也要去呢！”

“是的，赫楞也要去。”

“那麼我也要去！”

“不值你去麼！”比利笑道。

“什……什……什麼？爲什麼不呢？”老人吃吃地說道。

“因爲你不肯贊同我們。”

他回答說，“我就贊同你們好麼！”

“什麼？”反對黨狂怒地喊着說。

“這樣，我們就無須乎去了！”比利叫喊說。

愛路易斯向老人撲去。“父親！你是什麼意思？你怎敢啊？”

聽了這話，倫利·戈坦就吃吃地說道，“不，不，不——我不——”說着急忙地退出房子去了。

“很好，”比利說；他本來是個年青而熱心的人，這時候不由地就娓娓動聽地對大衆演起說來了。“你們停留在你們所創造所保全的黑暗而痛苦的世界上罷！停留而且把自身陷在你們由你們自己的無知和迷信織成的羅網裏罷。至若我們，我們却要到一個承認有心權的世界上去——一個法律是爲人而造的世界上去呢！而且讓我告訴你那個世界的結婚法律——我個人所爲而生，也是萬不得已的時候所爲而死的法律——是怎樣的，就是：違犯“生”的罪惡沒有比無愛而生兒女的還大些的！”

大家都不作聲。比利再說話的時候，那就是對他自己那邊的人說的。“來——朋友們——咱們沒有所有物要捫，我們也不用浪費分離的淚。讓咱們自己去尋一架汽車坐着去罷。來，沙利塔！來，赫楞，我的妻！”

比利，赫楞和沙利塔·克尼考波考·斯密支乘

着一架汽車，溯哈得孫河而上，開到坡干諦科山中倫利·戈坦的壯麗的別墅上；那晚，他們在貯藏着人類歷史的最後五千年的珍貴之美術品的一個大宮里的那些大廳里徘徊着。這建築的華麗雖然是傾倒人的，但是過了好久，這三個冒險者纔能把他們的荒涼的心克服。

他們到的那晚上就正正式式地開了一次談話會。他們要開創一種新的文化，認清自己的嚴重的責任。千萬年的人類歷史都落到他們的腦後去了——這歷史的所有一切原來不過血和淚和苦痛的渾沌一團而已！詩人歌詠，先知傳道，科學家研究——他們曾經所產出的最良的果子不過一個千千萬萬下賤卑劣的人民不絕地勞苦，以使幾百個惰懶的寄生蟲來浪用他們的勞動的賸餘的世界一個而已。

“你們是知道，”比利說，“我曾經怎樣地爭鬥着要把這所有一切的都改掉的。你們是知道我們曾經幾次地企圖革命，和那幾次的革命是怎樣地被壓服了的。但是現在這種壞處已經被除去了，咱們得到了一個新的起頭的機緣；讓咱們決心好好地起頭罷。我

相信，不須多久工夫，那起人中間，就有一些要迷信夠了的，要來入咱們的夥的。大家生起孩子來，“生”就又開始了；現在讓咱們預先決定，教咱們將來不再有奴隸制度，不再有封建制度，不再有資本制度罷！讓咱們現在在起頭的時候把合作的平民政體的根基立好，固執着要凡來投咱們的遵守這些條件。”

比利這樣說了，而且當天就商議定了；他們立了一張字，都畫過了押，因此就開始爲那新的文化立起根基來。這三個人共同主有地產，共同主有生產。他們盡其所能，取其所需。一面，他們等着，要看那些丟在後面的在舊政體的迷信和成見之下到底回來會遭遇些什麼。

聯合旅社裏事情快快地出起來了。在比利的指揮之下，僕役長道特爾本來已經變成了一個又清醒又勤勉的鎊煤者了的；但是那比利的權威一撤銷，他便痛飲一場以慶祝他的解放，在旅社裏的受敬重的客人都去睡覺去了之後才清醒轉來呢。

他一點晚飯也沒有吃，肚子餓了。手頭沒有什麼東西，所以他就進前去，把別人逼起來，吩咐他們給

他預備一頓飯。勒吉那爾·森潑琴士一反對，他就給他一拳，打蹲下去了；這就是那不幸的社會的困苦的開始罷。道特爾一生做僕人，自卑自屈地聽從別人的吩咐。現在他却是這羣人中間的最強的人了，別人都怕他呢。從他發見了這事的時候起，他就成了一個殘忍的暴君了，其餘的人也無法可設了。

第二天早上，他的態度甚是驕橫，是因為昨晚太喝多了酒的緣故罷。他要咖啡，而且要得甚急。他把命令下給第·浦斯特，可巧第·浦斯特那其間正在企圖着要打電話給報館，好告以昨晚的風波，一點空工夫也沒有，就沒有遵得命，道特爾就踢他一脚，把他踢到房子當中去了；倫利·戈坦夫人一反對，道特爾就咒罵她，吩咐她將來在他醒來的時候替他調製咖啡。他在房子裏踱來踱去，喃喃地自語着，人人都退到角角落落裏頭去躲避他去了。

他們把他的咖啡茶獻上，把他的早飯預備好了，他一個人獨自坐席，他的頭痛准他怎樣痛快地喫他的食物，他就怎樣痛快地喫他的食物。住宅內不准喝酒是比利的規則中間的一條；但是道特爾却吩咐

人備辦威士忌和蘇打，勒吉是領過昨晚上的教的，就逃也似地跑去聽命去了。然而，不幸，他在室外立住了腳來嘗酒，却被道特爾看見了，就強迫他拚着性命從二樓的窗戶上跳下去。

這所有一切的爭鬧就使事情進入可怕的狀態了。道特爾喝醉醉睡覺了——這發生在下午——大家就開緊急會議。

“這人是一個惡魔呢！”勒吉明告道。“他將來要謀殺咱們大家的！你們只須看到我背上的傷痕就知道的！”

“這是背理的啊！”主教感歎道，“他昨晚硬罵我該死嚒！”

辦法是一定要想一點的。但是這好像那老鼠與貓的老寓言一樣——沒有人去執行呢！比利去了，沒有留下來通訊處，這可怕的事也上到他們的心上來了！

“咱們應該留他在咱們這裏的！”勒吉痛惜道。“咱們反對他，好蠢啊！”

“勒吉，”愛路易斯喊着說，“你住口罷！”

但是勒吉這一回却不肯受凌辱。“你等着，”他說，“一直等到道特爾給你一頓打罷！”

“給我一頓打麼！”那女郎兩眼忽然發了光。“我要看看他看吧！”

“他回來會要這麼樣地辦的，”勒吉說，“你看罷！你暫且把蕃薯燒焦試試看罷！”

“我把他殺了，只要他敢！”她大聲疾呼道。但是在議論的餘暇的時候裏，却只見愛路易斯沈思着呢。

他們不敢很長久地談論了——因為道特爾論到他的膳食，曾經顯出過一副令人驚愕的吹毛求疵的樣子呢！他們在指定的時候便着手工作，但是不再有比利和赫楞兩個人的榜樣所鼓起的那種熱心了。勒吉一頭鏟煤一頭哀號，哈爾冷主教大人一頭劈柴，眼淚一頭汪汪地流下他的雙頰來。等了一會兒，當工作完畢了的時候，登時就有一個紅臉的，鹵莽的獸心的人，戴着襯衣袖子的，走來坐席，用他的小刀子吃食，回回總要喃喃地說有一樣把兒食物為他的胳膊所伸不到的。

這實在可怕啊！僕役長一日壞似一日，到後來竟

應了這些不幸的人們的想像，裝起兇暴的惡鬼的樣子來了。他惡言惡語地咒得，大拳拳地打得他們到處地跑。一夜復一夜，當他沈入酩酊的睡眠裏去了的時候，他們便開會議，設法子要把這妖怪縛起來禁錮着，甚而至於想要把他殺了。可是這中間有一個不能超越的難處——就是縛人或殺人的事都得要用自己的手做，可是他們中間又沒有一個人敢做呢。

最後，他們議決：他們得要逃走才行！全城在他們的周圍，別的旅社裏可以住得，別的舖子裏可以尋得食物着。讓道特爾主有聯合旅社會以及其中所有的東西罷，他們要完全重新地生活起來呢。

所以，在半夜中間，這一隊人就出發了：就是倫利·戈坦自己，他的妻子和女兒，主教，桂冠詩人和社會新聞記者。格蘭維亞呢，他們就把他丟在後面，因為他們不敢信任他。他仍然度着他那孤獨的生活，恆常總要喝一點兒酒；當他來訪他們的時候，那就是專來嘲笑他們的困苦的。他是那仍然能夠使道特爾起敬而又不畏懼這妖怪的唯一的人。

他們走到更在城內的一個旅社裏——東江園路

上華麗的建築之一——就他們的暴君而論，他們總算是在這里度了兩個星期的平安的生活。他們蹲在屋子裏，不生火，所以道特爾乘着汽車在城裏跑過去跑過來總尋不出他們的下落來。

然而這是這麼樣的一種可憐的生活啊！他們沒有別的東西喫，就喫冷的罐頭食物——而且就是那在資本家文化之下裝入罐中的那種食物呢！他們的健康就開始衰弱起來了，而且因此他們的不耐性也漸漸地增大了，但是他們都不知道是因為什麼緣故。他們不絕地爭論工作，所以不久以後勒吉和主教兩個人就決意退出另立住宅去了。女人不會烹飪，不管她們怎樣，——又有什麼用處呢？”

那曉得這種自私的行動反而使這兩個人自己受了害。因為不久以後他們就胡塗起來，生起火來了；他們正坐着吃曬乾蕃薯和鹹肉的時候，聽到一聲汽車的聲音，便喫了一驚。他們慌忙走到一個窗子旁邊去望，嚶呀，只見道特爾那隻魔鬼在那底下仰着臉凝視着他們呢！“下來！”他吩咐着說了，又加了一把駭人的恐嚇的話。

此後便是人獵，正此那穴居人互相掠食時候在原始山林中間所舉行的一樣。道特爾從這一架樓梯上來，勒吉和主教從別一架樓梯上逃下去了。但是他們在橫過街道的時候，被道特爾看見了，登時就追着他們去，追上別一所建築的頂上，追得他們心裏怦怦地跳，一點氣力也沒有了。在這建築的屋頂上他們分散了，那不幸而被追着的是那不幸的詩人呢。

其次便是一幕恐怖的活劇，這種恐怖我們想不加諸讀者。只要說出勒吉被捉着了，挨了一頓打，打得在他主人面前地板上輾轉不安，懇求憐恤，允許做無論什麼事情，聽無論什麼命令，決不，決不，決不再企圖逃走了就夠了。因此道特爾就把他拉進汽車，載到聯合旅社他的休息所去了。

這主人找得一支長短合是的棍棒，用以感服他的遭難者。從此以後，勒吉便做了道特爾的惶恐而且順從的奴隸了。他爲他取東西搬東西；他爲他調製食物，而又爲他搬在桌上，遇着最下賤的差事都不畏葸了。他的銳氣完全被挫折盡了，他想到逃的時候不敢逃，甚而至於想到出怨言的時候連怨言都不敢出

了。

事情這樣地繼續進行，大約有一箇把月了。但是一個奴隸的能力有限，到後，道特爾便起起野心來了。他爲什麼不多畜幾個僕人來侍服他呢？再者，他爲什麼不照着全歷史上畜奴的慣例，畜一個女僕呢？這個念頭一起，便時時縈擾在他心上，使他心上發熱，到後來他就把他的男禮拜五抓來拷問，等到他把女人的隱藏處講出來了。於是乎道特爾就用一根索子把詩人捆起來，帶着棍棒，坐着汽車出發了。

他沒費氣力就把那地方尋着了，留心地守望着，等到只有受路易斯一個人在那裏的時候，於是乎他就跳了出去，抓着她的一隻手，照着奴隸驅使者所深知的方法，把牠扭了轉來，背在她的背後。他以這種方法強迫她，不叫作聲，所以把她帶走了這起人中間都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曾經出過什麼樣的一件事呢。他回到旅社裏的時候，就把她推進房子裏，吩咐她幫助勒吉替他調製晚飯。這所有一切的，你知道，都是合乎太古以來的奴隸制度的慣例的。

但是道特爾却疏忽了兩件事情：其一，汽車時代

蓄僕的難處，其二，勒吉那爾·森潑琴士鍾情於愛路易斯的事實。他們的口角，在外人看來，似乎是很利害的，但其實不過是一種企圖結婚的慣技；而今，勒吉見他的愛人快要成爲一個半醒半醉的僕人的遭難者了，他就不顧起死活來，想法子要把自身從羈絆裏滑脫，所以當道特爾一跨出房門，他就和那女郎從別個門逃出去了，到了街道上，就跳進汽車裏去了。他們轉角的時候，道特爾纔知道這詭計，走得看不見了，道特爾纔尋着車子來追。

一經走得看不見了，你可以相信他們一定要使力地跑，不使再被捉住。不再藏在旅社裏了！不再過城市生活了，却是去過那開闊的鄉村生活去了——這在他們就是“回到自然去”的運動呢！

這是一種最羅曼的私奔。這不幸的詩人得了多年的相思病，向來不大敢暗示他那對於倫利·戈坦血系的女兒那樣可畏的人物的愛慕之心的。現在他照着一種可嘉的羅曼的式樣救了她的生命，所以他竟敢強行地向她求起婚來了。一個這樣古老家庭的女兒怎樣地把那種莊嚴的國定婚禮省掉了，而且怎

樣當真地把所有一切的婚禮都省掉了，這等事情咱們暫且用帳幔把牠好好地隱蔽着罷。只要說出勒吉那爾和愛路易斯兩個人從一個架在哈得孫河上的橋上逃過，在去紐約許多哩的一個郊外的村子裏度他們的不神聖的蜜月就夠了。

無須說，勒吉和愛路易斯之被劫自然是要使驚駭深入那些被丟在後面的人的心裏去的。這兩個人怎麼樣地從他們的殘忍的主人那裏逃脫了，他們無從知道。他們所知道的只是：道特爾仍舊坐着汽車在城中跑來跑去，以便隨時下來，再攬着一個奴僕帶去。他們一從他們的第一個震駭裏回復過來，就討論自衛的方法，以防備新的侵掠。

他們的第一件要緊的事，自然是搬到城的另一部分去，加倍地預防着以自衛。他們又須得備着武器，因為將來非得要用武力抗抵是不行的。倫利·戈坦夫人，就是膾在這起人中間的唯一的能人，宣言他們得要立一個哨兵制，使道特爾不再能夠潛入他們

的保壘。

他們議論了許久，才議定任倫利·戈坦夫人爲防衛委員團長，倫利·戈坦，主教和第·浦斯特都應該聽從她的命令。他們要四點鐘一班地輪流守望着。但是，噁呀，蹲在門口，向街道上下窺規着，聽着有沒有汽車的聲音，真是令人厭倦的事啊。不消輪多少回數就把他們的決心壓倒了，就使他們把危險忘却了。

遇着主教在站衛的時候睡覺，困難就起頭了。當倫利·戈坦自己宣言他得了過重的病——他坐不起來，他不耐煩去值班了——那時候，困難就已經有好大了。那種罐頭食物的兇惡的飲食要致他的命呢！他們得要學會生無煙火，使他能夠煮蕃薯和米飯才行呢。

這就把他們的事情弄到危難的地步了。因爲倫利·戈坦夫人決定他們非得要自衛是不行的；她不准生火，她定要他守望。“你得要去守望才行，”她斷言說。

“我不去！”他回答說。

“那麼我強迫你去！”

“你怎樣強迫呢？”

“你到那個門邊去站衛，你若再溜開去睡覺，我一捉到了你，我就用油鍋子湯你的頭。”

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們長久地反復地爭論，在爭論的時候那守望的職務自然是疎忽得不成樣子了。第·浦斯特左祖倫利·戈坦夫人。他被道特爾打過許多回，不想再被打了。他既值了班；爲什麼該准別人懇求免責任呢？主教也贊同，只要有人能使他莫睡覺；要莫睡覺他真不知道他一個人怎麼能辦得到呢。那世界上最闊的人眼見得沒有一個幫助他的人，就宣言道，“我要去獨居去。”

“不准你去！”他的妻子發誓說。

“你要用武力阻着我在這裏麼？”

“正要這樣的！要你在這裏幫着我們和道特爾打仗。”

“但是這是奴隸制度呢！”倫利·戈坦喊着說，“這和道特爾所做的一樣地壞呢！”

“我不管你叫這做什麼制度，”他的妻子回答說，“我只要你不要去啦！”

那老人決定服從了；但是他還是不肯停止訴苦，成日家和夜裏他們反反復復地爭論這個問題。這是奴隸制度麼，那老人陳訴道——這是殘忍的，不能和緩的不可寬恕的奴隸制度麼？大家是在世界史上回轉了十千年了麼？倫利·戈坦夫人很憤慨地斥拒這種控訴，斷言這不是奴隸制度，乃是反抗奴隸制度的屏藩，到其次的最高文化時期——封建制度——去的初步呢！她是貴婦，是一個堡宮的主婦，是一個社會的防衛者兼保護者；其餘的人都是她的武士，她的僧侶——她的奴僕，如果他們肯受這種稱呼的話。勿論如何，他們是不應該逃避她的權威的。正如在封建制度的時候一樣，全社會的存在是完全靠着服從的。他們都得要發忠誠的誓，至死都保護他們的主婦——不然，他們就要成為那在他們堡宮左近山林中巡劫的強盜頭的魚肉了。

倫利·戈坦的抗議大約繼續了一個把禮拜，一日，他按着班次守衛的時候，窺見格蘭維亞從街道上下去。他心裏忽然以為這是得救的機會了。格蘭維亞是那力能抵抗他的可怕的妻子的唯一的人！不等到

去和其餘的人商量，他就對他的前任國務卿招一招手，國務卿開首嚇了一跳，過了一會纔走過來，與他在門口相見，聽他的控訴。

格蘭維亞見老人將這樣的問題置諸他前，他的諷刺的心裏就高起興來了。這是奴隸制度麼，或者這是封建制度麼？這前任國務卿很莊嚴地討論這個問題，吐出許多的法律上的學問，引了許多的歷史上的操權的人。

討論之間，倫利·戈坦夫人出現了。她心裏很憂慮，因為他們的所在地已經被人家發覺了；但是她決定要格蘭維亞幫助他們。他們不能勸服他來和他們接力以保護他們麼？

格蘭維亞聽了一會，就用着一百二十分的莊重，從倫利·戈坦的見地立場議論起來了。是一個開通有修養的人，是西半球合衆國的前任國務卿的他是不能假奴隸制度以裁可的，因為奴隸制度是曾經招起過世界上最開通的思想家的非難的。但是封建制度——那又是一種十分異樣的東西呢！作藩主，有主教和武士和忠誠的家臣，有威儀堂堂的貴婦敬饗宴

的餽饌，又有勇敢的射手保護堡壘，防禦強盜和匪兵——那才真正感徹有教化又有詩人的銳感的人的心靈呢！如果他們以授他以格蘭維亞男爵的爵號為適當；如果他們復興古禮，憑着刀子發誓服從他到死，如果他們推他為君主，授他以生死之權來統治他們——那麼他就允許與他們同住，保護他們，防禦那個狂暴的阿梯拉·道特爾吧！而且，到後來，事情也就是這麼樣地商議定了，所以文化就正正經經地依次地進入一個新紀元了。

讀者也許知道，那代表一個較高文化時期的封建制度一和一個較古的時期相衝突，就一定要取代那一個較古的時期的。當日訂過了條約，格蘭維亞就把他那些戰戰兢兢的家臣放在汽車裏載到他們原來住過家的聯合旅社裏。他尋出道特爾來，通知他以後格蘭維亞男爵和他的封建社會是這地方的主人了；如果奴隸驅使者道特爾要冒險來和他們為難，他們就要一致來和他戰鬥到死才休呢。

那奴隸驅使者道特爾開首還虛張聲勢，到後來遇見格蘭維亞男爵眼睛裏的凝視，看到他那嘲笑人

的冷笑，就讓步了。他情願自己去了，不再攪擾他們了。

格蘭維亞說道，“如果你感到寂寞，隨時來投奔我們，都是很歡迎的；你得要做的只不過對我誓矢忠順，並認我的權威就夠了。

“呸！”道特爾回答說；他從旅社地窖子裏拿了幾箱頂好的香檳酒，跳進汽車乘着去了。

這新文化的開幕禮用一席許多種絕美的新烹的食物的酒席舉行了。他們的主兒的保護使他們這樣地安心，他們就把他們的守衛都廢止了，就過了兩三星期的和從前的生活比較幾乎可以說是幸福的生活。

歷史上說社會的封建時期曾經歷五六百年之久，又說那使這時期終止的力量是火藥和印刷的發明。現在說這時期在這社會上只經歷五六星期之久，這也許是強迫讀者輕易信仰罷。然而實在的情形硬是這樣的，因為有幾種經濟能力在格蘭維亞男爵的家臣們中間活動，使他的政體迅速地更變了。

讀者，你知道，聯合旅社的客人吃罐食料的食物

身體並不發育興旺。他們全不知道他們所吃的食物的化學，只知道他們有一種狂妄的時時增加的要新鮮食物喫的。——就是要不是從罐頭裏出來的任何食物喫的慾望。在那炸死世界上其餘的人的大變之前，倫利·戈坦自己是以當時最有學問的科學家們爲他發明的一種特別食品爲食而生的。那是一種奇怪的食用坦伯勒特，他每兩點鐘喫一塊，喫着身體發育得怪興旺地。他的醫生警告他如果他喫別的食物，他就一定活不長久的；所以現在他時常爲立刻的死亡的心像所縈擾。

那珍貴的坦伯勒特他手邊一塊也沒有了，又不知道哪兒去尋一點來。他不知道製坦伯勒特的方子——實在說起來呢，關於坦伯勒特的來歷，他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他祇知道牠們是每兩點鐘放在一個金盤子裏端來給他罷了。

但是道特爾因爲從前是管過安排牠們的事的，又知道牠們是在哪裏製造的，所以他就走到快樂宮去，大約扒了八十乘樓梯，就尋到一少許的那珍貴的東西。他把這少許東西喫完了，身體就發育得怪興旺

地，於是乎他又去找，就把製造牠們的作室都尋着了。

那製方本來很簡單，所以沒有好久，那僕役長就學會運用機器，學會製造坦伯勒特了。他學會了做這個事情，心裏就喜得怦怦他跳。他現在是那爲別人生存上所不可少的一個神祕東西的發見者了。他是世界的新主人翁了！

起初，他恨格蘭維亞男爵及其家臣的心是這麼樣地大，他至於決心要守着祕密，讓他們困死罷。但到後來他忽然計上心來，爲什麼不把自己的坦伯勒特賣出去呢？把牠們重價賣出去，叫別人替自己作事罷！這比奴隸制度好呢！這才是實業呢！”

這個計畫一上到那僕役長的心上，他簡直興高彩烈得打喊了，立刻跳上汽車，開向聯合旅社去。他的來到在那堡壘的守衛者們中間大生出騷動出來，因爲那時候正值男爵出去了。他們生怕他危害他們的性命；但是道特爾慌忙地使他們安心了。他在離開他們之後這些時候中得到工夫把萬事細細地想過了一回，明白奴隸驅使者和實業家的不同之處了。奴隸

驅使者是身體巨大，性質殘忍，聲音粗暴，臉面腥紅，拳頭有力的；但是實業家却是衣冠楚楚態度斯文，不依靠體力的。

“你們一點不用怕我，”道特爾說。“我完全改變了——我將遵守一切的法律。”

“你——你這話是真的麼？”倫利·戈坦吃吃地說，他這時候在守衛，他理應看到道特爾就把他殺了的。

“安心罷，”僕役長說，“我是來給你們幫助的。”別的人都跑到門邊來了，瞪着眼睛望着。“給我們幫助呢！”倫利·戈坦夫人應和着說。

“是的，”道特爾回答說。“我想咱們已經口角夠了，我已經得到了一個使萬事安定的計劃了。”

“什麼計劃？”

但是他不肯告訴他們。“等格蘭維亞回來罷。他還是你們的監督，他不是麼？”

“我們的男爵，”第·浦斯特正正經經地說道。

“不錯，”那一個說道。“不管他是什麼，我總要先同他講出來。”

晚飯預備停當了，他們驚惶了一會之後，才請道特爾和他們同喫；但是道特爾辭却着說，“我現在不吃那種食物了。”這倒使他們愕然了。但是他們所能使他告訴的也就只此而已。他是一個實業家，他說，他的事情是要同政府講的，不同他的屬官和下輩講的。

格蘭維亞男爵回來了，就在聯合旅社裏的一間偏僻的房子裏開祕密會議。政治家和實業家在這間房子裏結重要的密約，這回並不是第一回；如果咱們大着膽子把這回所發生的事正正確確地說了出來，也許要被人家歸以舉發公人和法體的腐敗情形的罪罷。但是一個忠誠的歷史家是必不讓批評的恐嚇把自己從正道上推下來的。後來的人都要求知道實在的情形，而且依理咱們也應該要使他們知道實在的情形才對呢。

道特爾的議案很簡單。他發見了最好的食物了，其餘的人沒有這食物是不能生存的。他業已把那製方撕爛了——極珍貴的衛生坦伯勒特的奧祕現在完全存在他的心裏了。其餘的人沒有法子能夠得到牠，

只有和他講合。他要造坦伯勒特，賣給別人，以求一種代價呢。

“什麼代價？”格蘭維亞立即問道。

“你們這些人須懂得，”道特爾說道。“你們須得吃這些坦伯勒特，不然你們就要死。到結冰的時候，你們的鐵頭大部分是要爆裂的，那時你們往哪裏去呢？”

“把你所要的代價告訴我罷，”格蘭維亞說道。

“你們是活不長久的，”道特爾難和解地接着說。“你們要和我開仗，把我趕跑，但是你們的病要漸漸地重起來，到結局你們還是免不掉要來求我救你們的命的。”

“道特爾先生，你所做的確實是一件驚奇的事呢，”那男爵圓通地說。讀者，你可以相信，“先生”這兩個字僕役長並沒有忽視牠，因為他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稱呼。

“我知道這是一件驚奇的事，”他滿意地說。

“你賜人類以一種恩惠，一種永遠使你的名聲顯赫的恩惠。那一定就是你的滿足的一個原因罷。”

“不錯，我滿足，”僕役長說罷，把他那雙小小的豬眼睛一瞬。

“你所需要的東西，我包你容易撈得到手就是——你所應該賜給你的同胞生活上所必需的知識，你不會想要扣尅不給了罷。你會要大方的罷——”

道特爾說：“開眼睛點罷，格蘭維亞先生——”

“男爵，”那一個改正說。

“開眼睛點，你一點不要那樣地戲弄我罷！我是一個實業家呢！你知道麼？”

“一個實業家？”格蘭維亞驚訝了一會道。

“一個實業家，我不是爲我的健康來做事的。咱們不要慈悲地談這事了——而且你們亦可以一樣地救你們的命的，因爲這個東西不會有什麼用處的。”

“啊哼！”那一個捺住了性情道——因爲一個人對付實業家的時候是非得要捺住性情是不行的。“道特爾先生，把你的條件講出來罷。”

那一個靠攏去一點兒，回頭瞧見門關好了，就說道，現在你聽我說，“你我有什麼爭的。這人羣中能做事的只有咱們兩個人。咱們爲什麼不聯做一起，叫其

餘的人替咱們做事呢？”

“道特爾先生，我委實十分願意籌商出一個計劃來。我對於你沒有什麼惡感。”

“不錯，”道特爾說道——“那麼讓咱們談到事情上來罷。我起先要叫這些人替我做事，他們都不肯做。那也許是我太殘酷了一點罷。我願意承認——我當時喝醉了，一個人喝醉了的時候就不完全是他應該是的人了。你懂麼？”

“完全懂，”格蘭維亞說着，微微地一笑。

“好，他們離我而去了，我想要把他們弄轉來。我看着這光景好像就要開仗似的，也許我要受傷的，那有什麼用處呢？但是現在你已經使他們服從了你，而且萬事都進行順當了。你已經組織了一個政府——一種——”

“一種封建社會，”那一個插口說。

“我全不知道什麼封建社會，我只知道實業，我看這個似乎是一個好事情。現在你和我同着進去，咱們把這些坦伯勒特賣給他們，叫他們付代價。你看如何？”

格蘭維亞更加懇切了。“一個很好的計劃，道特爾。但是你明白，自然囉，我也是一定要有一些坦伯勒特的。”

“當然囉！”道特爾說，“我所要談的就是這樣的。”他把他的椅子更拖攏了一點，開始用一個手指頭在格蘭維亞的膝蓋骨上輕輕地敲着說，“我所想出的法子就是這樣的。這些人們每兩點鐘一定要吃一塊坦伯勒特。每天就打算睡八點鐘的覺，也要八塊。我不相信他們要睡這麼長久，但是咱們暫且准其他們睡這麼長久罷。事情的要點是：咱們要他們做十六點鐘的工作，就給他們八塊坦伯勒特，那就算是他們的工資了。”

“我知道，”格蘭維亞說。

“他們那樣地也過得下去了，他們爲什麼不心滿意足地過將下去呢？他們不需要別什麼，只需要食物；他們能夠出去白白地尋得衣裳着——”

“他們要是每天得要做十六點的工，”那男爵提醒說——“只怕也沒有好多出外的時候了。”

“那麼，”道特爾說，“他們暫且可以穿着他們所

有的衣服，餘外的咱們將來再考慮罷。要緊的事情就是：咱們對他們提出條件，每次他們做兩點鐘的事——咱們吩咐他們做的無論什麼事——咱們就給他們一塊。”

“但是何處有益於我呢？”格蘭維亞問。

“你麼？”道特爾說。“你自然做監督啞——”

“男爵。”格蘭維亞改正說。

“好，就是男爵。你是一個貴人，我自然不期望你做工。我的意思是：你和我兩個人應該能夠靠着那四個人安樂地度日，如果你肯操縱他們，留意使他們做所吩咐給他們做的事——那自然是一件當緊的事呀，你這樣做，我當然要報酬你啦。”

“什麼報酬呢？”格蘭維亞問。

“何消說得呢，一天自然給你八塊坦伯勒特，以酬你監工的勞啦——”

“統治，咱們叫牠做統治罷，”那男爵改正說。

“好，就叫牠做統治罷。你每天得八塊坦伯勒特，你就可以像一個紳士，恰恰像我一樣地過活了。”

兩人暫時沈默着。格蘭維亞考慮着這個條陳。道

特爾急着望着他，望了一會，便爭辯道，“我以為這是一個公平的出價了。這實在和舊世界是一個樣子。你是政治家，是治人的人——我是實業家，是主有財產的人。其餘的人，他們都是做工的人。咱們能夠過很好的生活了——咱們可以叫人把地方收拾得潔淨舒服地，咱們困倦的時候就叫一個人來事奉咱們；他們中間哪幾個一搗亂子，或者事情做得不對，咱們只須把他們開除，他們就沒有坦伯勒特吃，就要生病的。據我看來，這一個條陳你是不可以不允從的。”

格蘭維亞站立起來，顯着他那極和藹的笑容，對僕役長伸出手來道，“道特爾先生，你是一個才子呀！你是昔日所謂事務家，實業的先驅者呀。你既能想出這樣的計劃，又能解釋得這樣明瞭，可賀可賀。聽了你說了之後，我在人類之進步的學校裏進了幾世紀呢。我變成一種新的貴人了，一個現代的貴人了。資本主義時代已經開始了！”

這個會議就是如此這般地閉幕了，資本家道特爾和政府格蘭維亞男爵轉去和那衰亡的公衆討論事情，那公衆，無須說，自然也在那裏等着急於要知道

這裏所發生的事情囉。

道特爾坐下，先咳了一聲，然後纔開口道，“諸位太太和諸位先生，我已經和格蘭維亞先生談論過了——”

“格蘭維亞男爵，”那一個改正道。

“和格蘭維亞男爵談論過了。我有一段最重要的新聞。我起先之所以不肯講給你們聽的，是因為我要先同格蘭維亞討論一下，看我確實是已經把萬事整理停當了沒有。這重要的事就是：我到處搜索，把那從前倫利·戈坦先生常吃的食用坦伯勒特的配製的方子尋着了。”

“哦！”公衆齊聲喊着說。

“給我罷！”倫利·戈坦自己大受激動地喊着說。

“自然囉！你是懂得着的囉，”道特爾接着說“要整理停當這麼樣的一件事情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啦。我直像一個獸子似地工作，但是現在我想我已經將這事情整理停當了。我已經和男爵討論過了，他也想我已經將這事情整理停當了。”

“你能製坦伯勒特麼？”倫利·戈坦喊着說。

“是呀。”道特爾說。“有事實在這裏呢，我帶了一衣袋坦伯勒特在這裏呢。”

聽的人都跳立起來了，臉上顯着可憐的興奮。

“給我們些罷！”

但是道特爾一點也不動憐憫之心。“暫且莫急吧，”他說道。

“但是你確實要給與我們麼？”主教喊着說。

道特爾咳了一聲。“還有幾件事要討論呢，”他回答說。“你們不是料想我要白白地捨給你們麼，你們是這樣地料想麼？”

說到這裏，那男爵俄然走進來了。“如果我可以提一個議，道特爾，”他和靄地說道，“那我就主張你給他們每一個一兩塊坦伯勒特嘗嘗。那才合乎營業前例——證據坦伯勒特，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你要叫他們知道你所製的是真的坦伯勒特才行。”

道特爾遲疑了一回，這纔慢慢地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小匣子，抽出五塊坦伯勒特來，給格蘭維亞一塊，其餘的也每人給一塊。

“你可以給我兩塊，”格蘭維亞溫柔地提議說，那

資本家就順從地給了他。”

看到這些受難的人的臉上的又熱望又興奮的神色，無論什麼人的心腸，只要不是鐵石做的，都要受感動的。他們把坦伯勒特察看了一回，這纔放在嘴裏，讓牠自己在舌子上融解。哦，好稀罕，好奇異的味道兒呀！無論什麼人只要看一看倫利·戈坦自己的臉孔就會知道那僕役長真是尋着那製方了的。

那奇異的小塊塊兒在他們口裏融的時候，他們都沈默着。一融完了的時候，他們就做出渴望的嘆氣聲，渴望的嘴面來了。“我還吃得一塊，”倫利·戈坦說。

但是道特爾業已把那個匣子揣進衣袋裏去了。“規定每兩點鐘一塊。”他果斷地宣告道。說罷，把頭髮扶上，又說道，“現在讓咱們談到事情上來罷，你們這些人此後都要以坦伯勒特爲食而生的，我料想。”

“是，是，”倫利·戈坦說；別的人也點了點頭。

“那麼，”道特爾說道，“你們懂得這些坦伯勒特是費了力造出來的。而且將來要造坦伯勒特也總是吃力的工作。我已經和格蘭維亞談論過了，他也贊同

我，說這個很公平。你們替我做兩點鐘的工，我就給你們一塊坦伯勒特。”

“但是，”他們喊着說，“我們每兩點鐘得要吃一塊坦伯勒特才行呢！”

“正是呢，”道特爾說。“你們睡覺的時候是無須乎吃東西的，你們想可不是麼？”

“我們醒的時候豈不是都得要做工呢？”主教喊着說。

道特爾把肩膀一聳。“我不管你們作工不作工，”他說，“我不管你們所作的是何等樣的工；我只告訴你們在什麼條件你們可以得到我的坦伯勒特。”

“可是，”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這樣我們就不能吃你的坦伯勒特了！”

那一個又把肩膀一聳。“不錯，”他說，“那麼，你們沒有坦伯勒特也能過啦。”

接着便是長久的沈默；他們悟了好久才悟到他們現在所處的是苦境。“你要我們做什麼樣的工作呢？”第·浦斯特詰問道。

“到了那時候我自然要告訴你們我要你們做什

麼的，”那一個說。“我要你們事奉我和這位格蘭維亞先生。”

“事奉格蘭維亞麼？”他們喊着說。“可是我們爲什麼要事奉他呢？”

“因爲，”道特爾說，“他是男爵。你們是不期望一個貴人作工的，你們期望麼？他將要當——男爵，你要當什麼？”

“啊哼！”格蘭維亞咳了一聲道，“我要當——姑且說要當總督罷。我想這個於我是適當的官銜了。道特爾先生做聯合食用坦伯勒特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又是沈默。人想不出比這男爵的家臣的臉孔還要悽慘些的東西了。“請，請，”到後來主教說道，“請把工作的性質告訴我們罷。”

“爲什麼呢，”道特爾說，“你們自然是知道工作是怎麼一回事的。你們事奉我們，替我們收拾房屋，我們要喝的你們就替我們取喝的來——你們只須百事勤敏些就夠了。”

“你們不用擔憂罷，”那男爵——或者咱們現在不如說，總督——接着說，“我們要你們做什麼我們

自然會告訴你們的。”

“可是，”倫利·戈坦自己喊着說，“我不能做這樣的苦工呢！你們知道我是一個老人家。”

“我們回來讓這裏這個主教做那苦的工作，”道特爾說。“他是一個有力的漢子。而且苦工似乎也和倫·利戈坦夫人合得來。”

那社會主婦瞪着眼睛望着他。人難相信這個人和那從前做她的諂媚的奴僕的人是同一的人。“你怎敢”啊！”她大聲疾呼道。

道特爾毫不理會這話，仍舊往下說，“你們不用擔憂，我們不至於把事情弄得太難的。你們只要愉快而且慇懃地做所吩咐給你們做的事，我們就沒有什麼難為你們的了，而且你們也就得到了你們的坦伯勒特。我們不想屈辱你們——我們不強迫你們穿自腰至膝的短褲和其他和這相似的東西。但是你們在起頭的時候然能夠一樣地懂得着的，如果你們要坦伯勒特，你們就要作工；無論什麼時候工作做得不得當，我就罰你們一塊坦伯勒特。你們知道麼？”

倫利·戈坦夫人極憤怒地跳起來道，“我不管這

些辦法！我不吃你的坦伯勒特！”

“我也不吃！”主教大聲疾呼道。

“我也不吃！”第·浦斯特應和着說。

道特爾露着牙齒一笑。“不錯，”他說，“那隨你們的意思。你們是自由民，人人要不作工就可以不作工，這是人人的權利啦。”他轉過身去問那老人道，“你怎樣呢？”

倫利·戈坦躊躇了一會，說道，“我——我——你是知道這個情形的。我的醫生告訴我——真的，你是知道的，你這樣地吃住我，好苛刻啊！”

“你打算作工還是不作工呢？”道特爾詰問說。

“醫生對我說，”那老人辯護說，“如果我要活命的話——”

“那麼你作工啦？”

“是的，我作工。”

“倫利·戈坦，羞哉你也！”他的妻子喊着說。

但是那一個從旁邊躲到那僕役長的巨大的身軀後面去了，那僕役長就明明地說他預備要保護契約和開業的自由的根本義。所以別的人都轉過身去，幽

慘慘地從房子裏整步地走出去了。

成日家老倫利·戈坦蹣跚地走來走去，卑下地事奉總督和聯合食用坦伯勒特有限公司的總經理。食用坦伯勒特機器移到聯合旅社裏，就轉運起來了，同時那反叛團體的三個人員另外在那邊兒煮罐頭食物吃，甯願受內臟的苦痛。

“你猜想他們支持得好久？”道特爾說。

格蘭維亞回答說，“我只要一兩天就可以使他們鎮定。”

他尋了一架汽車，坐到行政院去，這行政院佔了城的低部分的一百把個方哩。在警察署他尋着一本政府禁止發行的書，一卷灰黃色的，充滿着革命感情的書。這書的名字叫做“食物商”，把那給大多數人吃的罐頭食物的調製時候所易有的可怕的情狀都暴露出來了。這書裏說肉東西怎樣地充滿着無水亞硫酸鈉，蔬菜怎樣地用蘇打安息酸和煤炭烟脂粉料防腐，還有許多的名目要許多個全段落才印得下。一個人

只要讀一讀這些可怕的事情，背脊上就要打寒噤；那鬼魔似的格蘭維亞親睦地去拜訪那三個被動的抵抗者，回來的時候做着個無意識的樣子把那卷書扔落在他們那裏。

那主教本來是一個好研究的人，就把牠拾起來。心想牠裏頭或者有製食用坦伯勒特的密方，他就把牠通讀一篇；他讀過之後，自然保不住就和別的人講了。此後，他們的食物裏便加了一種關於無水亞硫鈉和蘇打安息酸的談話做的一種醬油進去了。那當真是食物做鬼呢，或者還是那書做鬼呢，沒有一個人知道，只知道過了個把多星期他們的抵抗力就被拆服了，他們三個人商量悲傷了許多回之後，就走到那資本家的跟前，宣告自願屈服了。他們願意依他自己的條件替他做事；一塊坦伯勒特做兩點鐘的工，忠忠實實地做兩點鐘的工。契約立過了，都當着那總督的面前畫過了押，所以資本家制度終於正正式式地成立了。

諸事平平靜靜地進行，大約過了一個把星期，道特爾喝的爛醉，但是他是不准鞭撻或者虐待他的工

人的，因為有總督維持秩序，施行公道。格蘭維亞有着那舊政體的遺傳做他的後盾，又藉着他那鎮靜的偽態，他扶持着道特爾使其依着實業界的定則行事。僕役長得要記着自己不再是一個奴隸驅使者了；自己是一個紳士了。不管他怎樣地喝醉了。都得穿適當的衣服，靴子要擦得光光的。他得要受先生的稱呼，得要尊重法律和秩序。

事情到底這樣地斷續了好久，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的。這制度的第一次的破壞的發生，是因為道特爾對於調製坦伯勒特的工作覺得討厭了。調製一宗供這全社會吃得三天的糧食就大約要半天的苦工夫，道特爾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親自去幹這樣的事。一個紳士得要站在一口冒着藥氣的鍋子旁邊調合食物，這是一種何等樣的荒謬的事啊！

“可是，”那總督大聲疾呼道，“此外你有什麼辦法呢？你又不能夠讓他們來幹這工作。”

“呸！”道特爾咆哮着說，“我為什麼不能呢？”

“你要傳讓你的製方啦！”

“那麼，”那一個說，“我不用讓他們使用我的製

方，我豈用讓他們用我的麼？”

“這事情你怎能阻止得着呢？”

“容易得很。你政府把着做什麼的？”

“可是政府有什麼辦法呢？”

“禁止他們。設他們製坦伯勒特若不替咱們製，你就要給他們一頓打。”

“天啊！”總督感歎說。他坐着沈思着，忽然間他臉上散滿了快樂的神色。“我可以給你發一張專賣特許狀！這樣，要是哪一個一違犯牠，咱們就可以把他下在監裏了！”

“我不管你叫牠做什麼，”道特爾回答說。“我要你做的是把事情辦妥，叫我無須乎作工。”

所以總督就把那小人羣召集攏來。他們是一個文明社會，他說，現在是他們的立法的時候了。他們先宣起實施舊通法，然後着手來討論立法問題。近來大家要求定專賣權的法律，鼓勵有發明天才的人明明是一樁重要的事情。人對於社會的利益沒有比發明新的省力的機器，甚而至於沒有比發明運用已有的機器的法子還大呢。應該替發明家定一條法律以

保護他的發明力所生的果子才行。因此就正正式式地制定了一條法律，就是：凡發明一種製法或者一架機器的都可以到總督那裏去把他的要求權注入冊子裏，總督就把那一種製法或者那一架機器的獨享使用管理權給他。

當這條法律已完全制定而且寫好在成文法令書裏的時候，那聯合食用坦伯勒特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就拿着那食用坦伯勒特的配製方子和配製手續的陳述書上前來了。總督接着陳述書，順序地收入衣袋裏，作了一篇短簡的演說，把文化的利益指了出來；道特爾無須再隱蔽着他的知識了——可以記錄出來，使將來的後裔得利益。格蘭維亞訴諸宗教的制裁和愛國的心情，訴請對於歷史上的偉大的遺傳物的尊敬心和對於法律的不可侵犯的敬重心；他的聽者們的心臟快快地悸動，都以自己作了一個有麼個聰慧的發明家和這麼個有口才的總督的一個社會裏的人員而自驕。

可是，噯呀！第二天，當他們發見了專賣權的真義——就是他們得要做調製他們自己的食用坦伯勒

特的工作，又得要做調製道特爾和格蘭維亞的的工作的時候，他們的熱沈就迅速地降低了。道特爾一個人坐在旁邊，獨自拿着一把櫻葉子扇子煽着（因為那時候天氣很熱，）倫利·戈坦夫人則站在那裏用一只長柄杓在一個大鍋裏攪東西。主教把衣服都脫掉，只穿一件汗衫，劈滿室室的木器，以做燒火柴。第·浦斯特取東西搬東西，做種種的雜事，倫利·戈坦自己則蹣跚地走東走西，替聯合食用坦伯勒特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去取薄荷酒呀，礦水呀，和其他的東西呀。

據書上說，資本家制度好比一架汽車，三四個人坐在裏頭呼吸新鮮空氣，游覽風景，世界上其餘人都喝灰塵和臭氣。這工人階級裏的人員儘着喃喃地自鳴不平，但是不知道想什麼辦法。道特爾一聽到哪一個稍微露出一點不平之鳴，就即刻回答道：“出去喫罐頭食物，自行設法度日去。”他們一想到要造反，又有那政府用刑罰恐嚇着。他們完全不知道普羅列塔利亞的任務，所以他們是得要經過那所有的痛苦的手續的。

起初，他們的不滿化爲獨進的討畫，在亞美利加，人人有興起來而做大總統的機會。他只須運用他的天才；只須扒出去向前擠去就夠了。年青的人，往西方去罷！

譬如第·浦斯特啦。他受過頗多的報章教育。他當時做過主要的社會新聞記者——而且在2000年這個社會新聞記者會佔到過那在1913年指定給棒球熟手坐的上座。所以他但願能夠勸服支配階級關心文學啊！譬如，他們不喜歡出一種大事日刊麼？他們不喜歡使他們的法律用好的專門的文字整整潔潔地寫出來麼？第·浦斯特提出所有這一切的事情，然而都屬無用。支配階級中間沒有藝術的保護者了。

於是乎主教上前來了。他們的劇烈的鬪爭的時期過去了，現在是他們再來關心他們的靈魂的時候了。他們當然不至於一味地沈湎於那鄙陋的物質的人生的樂趣而把那些宗教的大的要求權都忘却了罷！人活着，不是單靠麵包——甚而至於也不是單靠食用坦伯勒特呢。在現代的社會上，對於教義非得要有一點認識是不行的。

哈爾冷主教大人的聲音這樣地說了；就暗暗地走去看格蘭維亞怎麼樣地處置。這件事情是決不可疏忽的，他說；百姓民中間大有不滿意在呢，如果不使他們的心意從世俗的物事上轉開來，他們也許不久就要墮落而成爲那煽動民衆的煽動家的肉食了的。在昔日，教會是和貴族占一樣的重要的地位；那個把那上帝在地上的牧師貶爲砍柴者兼汲水者的社會是有禍的啊！

那總督嚴肅地聽了，就說讓他細細地想一想罷。主教的話裏頭也許有一點道理存在着。不過在這新科學昌盛的時代，教會想要恢復牠在中世紀所握的權柄，那大概是期望不到的；但是牠也可以盡一點雖然稍微次一點的，却是很有用的義務，這個是沒有問題的。“等我回來和道特爾討論一討論罷，”格蘭維亞說，“看他的意思怎樣。”

“但是爲什麼要和道特爾討論呢？”他大人看到這方面沒有多大的希望，就詰問道。“你不是總督麼？你不當說話麼？”

“你的意思到底是怎樣的啦？”總督反對說，“你

光只要得到那到民間去傳道的許可麼？”

“何消說得呢，”那一個說道，“我自然要得那個
啦，但是——我——我得要活命呢——”

“換言之，”總督說，“你就是要白白地得到些食
用坦伯勒特，是麼？”

主教擺着威嚴的樣子道，“‘工人得工資，是應當
的。’這句話你是聽見過的。”

“是的，”那一個說，“你懂得，坦伯勒特是得要出
自道特爾之手的。我除掉我自己吃的而外，也是一點
都得不到手的。”

“但是，”主教提出異議道，“贈點基金給教會如
何——”

總督說，“這事情一定要私人做的。要國家捐錢
立教會現在是全然不成問題的了。我和你一樣的，都
知道，主教要替教會募基金，是非得到資本家那裏
去是不行的。”

所以這事情就達到道特爾的跟前去了。要叫這
個無情的實業長捐食用坦伯勒特給教會不是易為的
事，但是到後來，經過了幾次的會議之後，他才肯理

會這件事情。哈爾冷主教大人一星期做六天的砍柴者兼汲水者，在安息日他就給他八塊食用坦伯勒特，主教接了這八塊坦伯勒特，就得要開教會，對他的聽衆傳道。

論到這些講道的性質，麥特爾就直言不諱了。主教可以隨意傳天上的事情；可以隨意傳未來世界的事情；不過關於2000年聯合旅社的事情，他的道就得要清白而且無誤。他得要講這經句，“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他得要講這經句，“叫自己謙遜卑下地待一切勝己的人，而且要在上帝意命自己來到的人世間裏盡自己的義務。”又要講這經句，“僕人聽從你們的主人。”又要講，“尊敬那些奉着那極智慧的的上帝的委託來管理國家財產利益的人罷。”

野心也在倫利·戈坦夫人的心靈中活動着。她的職務是配合攪拌食用坦伯勒特，那製造食用坦伯勒特的一切的連帶的機器都要她指揮着人撒開，擦擦乾淨，又翻攏來。她是一個能幹的太太，她肯思考她自己所做的事。那機器中間，有一部分他們不知道怎樣地用，因此那製造的手續中間，就有一些要花費許

多無須花費的時間。所以倫利·戈坦夫人就起了野心：她想要把那些製造手續發明出來好省時間呢！

她的野心，你知道，就成爲正當的實業了。她爲什麼不應該取得專賣特許狀呢？她爲什麼不應該成爲資本家，把倫利·戈坦家系原有的高貴恢復轉來呢？做了整天的工夫之後，她就坐着研究半夜的機器；因此，到後來就——Eureka！她是一個發明家了！

她是一個實業家。她知道這樣的事情是得要小心翼翼地進行的。她坐下來，照着請求特許狀的請願書的程式把她的意見寫成一張正確的陳述書。她取了三個證明她的要求權的人的甘結。於是乎她就把這東西遞給官府。

所謂官府者，自然是指格蘭維亞囉。格蘭維亞讀完那陳述書，把兩道眉毛揚了起來，說道，“哼，這個很有趣兒。這是一件待要切實考慮的事情呢。”

“這個有什麼考慮的必要呢？”那請求者詰問說。即刻把我的專賣特許狀發下來罷。”

“唉，”那總督說，“你知道——啊哼 這個事

情很複雜。你的專賣特許狀和那些已經取得專賣行許狀的製造手續有關係。得要去查一查案卷才行。你知道，這是很難區別的，而且又是萬不可混亂的，萬不可誤解的。”

所以那請求者就走去了；那政府和那大實業家就開起祕密會議來。“到底怎麼樣呢？”道特爾大聲疾呼道。“你不是要把這專賣特許狀給她麼？”

“那我不知道，”總督說。

“但是我將不讓她使用我的機器呢！”

“自然不讓她使用啦，”總督回答說。“但是這個據我看來不過純粹不是一件虛有其表的事情，你可知道。如果咱們把這專賣特許狀給她，那就一定能夠使其餘的人都滿意。他們都一定要說咱們是不偏不倚地施行法律的；人人都有一次好機會——貧富在法律的眼睛里是平等的——還有許多別的和這相類的事，你可知道。但是實在說起來，那於她有什麼好處呢？她是不能使用你的機器的；她從前沒有偷看你的製方，她又怎麼能夠製得出食用坦伯勒特來呢？這其間她還是要照舊替咱們製造食用坦伯勒特的。咱們

只管坐着不要動，到結局她一定要把她的發明物賣給咱們的。”

“賣給咱們麼！”道特爾喊着說。“呸！你想我拿什給她呢？”

“我的親愛的朋友呀，”總督笑道，“你不用給她好多，我不勸你給她特許費，你可懂得——你只要給她些現坦伯勒特就夠了。”

於是乎事情就這麼樣地辦妥當了。倫利·戈坦夫人的專賣特許狀合式地發下來了，好個高興啊。無須說，那些同着牠當工資奴的自然是要妒忌她的好運氣的囉。但是他們又不得不承認這奇異的新文化是很有益於人人的。

但是，哎喲倫利·戈坦夫人的閒暇與奢侈的希望呀！帶着孩子氣的深信，她便着手用新機器造起食用坦伯勒特來，她正在造着的時候，忽然接到一張總督依照聯合食用坦伯勒特有限公司的總經理的請求而出的禁令。噯呀，她的手脚都被捆起了——而且她身上又被加上了一筆大認費的負擔，而且被那執有原專賣特許狀者告了一狀，要她賠償損失呢！

她便不得不去和道特爾妥協。但是及至她聽到道特爾的出價：就是以後的六個星期里，一個星期給她三塊食用坦伯勒特，以換她的發明的全權的時候，她便當着面嘲笑他。他走的時候，起誓說她還沒有承認這樣的條件的時候，坦伯勒特還是只准用舊法製造的。

但是，哎喲那不幸的女發明家呀！她，就是社會的主婦，斯密士琴士·倫利·戈坦的微微安那·安薔爾斯坦夫人，現在忽然間覺察到那只有勞力出售，沒有別的東西恐失！只有羈絆恐失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運命了！那大資本家等她的答復等了三天，於是她就接到通告，說再等三天，如果她還不承認他的條件，他就要把她的烹調坦伯勒特的工資減去百分之十二又二分之一——這句話用明顯的，殘忍的話講出來就是要倫利·戈坦夫人宣誓每天多做兩點鐘的工作以求那支持她的生命所必需的八塊食用坦伯勒特呢！

慟哭的當然慟哭得利害，威嚇的也十分威嚇得可怕。雙方面這樣地不滿，至於一定要那總督來干涉

才行了。總督讀了幾條關於反叛輕視國旗的法令，主教舉行特別的禮拜式，講了一篇關於法律和秩序的道，這回說講道，論口才，論確切，比西半球聯合教堂里在大變之前所講的任何的道都要勝些。

到結局，自然是倫利·戈坦夫人降伏了，把她所發明的東西做六星期每星期六小時的休假賣掉了。但是她回去作工的時候，心里却充滿了苦痛與暴怒；於是乎就有一個新而可怕的觀念誕生在這新社會上，生了之後不多久就化成一個形體跑到官府那里去了。這跑到官府那里去了的那個形體就是主教遞的一張報告，說他聽到倫利·戈坦夫人說回去作工的時候心里就決定要使那任何喫她調製的食物的資本家受危險的。所以現在這聯合旅社里四處便祕密地遍傳着一個可怕的字。Sabotage!

這樣的惡弊是不單獨地出世的。曉得用經濟解釋歷史的人自然會懂得在那現在業已得勢的組織完備的營私舞弊的制度之下，所有的現代文化的種種

惡弊都一定要出現的。譬如社會工人所知道的叫做“實業飲酒”(Industrial drinking)的可怕的現象啦。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第·浦斯特喝酒去了，在星期日早上，哈爾冷主教就須得講一篇反對縱飲烈酒的道，預示那反對違禁販酒商的法律不久就要制定的。

主教更想要立了一個反酒館聯盟，要以這聯盟會的會長的資格而接受一份食用坦伯勒特的捐助。主教這一個主意一說出來了，道特爾的心里忽然就決定了，說於這樣的事情他却是承認有地方選擇權(Local option)的——如果一個工人在星期日喝酒，那麼，星期一罰他挨一天的餓就是了。那主教一辯論這種辦法將來要生出勞動無效(Inefficiency of labor)的結果來的，道特爾就答道對於勞動無效這一層他是一點也不擔憂的。“因為倫利·戈坦夫人把那新製造手續發明出來了，”他說道，“所有的咱們所需要的食用坦伯勒特，咱們只消幾個兒鐘頭就可以造好了，所以我現在還得要想怎麼辦，纔能使你們這些人在其餘的時候都忙碌呢。”

“啊，哎喲！”主教愁着臉搖了搖頭，說道，“但願

你信仰高尚的生活，把你的財產完全用去改良你的同胞的生活啊！”

“換一句話說，”道特爾譏刺地說道，“就是但願我使其餘的人勤勉地工作些，好使你無須作工麼！”所以那主教就快快地回去劈木器去了。

不久以後，社會上又發生了一個還要可怕些的現象——罪惡的現象。我們本想要省着讀者的心情的，但是這事情有深長的社會的意味，所以這痛苦的故事就得要講出來才行。奇怪是奇怪的，然而那個離正道的人却是那個前任社會主婦呢。瑪密士琴士·倫利·戈坦的微微安那·安蓋爾斯坦夫人在貪婪，妒忌和受挫折的痛恨之中，把她的種族的遺傳忘却了，把所有的她所負於祖先的遺名的，就是把她得要對後裔立的榜樣都忘却了——把樣樣的事情都忘却了——倫利·戈坦夫人成爲一個賊了！

暫時之間沒有人懷疑。她常常作劇烈工夫，自然是不免要疲憊要說頭痛的。她闕了半天，大家也不懷疑，主教帶給她以精神上的安慰，第·浦斯特來訪問她的病狀的最近報告書，好取些材料出來寄到世界

新聞社去。可是，做着一切的罪人的樣子，倫利·戈坦夫人變膽大了；她有時竟許多整天地睡在床上起來了——她睡得這麼樣地長久，至於把那生產的機器的組織破壞了，所以就生出食用坦伯勒特的凶荒來了。她雖然害了病，雖然沒得東西喫，然而她總不瘦；實在說起來呢，她的樣子比從前還好看些了。

所以到後來那聯合食用坦伯勒特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就起了疑心，就走到政府那里去，和政府商議，商議了之後，那實業生活上就又生出了一種新的發展，資本進化所產的最危險的一種東西——勞動偵探。那被選出來擔任這種不可愛的職務的人是咱們的不幸的朋友第·浦斯特呢。爲什麼要選第·浦斯特擔任這種職務呢？讀者你如果要知道這個的由來，你只要回想一下他是已經墮入惡鬼糖酒的羅網里去了的，你就會明白的。他受了試探；一塊總食用坦伯勒特一天，他答應去監視倫利·戈坦夫人的行跡。

起初，他一點什麼也沒有探得，僱主方面不滿意，威嚇着要斥退他。但是這是一種艱難的情況，因爲那些握權的人覺察到了：如果把他斥退了，他也許

要把政府的秘密計劃宣揚出去的。所以仍然還是發薪資給他；到後來，他極興奮地走來，說看見倫利·戈坦夫人把手滑到枕頭底下，摸出一塊食用坦伯勒特吞着喫了。她全然不是害病；她是做賊呢！

所以那從來動搖聯合旅社里頭的社會的最大的毀謗來到了。總督立即行起權來。把大陪審官——就是以道特爾組成的——召了來，出了一張搜索斯密士琴士·倫利·戈坦的微微安那·安蓋爾斯坦夫人的私宅。因此，總督，大陪審官和見證因為要依法追賊，便到那被疑的人的房子去。

於是乎風波驟起了。“什麼？”倫利·戈坦夫人慌忙地從被幄窠里滾起身來，叫道，“你們敢到我的房子里來！”

“你哪里得來的坦伯勒特？”道特爾詰問說。

但是那總督做了一個手勢，說道，‘道特爾先生，請你讓官府來處理這事罷。’

“格蘭維亞，”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你離開我的房子罷！”

總督說，“這是一個極痛苦的職務，然而這個職

務又是一個不得不盡的職務。”

倫利·戈坦夫人說，“你到底在話什麼鬼話？”咱們爲這句話道歉，但是那個社會主婦本來也是一個慣喜歡放縱的人物。

“我這話，”總督說，“就是說我一定要搜搜你的房子，也要搜搜你的身上，好尋出你所偷的食用坦伯勒特來。”

“我麼？偷麼？”倫利·戈坦夫人怒不可遏地尖着嗓子道。“你敢——”

但是此刻第·浦斯特，從總督後面自己的安全的地方，用一個熱誠的手指頭指着，口里喊道，“那兒現在還有一塊坦伯勒特呢！”

倫利·戈坦夫人狂妄地撲去穩匿那最關緊要的物體，但是道特爾的手腳還要快些。他抓着她的胳膊。她像一隻牝虎似地轉身去攻擊他，打他的耳光，打的很響，如果有人在那里聽的話，那麼，只怕從那所有的走廊里都可以聽得見了。他退縮了，却仍然緊握着她的胳膊；斯密士琴士·倫利·戈坦的微微安娜·安薈爾斯坦夫人僅僅地穿着她的寢衣，自由自

在地和她的僕役長打架的時候，幸虧沒有好社會在那里看着，這一層咱們是應當要感謝的！

道特爾見她用手指扭着他的頭髮，便尖着嗓子喊道，“執住她，殺坏！你這總督把着幹什麼的？”

“喲，實在說起來呢，”總督和露地含笑道，“我看這是一件要實業家使用他自己的祕探的案子。抓住她的手，第·浦斯特！”

倫利·戈坦夫人轉過身來，對着那社會新聞記者喝道，“你這個賤東西！你敢啊！”說着就用她那一隻空手把第·浦斯特重重地擊了一下，至於第·浦斯特跳出房子去了。

聽到她的尖銳的呼聲，主教現在跑步走進來了；但是精神官是完全沒有什麼用處的。不久一會兒以後，倫利·戈坦自己在門口出現了。他是以一個自由民的資格奉命來幫着維持法律的無上權力的；他又是以他的做丈夫的資格奉命來把他的妻子從一羣兇惡之人那里救出來的。但是他並不敢調解這件事情，却從這出事場逃去了。

這爭鬪終於完結了，因為倫利·戈坦夫人忽然

記得她所同着爭鬪的人就是她自己的僕役長了。她傲慢地擺着樣子大聲嚷道，“你有腕力；我不屑和你爭鬪，兇惡之人啊！放手，你要什麼，快告訴我罷。”

“我要知道你從哪兒得來的坦伯勒特呢？”，道特爾說。

“什麼坦伯勒特？”她喊着說。

“你放在你枕頭底下的。”

“我枕頭底下沒有坦伯勒特，別哪里也沒有。”

道特爾跳到床邊，拉開枕頭，暴露出五六個搬弄是非的物體來。“這又你怎麼說法呢？”他喊着說。

一個老太太身穿破爛的寢衣，臉上散蔓着幾根兒尙存的灰色頭髮的時候能夠哪樣傲慢地看人，倫利·戈坦夫人也哪樣傲慢地看着道特爾。“那里要是 有坦伯勒特的話，”她說道，“那我也是不知道牠們的由來的。也許牠們是被哪一個想要使我爲難的惡徒放在那兒的。”她說着，轉過身去，對着道特爾道，“哪里還有了比是被你的勞動偵探放的還相像些的道理呢？”

所以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個法定審判開始了——

一個使世界劇震了多日，使社會分成兩個對抗的營帳，而且像所有一切的學者都同意的，爲明顯階級鬭爭的戰鬭線的最大的原動力的審判呢。這事的實情從來沒有決定過；公正的歷史家們仍然還要爭論這些或有的事，詳細地引用證據。倫利·戈坦夫人怎樣害病？她的病裝得哪樣像法？她有什麼偷食用坦伯勒特的機會？那說她發煽動而且有罪的言論的謠言中間有多少真理呢？

譬如，一方面既有她的專賣特許權之售賣的老故事在。她以爲這是被強盜搶去了，心里非常地痛苦，這一節人人都是知道的。但是這痛苦又是怎麼樣地使她服從於罪惡的誘惑的呢？別一方面則又有第·浦斯特的問題及其品性在。他有什麼機會偷坦伯勒特呢？他做了多少工，他以做偵探而得了多少閒暇？一個人願意賣他的同伴，又願意賣他的階級，那樣的人有什麼德行呢？這樣的人不願意起僞誓麼？

關於這些問題的爭論是狂暴的，那兩個對抗着的營帳中間擲來擲去的彈劾是尖酸的。許多星期沒有別的話題。有游街和示威運動——而且又有那許

多的紊亂的恐嚇，至於那官府被逼得智盡計窮了。叫國民軍來維持秩序之談又被一個反軍國主義者駁倒了。一有緩急之時，咱們信托軍隊到底能夠信到什麼程度呢？

難尋得着陪官，這是人人都相信的。當宣告陪審官將要以道特爾組成的時候，就有了許多的抗議，官府就恐嚇。說如果這個對於司法部的不敬的宣傳不息的話，官府就不得不要加以嚴厲的鎮壓的。信仰法庭，總督說，就是文明社會的根基；鼓動挑撥階級仇怨者終於要哪樣地叫他們覺察到法律之不可侵犯的。

倫利·戈坦夫人不肯僱用律師。她自己辯護，她所顯示的能力與熱心甚至於贏得了她的對頭的歎賞了。這審問，被那總督以理事的資格巧妙地總理着，大約繼續了一星期之久。審判的結果。裁判為有罪，判倫利·戈坦夫人在廚房里做三十天苦工；這一個短簡的判詞，咱們看着，諒必都是很滿意的。

這判決那犯人帶第浦斯特的報上所謂“可恥的輕薄接受了。她硬當着庭嘲笑，宣說她早經被那時

佔優勢的實業制度判決做一世的苦工了的。於是，那審判官就回答，說如果再看見她有這樣有失觀瞻的行爲，他就把那判決改做三十天密室監禁，只准喫麵包和白水。那犯人就給他起一個名字，第二天報紙上沒有登出來；她宣言否認服刑，如果要幽拘她，她就要開始絕食同盟（Hunger Strike）。對於這話，她的黨羽高聲狂妄地喝采了一聲，那審判官就吩咐退庭了。

這劇烈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地結果的，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得出來，因為第二天跟着又尋出來一個那樣轟動人的證據，至於把諸事的進程完全弄成兩樣了。同晚聯合食用坦伯勒特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又發見了一件可驚的事情。發見了勞動偵探 倫利·戈坦夫人的罪惡的唯一的證人第·浦斯特努着力在偷那匣在犯人枕頭底下尋着的而且已經在審判的時候被存做證據品的食用坦伯勒特。這於原告是一個可怕的打擊，是無大須乎說的。發見這事湊巧又在那犯人聽力所及的地方，於是乎在革命人員這方面的狂妄的歡呼之中，案件重開了，被告釋放了一——

那有罪的勞動偵探定了罪，被那他曾愚弄過的大怒的資本家挨了一頓打呢！

騷動平靜了一時期，實業也恢復常態了。但是這個社會中間的感情却不再有昔日那樣地甯靜那樣地和諧了。風波的影響已經啓發了階級意識；現在，一切的活動上，不管是實業的還是社會的，人都可以在其中看出惡感的踪影來。譬如，工人階級不肯和那受厭惡的偵探相與啦。總督在公文上詳述資本和勞動中間的利害共享無效；主教娓娓動人地宣傳基督教的慈善和寬恕也無效。第·浦斯特是他自己的階級中間的一個敗類。

信任曾經受了打擊，一時復不過元來。工人階級天天在食物廠里尋到可疑的形跡，和恥辱的促令他們憶及他們的奴隸狀態的東西。那資本家將他的所有物搬進廠里，晚上就睡在那里。他白天裏祕密地巡邏，及至那坦伯勒特製造的最後一步手續到了的時候，他就到眼面前來，用一雙餓鷹似的眼睛望着數

製造品。

這其間，製造的速率漸漸地增加起來了。工人每做一次坦伯勒特，對於全部的工作自然要更熟識一點的。他們所造的坦伯勒特的量比從前的多了，而毀壞的量却又比從前的少了。不久以後這就惹出困難的事情來了；一種新的危險抬起頭來仇視這些被非法利用的工人了——生產過多之患。危機和恐慌，以及那跟着就要來的失業和窮困啦！

這是怎樣發生的，你能很容易地看得出來的。他們把盡道特爾和總督所能喫的坦伯勒特都製好；他們把那允給他們自己喫的也都製好；但是仍然還有賸餘。這賸餘是不便的，因為道特爾無論什麼時候要到哪里去，都要帶着牠一起去；沒有地方可以閉藏牠。他又沒有一個可靠的人來守望牠。所以，當這負擔到了太不便的時候，他自然是要想暫時把工廠封閉了一下的。

但是又發生問題了；這其間他怎麼處置他的工人呢？他仍然供給他們坦伯勒特，讓他們閒閒地過活麼？如果曾經有過一個實業家起過這樣的感想，那

就一定是在世界的還沒有被探險家發見，還沒有被實業進化的歷史家記載過的那一部分上。

這危險將要得到實現的時候，哈爾冷主教，以他的社會調停者的資格，想要解這事，就去和官府商量。這種昌盛的情形，他說，是一個發展高尚生活的怪好的機會。現在讓教會多得點捐助，教會就好叫社會將一部努力轉到精神的事情上來。

“換句話說，”道特爾譏刺地說，“就是把那賸餘坦伯勒特都讓你喫了！是麼？”

“啊哼！”主教說。“你要那樣地不表示同情啦——”

他轉過頭來對着政府。或者這是真實的，他說，政府沒有基金；但是這種困難也是容易除去的。課各公司的利潤的稅，再盡所課入的支持高尚生活就是了。因此——誰能描寫得出那受了迫害的資本家那方面的異議的爆發出來麼？曾經聽到過這樣的革命的提議麼？課勤勉和節儉的稅——而且用以維持迷信和教長政治麼！

“我是用一種實利的方法，”主教固執着說——

“一種訴於喜歡講究成效的方法對你說這樁事情。我告訴你，你沒有教會——沒有一個教訓你的工人階級服從權威尊敬權威的人是不能上進的。”

“哼呼！”那資本家譏諷道。“你講道的益處真多呀！看看咱們剛纔經過的這事罷。這你怎麼說呢？”

“當然囉，”主教說，你不能夠期望教會去參與這等政治上的爭論啦。如果宗教的尊貴是要維持的話——”

“如果宗教的尊貴是要維持的話，”道特爾發鋒利憤怒的聲音說，“你就得要成日家顯着莊嚴的樣子擺着肥胖的架子在四下裏閒蕩罷。讓我告訴你，你能做這戲樂的事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呢！”

主教用全力忍住了性情，問道，“告訴我這個，你打算怎樣辦呢？”

“我要做那昭彰的事，”道特爾回答說——“就是那各各資本家當手中存有賸餘的時候一定要做的事了。我要鎖閉工廠，一直等到我把存貨都消完了的時候再開。”

“但是，”主教喊着說，“你的工人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他們怎辦。讓他們自行設法度日罷。”

“你想他們要讓這個事情成立麼？”

“讓這個事情成立？你這是什麼話？不然，他們怎麼辦呢？”

“他們回來要反抗的呢。”

“他們儘管變着臉孔反抗——我管什麼呢？”

“但是，道特爾先生，”主教在興奮之中辯駁道，“你即刻就有人要革你的命的！”

那一個凝視着他，大聲叫道，“這句從教會的主教的口裏出來的話是一種什麼話？我先還以為你是不參與政治的。”

那教長對總督轉過身去，大聲喊道，“你大人，你將讓這樣的事情成立麼？”

“但是，”他大人回答說，“我能怎麼辦呢？道特爾先生自有他的權利，我是宣誓保護財產，施行法律的。”

停了一會兒，主教聲音微微地顫着問道，“我懂得這意思是要停止食物供給了麼——”

“你這話，”道特爾插嘴說，“意思就是說工廠之

鎖閉是因爲缺乏秩序麼？”

“我懂得，”那一個接着說“這對於我不是和對於普通勞工一樣的了麼？”

“何以呢？”道特爾回答說，“你自然有你星期日的食用坦伯勒特的供給啦。”

“可是別是日子我怎麼辦呢？”那受驚的主教喊着說。

道特爾把肩膀一聳。

“但是我願意爲我的麵包而作工呢，”那一個固執着說。

“我沒有工給你作呢，”道特爾回答說。

那一個又轉過身去，對總督說道，“你大人，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好？”格蘭維亞問道。

“我要知道一個人餓着尋不着工作，這個人應該怎麼辦呢？”

他大人聽了，把肩膀一聳，說道，“只有上帝知道。”於是，這謁見就此告終了。

讀者要明白自己已經讀到一個命運斷定來引起

歷史家的大注意的一個重要的發展——就是教會的革命情感的覺醒——的起頭了。至今爲止，這個大制度只可以算做一個保守的屏藩；但是現在却開始變動起來了。主教這回謁見出去的時候，痛苦地鳴着不平，而且過了不久官府就聽到說看見他在一羣革命的煽動者當中了。一兩日後，當聯合食用坦伯勒特有限公司宣布鎖閉工廠一星期的時候，那主教就講一篇道，論失業的問題，公衆中間就起了一種可怕的感動。到結果，主教被傳去見總督去了，而且連審問這些虛應的手續都沒有經過，他的職，以及所有的臨時津貼，薪水，特權和免役權都被革去了。

這事自然是加薪到不滿意的火里去囉。主教便走到煽動者的開會的地方，演一篇煽動的講，以證實支配階級的最壞的猜疑的心。接着他來演講的，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女煽動者，從牢裏放出來，而且時時有巡警監視着的。這回開會到底討論了些什麼，直到現在都還沒有人能夠確鑿地知道，因爲這回會場上是不准政府的代表進去的——這種情形到後來就惹得官府說牠是私謀者祕密集會。然而人都公認

這回開會時那個從前做社會的領袖的斯密士琴士·倫利·戈坦的微微安那·安蓋爾斯坦夫人提出一種新計劃——革命的實業的職工組合主義的計劃。

“咱們爲資本家作工，”那演說者說，“咱們生財——許多的財。但是這財歸於他，不歸於咱們。咱們生財——但是現在咱們被趕了出來挨餓，他呢，却在那兒耽於奢侈，游惰，安樂地過活，身上長的胖胖的。讓咱們除去這剝奪咱們的勞力的生產品的窮兇極惡的制度罷！同志們，讓咱們團結起來罷；同心同力地來攻擊這仇敵罷！不要管咱們工作的性質如何，咱們或者是管柴火的，或者是調拌食物的，或者是轉運食用坦伯勒特原料的，讓與工作有關係的全勞動力，自行地組成一個大協會罷！咱們一同投票，一同罷工罷，讓咱們宣布工人階級的無上權與營私舞弊的滅亡罷！”

倫利·戈坦夫人更加熱烈地高談雄辯起來了。“萬國的工人都聯合起來罷！”她宣言道。“你們沒有別的東西怕失，只有羈絆怕失，你們有無窮的東西賺呢！”

無須說，這會議的報告自然是要使有產階級受驚駭的。政府立刻開始調查；但是這動作太來晚了，因為那些煽動者們已經成了功，已經把工人煽動到不可制止的田地了。組織協會的工作快要成功了。那些爲頭的馬上宣布罷工了。他們通知總督，說他們不願與他有什麼關係，他們只和聯合食用坦伯勒特有限公司的總經理交涉，總督接通告不勝驚惶無措。他們要求每天只做八小時的工，每二十四小時（星期日不除）只少要八塊坦伯勒特的工資。他們宣言要儘着罷工，罷到這些要求都得到了允許才休；狂妄地歡呼唱 Internationale（國際歌）Marseillaise（法國共和國國歌）和別的舊時代的革命歌。還有一樁駭人的事情，就是他們高高地舞着一張旗子，旗上寫着三個使一切保護法律和秩序的人看到心裏都要着駭的三個字母——I. W. W.（世界上的實業工人大同盟）。

總督和聯合食用坦伯勒特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就開會議，議了幾個鐘頭。他們坐在廚房的要塞上，守望着糧食。只有他們兩個人是法律和秩序的代表

者；因爲在革命的熱烈之中一切的舊怨都消去了，連勞動偵探第·浦斯特都成爲一個聯合人了。倫利·戈坦自己也加入了罷工——雖然有人說這是威迫的結果。謠傳這老戈本來是一個願爲的罷工的破壞者，是被人潛伏在廊下逮捕起來的，而且被一個女煽動者，就是他的妻子，暴厲地打下了一頓。

“咱們怎麼辦呢？”道特爾問道。

“我不知道，”總督說。“我想任憑他們罷。任憑他們餓去，餓到他們不耐煩餓了罷。”

“但是這其間，咱們怎麼辦呢？”

“咱們還有好多坦伯勒特？”格蘭維亞問道。

“四百多點點兒，”道特爾回答說。

“差不多做得四星期的糧食，”總督考慮着說。

“他們決然支持不得那久的，他們現在既然嘗過了這個味道兒，所以越發支持不得那久的。”

“但是，殺坏，”道特爾大聲疾呼道，“其餘的事。咱們怎麼辦呢？”

聯合食用坦伯勒特有限公司的總經理長得那麼樣地肥大，假若沒有人扶他，他從椅子上站起來都

很爲難了。

“咱們不得不自己做，”總督說。“不然，咱們怎麼辦呢？”

“我想到辦法了，”那一個發鋒利憤怒的聲道——“把那些人弄幾個來，強迫他們做事罷！”

“但是咱們不能這樣地辦！”總督說。“他們完全有他們自己的權利。”

“哦，呸！”那一個大聲疾呼道。“把那條朽法律取消罷！我講要他們這些人轉來。而且等一會兒我就要出去，扭住他們幾個人的衣領，假若他們自己不動，就給他們重重的一頓嘴巴。”

“自然囉，”總督說，“你要試只管試罷——但是你要知道咱們現在的樣子已經像是紳士了呢。”

“那麼，我即刻就停止做紳士了罷，如果這裏這個罷工還要接續罷下去的話。”

他們那天談論了一天的事情，此後又談論了幾天。罷工者的隊伍仍然還有破壞。但是他們知道至少一定有一個人要顛搖的——可憐的倫利·戈坦自己，他從前常常有他的衆醫生在他面前預告他，

說如果他吃別的東西，不吃食用坦伯勒特，他就要死的。當然他一定是在渴望着想要轉來做他的雜事的！只要他們能夠弄得着他，他們就能夠永遠地抵擋住這個罷工，因為在這緊急之際他們三個人需要多少，可以教他製多少。怎樣弄得着他——那就是問題！

一個星期過去了；兩個星期過去了；道特爾得要做自己的事，就瘦了許多，覺得身子活潑起來了，脾氣也大起來了。一夜，全沒有和總督說，他就衝了出去，把聯合雜貨公司的貯藏室，就的那些罷工者的大本營的所在地尋了出來。道特爾祕密地在黑暗中在那些房間裏巡邏着，到後來他把倫利·戈坦自己偵探着了，就輕輕地吹了一聲叫兒，表明他在那兒來了。他對那受驚的老人招一招手，偷偷地走到一間僻陋的房子裏，就門着門開祕密的會議。

這會議的大意是可以容易地猜得出來的。道特爾發覺那一個渴望轉去作工。他不怕受“斯克勃”（譯者按：Scab 的意思就是得較小於同業公會規定之工資而工作者。）的稱呼，他只怕從他的罷工的

同事那裏受肉體上的傷害，如果確實有適當的警衛——尤其是防禦女煽動者的警衛——他是願意到聯合旅社去的。

道特爾說，“你全無須乎出廚房門；他們罷工者哪一個要來近你——那麼，你只須把那事情交給我和總督就是。”所以那晚那老人就逃去了。到第二天早上，那些受驚駭的罷工者纔覺察到自己已在他們的剝削者的手中了。

這裏咱們又達到咱們歷史上的很值得辯論的一個題目的一部分來了。暴動是怎樣地起的呢；暴動之起是誰的過呢；果真是像總督所說的，罷工的領袖口裏不承認暴動，暗地裏却鼓勵暴動贊助暴動的麼？他們開會時當真發過如果罷工一失敗就破壞機器，就放毒藥到食用坦伯勒特里去的恐嚇的話麼？或者，在別一方面，果真像罷工者所說的，他們只圖設偵察員以監視工人使其平平靜靜地去上工，而所有一切的暴動都是官府那方面的麼？

不管這是怎樣的，總之，戰爭現在已經正正經經地開始了。首言之，倫利·戈坦夫人以那斯克勃

她的丈夫的那個完全不合理的理由來要求和他會面。其次，砍柴夫同盟會的會長，就是那個資格權利被削去了的哈爾冷主教來請求。當這一對人的請求都拒絕了的時候，他們又設一個要求，說倫利·戈坦自己是被以暴力綁去的，他們要請求推事發一張人身保護令狀 (writ of habeas corpus)。但是這個請求也被拒絕了。

隨着這樁事情而來的，却是一樁有疑惑的事情了，這大概是因為完全不准新聞界的代表到會的緣故罷。罷工者們的爭鬪是，他們聲明不服這星法院（譯者按：英國古時設於 westminster 宮殿內之民事刑事法庭，以糾問關於皇室之犯罪為主，其武斷不法名於世。不過此處係借用。）的處置，宣言要接續罷工到死而後已。官府固執着說罷工者說犯謀叛罪的恐嚇的話；說罷工者自己造了許多的罪惡——這些罪惡之中僭妄的話，對於法庭之藐視，國事犯，和謀反罪都還是最小者。

這會議散場了，罷工委員團不得要領地去了。又兩星期過去了，在這兩星期內官府仍然堅持着反對

改革者不過 I. W. W. 人員吃聯合雜貨公司貯藏室的罐頭食物，與胃弱的苦痛和屍體鹽基 (ptomaines) 和無水亞硫酸鈉的鬼魅爭鬪。所以到後來事情就壞了。倫利·戈坦夫人害了很利害的病，她最後想要訴諸那斯克勃她的丈夫的本心。她寫一封信，附帶地表明她對於資本家和受僱的政治家的意見。這封信她托付第·浦斯特替她從聯合旅社的一個門口拿進去，用一根捆着掛在倫利·戈坦作工的窗子跟前。

這是一個高明的計劃，可是啊呀，湊巧碰着道特爾在這屋子裏祕密地巡邏，遇見了第·浦斯特就把他拉住搜檢一翻，把那封信檢查去了。先把這不幸的漢子一頓的棍棒，打屈服了，就解到總督面前，總督就以種種的罪名，譬如闖入啦，陰謀啦，披露流傳作亂的言辭啦；把他下在密室監牢裏。

官府又把這信考慮了一回，又討論了一回辦法，就使聯合食用坦伯勒特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宣誓就代表奉行官之職，並奉差遣執着逮捕狀去以鼓勵暴動之罪逮捕斯密士琴士·倫利·戈坦的微微安那·安蓋爾斯坦夫人，以毀謗國旗之罪逮捕哈爾冷主教大

人。這張逮捕狀按理地執行了，結果罷工就終止了。

次日舉行領袖的審判。吩咐把倫利·戈坦夫人下在密室監牢裏，嚴謹地看守着，等到她的健康復了元，能再工作的時候為止；把第·浦斯特和主教各定在食物工廠裏做七年苦工。所以那實業同盟騷動就告結束了，I.W.W.的鬼魅也被鎮住了。

那些斷言資本主義不過是奴隸制度的一種變態的人可以在這罷工破壞之後的情形之中尋得着他們的辯論的根據。聯合旅社裏不再講假自由假公道了。倫利·戈坦夫人，主教和第·浦斯特其名是罪犯工人，但其實他們的地位不過和在他們做道特爾的奴隸的時候的一模一樣。主人吩咐他們做好久的工，他們就得要做好久的工；主人吩咐他們哪樣地做，他們就得要哪樣地做：主人以為他們只須多少食物就可以保持他們的健康狀態，他們就只能夠得多少。他們不再有權利了，一稍微違犯，就得要受殘忍的刑罰。

那算是自由工六的倫利·戈坦自己的情形也好得不多。他幫着破壞罷工，莫說沒得償賜，就是連感謝的話也沒得一句。當道特爾喝醉了的時候，他們也是一樣地受鞭打；訴諸法律也無益，因為那總督越發退却起來了，不喜歡繹綫的戛戛聲與鞭子的揮舞聲了。

其實，那救革命者們的就是罷工被破壞之後道特爾就肥胖起來了的這樁事情。過了不多久，他長的那麼胖了，就是在喝醉了的時候都努不起打他們的力了；所以，漸漸地，對於囚犯的監視也鬆懈了，囚犯就放起膽來，夢想新鮮的抵抗的方法了。

倫利·戈坦夫人恢復了她的健康了，立刻就着手籌劃起罪犯背叛來了。她自己和主教中間起了一種同伴的，互相信託的精神，這種精神本來只有逼迫之火裏纔生得出來的。成日家當他們背後曳着銀鐺的繹綫，在廚房裏做工的時候，他們細心地往四下裏瞧了瞧，又輕輕地交談了幾句。

這個前任社會主婦是一個能力非凡的人物，讀者這時候諒必已經知道了。被兇暴的運命擲棄在她

自己的策略上，她就顯出機智，勇氣和果斷來了。現在她的意志已經被苦難和迫害煉成鋼了。她的精神是大無畏的了——和歷史上的許多大人物一樣，她在牢裏的時候得着了回想的機會。

主教把她的意見一片一片地聚集攏來——這些意見從西半球的大部分的主人的心裏跳了出來，自然是要說是最驚人的意見囉！她已經小心翼翼地在全問題研究過了，而且已經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她依照她的歷史上的運命是應該要毀滅這種資本家的暴虐的政體的；她本來早該在他睡覺了的時候拿一把刀子插進他的巨大的肥胖的體子內去的；但是她現在決定不做這樣的事了，因為她心裏明白這個根本觀念——就是罪惡流罪惡的血，與文化是不能建築在“以眼還眼”這句箴言上的——了。

“我完全明白了，”她對主教說，“咱們現在的辦法的錯處是在道特爾要主有食用坦伯勒特機器的事實上頭。所以他把咱們抓進了他的權力之內。咱們就得要依照他的條件替他作工。如果咱們把他推翻，准一個別的人主有這機器，那個人也是要使其餘的

人做奴隸的，咱們仍然還是免不了有邪惡和不幸的。咱們必須要做的是，下一次決心，不准私人主有食物機器；食物機器一定要是全社要的所有物，運用這機器的人一定要受領自己所製的的全價值。所以一定要有公道和公安，無論何人不得靠別人的勞苦的生產物而閒蕩地過活。”

這個對談是發生於一個晚上在一個廊下。因為那時候這兩個人不期地在那裏遇着了——倫利·戈坦夫人提着一壺滾水，主教摟着一抱劈爛了的木器。主教懂到了她的話的完全的意義的時候，他幾乎把手裏所抱的木器都掉下去了。“我的乖太太呀，”他低聲說。“你對我所說的是什麼，你覺察到了麼？”

那一個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是社會主義囉！”主教大聲叫喊說。

倫利·戈坦夫人陪着他驚愕一會。但是即刻她就提起筋力來道，“叫牠社會主義也好，叫牠是無政府主義也好——我全不在乎。我只知道這是常識，而且這個事情也再沒有人能夠愚弄得我着了。我自愧我做寄生蟲，做浪費的怠惰者的這些年載全不能看

透這事。去罷，趁着道特爾還沒有看到咱們談話的時候把你的柴摟進去罷。但是你要用心想想，要想出怎麼辦纔能弄得這些縲絏脫。”

主教第二次出來摟柴的時候，他走到一個鐵器貯藏所裏尋着了一把銼刀；那晚，道特爾睡覺了的時候，他和倫利·戈坦夫人兩個把那將他們牢繫在他們各自的囹圄裏的縲絏銼斷。他們又費了一會兒工夫就尋着了那禁錮第·浦斯第的房子尋着了，把他放了出來；於是乎這三個歛聲屏氣的共謀者顛着腳從那廊下潛行下去。走到街頭上。

在繁星之下，哈爾冷主教停住了腳，凝視着倫利·戈坦夫人，低低地說道，“你不去攜你的丈夫來麼？”

“什麼？”那女人大聲叫喊說。“那個賣國賊麼？那個怯懦的東西麼？”

“但是，”主教吃吃地說，咱們一定要去攜他來才行呢！”

“咱們爲什麼一定要去攜他來呢？如果咱們讓他知咱們所做的事了，他一定要把咱們賣給道特爾

的。”

“我知道啦，”那一個大聲說，“但是你不知道麼，親愛的夫人？咱們不可以這樣地去呢——你停住了腳，把這事省察一省察看罷！”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他的同伴說。

“你是倫利·戈坦夫人，你不是的麼？”

“自然是的囉。”

“我是哈爾冷主教呀。咱們兩個深更半夜偷偷兒地從咱們的旅館裏走出，坐着汽車去了——沒有人知道往哪裏去了——而且沒同一個人，只有一個新聞記者陪着咱們呢！唉，倫利·戈坦夫人，想像一想像毀謠看罷！”

那社會主婦捏緊兩手回答說，“我不管什毀謠！我要逃避道特爾呢！”

“但是我的乖太太呀，”那一個辯護說，“這個我不答應呢！就是你願意冒這個險，我也得要考慮一考慮我所負於我的高尚的官職者。如果新聞紙得到了這麼個故事——”

“我將小心一點，使他們得不到，”第·浦斯特插

口說。“我將使用我的勢力——”

“但是這故事一定要露出去的，”主教固執着說。

“你只想想看！你要像一個社會主義者出現於世人之前；你難道不知道人人所說的關於社會主義者的第一樁壞事麼？我沒有說出那幾個可怕的字的勇氣——”

“你的意思是說‘自由戀愛’麼？”倫利·戈坦夫人詰問說，因為她已經失去了那在昔日為她的特性的那種敏感了。

“是……是，”主教吃吃地說。“想想看——社會主義破壞家庭就是在這些地方。你在這頂起頭的時候所給與這運動的是何等樣的一個黑眼，你不知道麼？”

“該死的運動！沒有人加入這運動，只有咱們加入，你不知道麼？”

主教就在聯合旅社的門階上坐下，回答說，“我不可能答復你的辯論，但是這個我知道得很清楚，世界上沒有什麼能夠勸得我去在夜間同別人的妻子坐着汽車逃走呢。”

所以到後來，眼見他是勸不動的了，倫利·戈坦夫人就問怎麼辦。

“咱們一定去攜倫利·戈坦來才行。”主教說。

“但是咱們不敢告訴他。”

所以至終事就這樣地決定了。這三個革命者又沿着那旅社的廊下爬去。他們輕輕地把那像一匹發着鼾聲的黑布波太馬獅的道特爾睡着的房子的門開開。他們偷偷兒地從他身邊爬過去，走到那怯懦的罷工破壞者的臥床所在的角落裏。一個握着他的腳，那個握着他的胳膊，第三個封着他的口；這樣，他們帶着驚駭，歛聲屏氣，蠕蠕地動着，把他抬出了旅社。在隣近的一個汽車間裏，他們尋着一架汽車，把他手脚綁住，放在汽車地板上，他們就開着汽車起程了。

到得滿哈坦島（Manhattan Island）的北端，他們便隱藏在一個汽車間裏，等第二天早上再走。他們把他們的綁來的同伴用絨毯捲着，使他不致受寒，於是乎他們就坐成一團兒來商量他們的計劃。他們應該往哪裏去呢？

到後來，倫利·戈坦夫人提出得勝的議來了。坡

干諦科羣山之上，倫利·戈坦的別墅裏，可以尋得着一架複製食用坦伯勒特機器。那是他們所知道的可以尋得出這東西的唯一的方；所以這裏分明就是他們的目的地了。

天亮了，他們能夠看得路見了的時候，他們就把那偷來的食用坦伯勒特喫了幾塊，清爽一清爽心神，於是乎又起身走。他們在大理石府第裏寄寓了長久之後，忽然看見鄉間，不知道覺得牠是怎樣美麗奇怪的啊！經過一切的社會進化的時期——就是經過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和資本制度——之後，那種自由的感覺是何等樣地甜美的啊！

這城四方八面都有橋梁大道通達，所以追逐的機會大概好像是沒有的。所以你能夠想像得到他們的驚愕，當他們經過一個坡兒的時候，倫利·戈坦夫人偶然向後面一瞧，口裏尖聲疾呼道，“有一架汽車追着咱們呢！”

“沒有的事！”那開着汽車的主教說。

“但是我看見他們呢！瞧！瞧！”她說。

第·浦斯特也接口道，“我也看到他們了。車子

裏有兩個人呢。”

“他們追咱們呢！”那女人以憂愁的聲音喊着說。
“咱們完場了！”

“快點！快點！”第·浦斯特大聲疾呼道。主教從命，於是乎車子就轆轤地向前跳進了。

“不要讓他們追上咱們罷！”倫利·戈坦夫人大聲疾呼道。“讓咱們先死了罷！”這似乎當真說得不錯，因為那車子轉角轉得那麼樣地急，差不多把他們撞死了。她和第·浦斯特兩個人跪在坐位上，瞪着眼睛凝視着後面。

那架車子不再在眼界內了。尙且還有望呢！“讓咱們走間道罷，”倫利·戈坦夫人喊着說，

主教不回答。他瞪着眼睛凝視着前面，各各官能都緊緊地凝聚在他的工作上。第·浦斯特代替他說道，“走間道有什麼好處呢？咱們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食物機器所在的地方。他們業已算着了。”

“哦，真的！”倫利·戈坦夫人大聲疾呼道。過了一會兒，她又加添說，“咱們是不能無食用坦伯勒特而生存的呢！”這句可怕的話沒有一個人回答——因

爲這句話好像是死刑的宣布。

他們又過一坡兒，在這坡上他們又看到後面那架車子。“他們走得更快了！他們想要追上咱們呢！快呀！快呀！”倫利·戈坦夫人大聲疾呼道。

他們闖下小山，進入一個鎮市。這街道有許多的灣，又有大變時候留下來的貨車和自動車。所以一定要開慢車才行。

可是噯呀，他們沒有慢得贏。在轉角上街道上有一塊障礙物。主教用力把危急制動機踏下，把車子朝邊道上一轉。車子輕輕地一跳就上了邊石，行過邊道，撞倒一個地基柵欄，衝到一個麵包烘房的窗子內裏，於是就停住了。沒有一個人受傷，至少也沒有受大傷；但是他們都渾身發抖，瞠目結舌的。而且及至他們把魂弄附了體，勉強走出車子而且走出烘房了的時候，那架車子業已下街上來了，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得見了。

“到屋子裏頭去罷！”倫利·戈坦夫人狂妄地喊着說。“讓咱們癡起來罷！”

“散開罷！”主教喊着說。“咱們就可以走得一個

把兒脫!”

他們將要遵從這個命令的時候，忽然聽到那架近來的車子裏有一個女人的尖銳的聲音喊道，“母親！母親！”

他們停住了腳，站着驚愕地望着。“母親！”從那近來的車子有聲音尖銳地喊道。“你爲什麼不等我們呢？”

坐在那車子裏的原來是愛路易斯·倫利·戈坦和社會桂冠詩人勒吉那爾先生呢！

那車子到了，停了。“母親，你爲什麼逃避我們呢！”愛路易斯喊着說。

“我們不是逃避你們，”她的母親回答說。“我們却是逃避道特爾呢。”

無須說，愛路易斯和勒吉自然都是不要問他們爲什麼理由逃避道特爾的。勒吉身上仍然還有從他主人得來的傷疤。“他在哪兒？”愛路易斯極驚愕地俯視着街上喊着說。

“這裏，跳進我們的車子裏來罷，”勒吉喊着說。
“讓咱們走罷！”

“快！快！”愛路易斯接着喊道。

倫利·戈坦夫人急忙地聽命上去，主教和第·浦斯特也跟着上去。車子開走的時候，忽然聽到麵包烘房裏有尖銳的，哀號的聲音說，“你們打算把我丟在後面麼？”

“那是誰呢？”愛路易斯喊着說。

“那是你的父親，”主教回答說。“等一等，讓咱們把他身上的索子解掉罷。”

於是倫利·戈坦夫人說起話來了。“務必不要做那種事。向前開着走罷！”

“但是——但是——”主教吞吞吐吐地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這意思就是咱們不再需要他了。現在我有我的女兒做我的陪伴了。”

其他的人都極驚愕地望着她。從麵包烘房裏傳來了一陣驚懼的哀號的聲音。“莫，莫！莫把我丟在這裏罷！發慈悲之心罷！發慈悲之心罷！”

“母親，什麼事？你這是什麼意思？”愛路易斯喊着說。

大家站着等着倫利·戈坦夫人。“他是一個斯克勃，”她斷言說。“他不配得救助——”

但是她不前進。只聽到主教聲音用着那他寶留以做行業之用的腔調說，“倫利·戈坦夫人，不要讓我聽到這樣無人道的情欲所觸的意見話從你的嘴唇上說出來罷！你沒有和我說你想要創造一個友愛而且合作的時代麼？你沒有和我說你想要掃去舊惡的痕跡，開始一種新生活麼？如果那話是真實的，讓咱們來和你那可憐的爲邪心與恐怖所驅策而去適合資本主義的惡意的人一同開始罷。”

主教說罷，大家都屏息無言，只站着望着那發氣的女人。過了一會，主教又接着感動人地說道，“奉那以後永遠存在的合作共和國的名，我懇求你原諒那可鄙的破壞罷工的你的丈夫了罷。讓我們在這裏在這重要的時候兒目擊一樁將來要象徵新的制度的起頭的事蹟罷。你自己去把那捆那最後的工資奴的鎖鍊解脫，吩咐他起來做社會主義國的一個自由平等的國民罷！”

倫利·戈坦夫人當不住這高尚的理想的魔力。

她像一個魂不附體的人似地橫過街道，爬進汽車，把那捆在倫利·戈坦自己的腕關節和踝節上的鎖鍊解脫。那老人便站立起來，伸一伸身子，一切看的人都沈靜了，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在目擊着將來的歷史家和詩人要永遠不倦於描寫的一幕活劇呢。

這隊人，現在加成了六個，又起身向前走。這時再沒有什麼追逐的恐怖了，所以有作種種解釋的工夫了。勒吉和愛路易斯說他們逃脫道特爾的故事，說他們怎樣地逃到新澤稷的一個鎮市裏消夏。現在，怕接近冷天氣的他們決定到坡干諦科羣山中的別墅上去，聽說桂冠詩人在公共圖書館裏尋到一篇論電氣的論文；就天天發憤地研究着，現在他相信自己能夠運轉倫利·戈坦故鄉的熱機具了。

“好奇怪啊！”倫利·戈坦夫人大着嗓子急着呼道。“我們也的往那裏去呢！”於是乎她接着講述他們發見食用坦伯勒特的新聞。“你們喫罐頭食物以維持生活，到底是怎樣辦得到的呢？”她問道。

“我們沒有，”愛路易斯回答說。“我們栽蔬菜。看罷！”她說着，把覆蓋車子底的膝衣拿開，露出一些家園蔬菜來。“這是我們帶來的，”她說。“哦，母親，但願你看到我們試栽培東西時所過的有趣的時光罷！開首，我們把穀粒大約種一呎把深！”

“我們又種炒過了的落花生和鹽醃的橄欖呢！”勒吉笑道。

這是咱們的不幸的脫逃者數月以來的第一次的歡笑罷，然而他們的享樂是不長久的——因為忽然間有一個可怕的念頭潮上倫利·戈坦夫人的心上來了。這一切的田舍事業，這一切的家庭生活的幽默——有什麼慘事藏在牠們的後面呢？她的小女，就是倫利·戈坦家系的一個女承繼者，這一向沒有一個人監護而和一個男人同住呢！而且是一個沒有特別的社會上的地位的人——不過是一個詩人呢！

“哎呀，愛路易斯呀！”她大聲疾呼道。“我怎麼懂得着呢？我怎麼——”

“什麼事，母親？”那女郎問道。

“你——和——森潑琴士先生——”（在這個難

堪的時候兒他忽然變成森潑士先生了。)

忽然間愛路易斯懂到她的意思了。她立刻就紅着臉道，“爲什麼呢，母親，你知道——你知道——”

大家都暫時屏息無言。她們兩個都說不出話來了。她們（在全世界上的人的面前）說話已經說得太多了！“母親，”愛路易斯忽然熱切地喊着說，“不然，我們怎麼呢？”

“不要作聲了，我的孩子！”母親喝道。

“沒有一個人——沒有牧師——沒有一個人呢！”

“你該來尋主教的，”社會主婦大聲疾呼道。

“但是有道特爾在那裏呢！”那女郎喊着說。“我們怕他呢！”

詩人聽到說道特爾，心靈裏極是痛苦！便辯護道，“但願你看見我手臂上的傷疤罷！和我背上的罷！並我——”

詩人口占到這裏再也占不下去了，就是准他有詩學上的破格，他也占不下去了，忽然間聽到那太太的聲音道，“森潑士先生，請停車罷。”

“停車麼？”詩人反響着說。“爲什麼呢——”

“停車罷！”大太太又迫切地說道。於是這命令就受了聽從。

她轉過身去，對主教大人說道，“請你給我的女兒和森潑琴士先生兩個人結婚了好麼？”

人人瞪着眼睛凝着她。主教不大明白這話的意思，便大聲問道，“什麼？現在麼？”

“即刻！”她回答說。

“但是，母親，咱們現在不要停。危險——”

“這和羞恥的危險一比較，就算不得什麼危險了。”

“但是一定，”詩人插口說，“要等咱們到了咱們目的地的時候——”

“森潑琴士先生，”倫利·戈坦夫人用着一種凜嚴的聲音說，“我以爲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是不理當反對的。”

“但是，母親，”愛路易斯堅持着說，“等到咱們到了的時候又有什麼傷處呢？”

“假設，”她的母親回答說，“咱們又碰着意外之

事，而且森潑琴士被殺死了怎樣呢？那時倫利·戈坦家系的尊貴將要成爲什麼了？那咱們怎麼能夠洗得脫咱們家聲的污點呢？”

這話沒有人回答。

社會主婦請求說，“主教，你就即刻給我的女兒和森潑士先生兩個人結婚了好麼？”因此，那主教也就不再遲延了，就坐在汽車裏把那動人心魄的昭告唸過了。

禮畢，喜也道過了，謝也答過了，一切有關係的人都握過了手，倫利·戈坦夫人又強制要求大家宣誓，決不要洩漏已往的祕密。但是幸喜還有一個很受了這件傷感的事情的誘惑的人。世界新聞社的社會新聞記者哈羅德·第·浦斯特發了這樣大的如畫的有詩意的感覺，至於不由地就把這故事寫到他的祕密日記上去了——上面所舉的這一段合作共和國的第一次的婚禮就是從那日記上抄寫下來的。

賸下的路程沒有什麼變故就走完了。他們走到了那別墅的入口，看見那些巨大的青銅的大門都敞敞地開着，好個着驚呀——因爲這些大門三十多年

以來沒有開過。但是還有更大的驚愕在等着他們，當他們的汽車從馬路上去，走過山林，將到那倫利·戈坦氏爲他們自己消夏而造的華第面前的時候，他們清清楚楚地看見有一個女人站在那大屋之前的平坦的草地上呢！

言辭是描畫不出這隊人的驚愕的。從大變到現在已經有六個月了，他們看他們周圍的世界沒有居民已經看慣了，所以他們這時所受的驚，和魯濱孫·克洛蘇發見沙子上有腳跡的時候所受的是一樣的。他們起初還以爲跑到轟炸沒有奏效的地方來了。但是及至他們走攏去了，他們才曉得自己錯了。那女人原來是赫楞呢！

她已經看到了他們。現在進前來迎接他們。

當下，沙利塔和比利聽到汽車聲音，也都來了。那是何等樣的一幕活劇啊——又擁抱又握手又歡呼呀！而且還有一串不盡的憶舊談可以交換呢！沒有人會想到這羣人是曾經相過大爭而分離的。

“你們到底是怎樣得知道我們在這裏的呢？”比利問道。

“我們並不知道你們在這裏，”倫利·戈坦夫人答回說。“我們之所以到這裏來的，是因為這裏是我們所知道的唯一的製造食用坦伯勒特的地方。”

“什麼？”比利喊着說。“你們會做那個了麼？”

於是乎那與道特爾及格蘭維亞爭鬥的全故事就不得不講出來了。

“哦，赫楞，”她母親說，“我們曾過了那麼樣的一個時期呀。”

“你決定饒恕我們了？”赫楞問。

“我准許離婚了，”她母親回答說。

“主教呢？”比利問着，微微地一笑。

“主教，”倫利·戈坦夫人回答說，“已經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了。”

大家聽了這話，都唬得目瞪口呆了，愛路易斯顯着驚惶的樣子；她忽然對於那被一個社會主義的主教行的婚禮的效力懷起疑來了。

“你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麼？”比利注視着倫利·戈坦夫人問道。

“我，”那太太太驕傲地說道，“是一個 I. W. W.

的組織者。”於是乎大家又沈默了，比先那一回還沈默得長久些。

“比利。”到後來倫利·戈坦夫人說道，“我們現在很困難，我們需要幫助。我們很喜歡再和你們共同生活，如果你們願意的話。但是你們一定要明白咱們得要深切覺悟，若不深切地覺悟，我們就要另外往哪裏去自行設法度日去。主教和第·浦斯特和我自己起誓要依照社會革命原理而生而死。我們有食用坦伯勒特的祕密的製方，我們曉得怎樣地轉運機器。我們可以使自己成爲資本家，再經過一次階級戰爭的可怕的全史；但是我們已經領過教來了，我們從此再不想主有生產的私有財產了。如果我們和你們合力，那麼食物的製方和機器並其餘一切咱們所用的東西都必要屬於全社會，而且論到這事的辦法來的時候，人人，男人和女人，都一定要有同等的發言權，這個你們願意贊同麼？”

說着，赫楞上前來，用雙手抱着她母親的頸項，口裏說道，‘母親，親愛的，我們到這裏那天就把這一切的事辦妥了的。到屋子裏去看我們合作共和國的

憲法罷!”

那是第二年五月一號，這新社會在倫利·戈坦別墅裏慶祝這大國際紀念日。

那是日落的時候，這廣大的石屋子照耀得飛紅。前面草地斜臨意大利花園，可以眺望哈得孫河和遠地的羣山，那時候有一隊作樂的人聚集在牠上面。勒吉那爾·森潑琴士和愛路易倫利·戈坦在那裏安排晚餐桌子。那桂冠詩人身上穿着溫軟的法蘭絨衣服，腳上登着一雙拖鞋，頸上結着上等革命顏色的鬆領帶；女人們也穿着細軟的法蘭絨衣服，登着拖鞋——顯出一種烏托邦的外觀，服裝上包含得有使人記起過去的東西的人實在祇有社會新聞記者第·浦斯特一個人，他是坡干諦科先驅的編輯者，出版者，印刷者兼發賣報紙者，他這時正在忙於分送這報紙的第三號。

從衆人處過去一點點兒，你可以看見沙利塔·克尼考波考·斯密支穿着寬褲，坐在樹蔭下，守望着

一個嬰兒馬車。這是赫楞的嬰兒——新的管理之下的第一個嬰兒。你可以想像他們是怎麼樣地看管牠（譯者按：指嬰兒）啊，而且牠每次一定要移動的時候他們是怎麼樣地興奮啊。

哈爾冷主教大人忙着爲晚祝典掛日本燈籠，比利則提一籃供祝典用的需用品進來。勒吉和愛路易斯總在吵嘴——因此你一定不要想像主教五六月前爲他們所唸的昭告已經除去了他們互相爭論的意向了。就是在這合作共和國中一切結婚生活的問題仍然沒有全解決呢！

現在爭論的論題之一是沙利塔·克尼考波考·斯密克的服裝，因爲那個改新了，常常使愛路易斯受驚。“我親愛的沙利塔，”她提出異議說，“你至少可以繫一條裙子過五一節罷。”

對於這話，沙利塔回答說，“我親愛的，繫裙子有什麼用呢？現在人人知道這壞處了。”她朝馬車蓬底下車子裏頭望着。用着一種所有的嬰兒的朋友都知道的聲調大聲叫喊說，“他是一個小小，小小的寶寶兒。”

愛路易斯也停止擺刀子和叉子了。“他不是一個完美的天使嗎！”

“他是一個小小，小小的天使！”沙利塔說。

“他是赫楞的酷似者，”愛路易斯說。

“赫楞的？”勒吉提出異議說，“爲什麼呢，他有比利的鼻子呢！”

“是，”沙利塔和解說，“無論如何，他有一個小小的極可愛的鼻子。”於是，把一朵花依附在那個前面，“他是他媽媽的小羊羔呢！”

此刻赫楞手裏拿着一手的在花園採來的花，春風滿面地笑着走進來了。她穿着一套可以說是從沙士比亞的羅曼的喜劇時代遺留下來的優雅的衣服，“誰在傷害我的寶寶呢？”她詰問說。

“誰呢？你能問得着的，”沙利塔把那個寶物抱在手裏坐着望着回答說。

“啊，呀，”愛路易斯說，“嬰兒是何等樣的奇異的東西啊！”

“世界上唯一的嬰兒呢！”勒吉接口說。

這兩個沒年紀的人討論嬰兒——第一個，就是

新近生的，第二個，就是他們自己的，所期望的——問題的淳樸態度，使人看見實不勝奇異。那完全是舊生活的強拗和嚴厲的對照。

那天下午這社會得了一件使人憶及改變的東西，比利正在修補這別墅裏一樣機器的時候，偶然把一個藉氣管 (pneumatic tube) 的受信機弄開了，拿出一份報紙，就是大變那一日的一種紐約晚報的特別號外。他把這份報紙呈出，大家都極驚異地圍攏來看。前頁上完全用以記載 Guiseppe Schiapeinc 怎樣地在 Baxtes街住宅後房裏用斧頭將他的愛人劈死了；最後那一頁載着一篇論在床上吸紙煙之害的社論。事實上這報紙其餘的上面都用以載快樂宮的大廳的前記。他們把那幾張報紙四處地遞着看，看他們穿着舊式衣服的像和他們朋友第·浦斯特所寫的祝典的種種沈長的敘述。

“讓我們聽聽罷！”有一個喊着說，比利就大聲讀道：“市民聯合進行曲的光榮的歌聲現在恭喜了這曲禮的主婦——就是斯密士琴士·倫利·戈坦的維維安那·安蕾爾斯坦夫人的來到，因為賴着她的慷慨，

社會上纔有這一個招待殿，是一個保護着不准下賤世人接觸，專供那幾個奉那極智慧的上帝的委託來管國家財產利益的人賞玩的殿哩！”

“哦！哦！哦！”大家喊着說。

“第·浦斯特的文體在那時候的確有一點兒華美，”比利說。

“這樣子可不奇怪麼？”愛路易斯贊同着說。

“那是怎樣一個可怕的世界啊！”沙利塔接着說。

“只當作一樁好奇的事，”赫楞插口說“我不知個哪一個肯轉去麼，假若他有機會去的話？”

他們極驚惶地凝着眼睛望着她。“轉去！”他們喊着說。

“細細想想這事罷，”赫楞說。“這有趣呢。”

“你意思是講樣樣事情和昔日一樣麼？”勒吉問

“是”她說。“你肯麼，主教？”

“噯，”主教說，“我得認賬。我有時候切望——譬如，些須拌了一點醃猪肉的烤松鷄啦。至若樣樣東西？不，不！”

“想着一定要穿漿硬的襯衣看罷！”勒吉喊着說。

“想着一天一定要裝束五六次看罷!”愛路斯易喊着說。

“又穿長法衣呢!”主教喊着說。

“又一定要記名於支單呢!”,倫利·戈坦自己喊着說。

“又要着緊身裕呢!”社會主婦喊着說。

“又要吃香煙打 qigh-ball 呢!”沙利塔喊着說。
“咱們從前是怎樣不幸的東西啊。”她停了一息,於是又接着以道德意義解釋說,“那不是咱們的過。那是有些力使咱們那樣的,咱們並不知道。因此,我無論什麼時候一想起這個道理,我就為咱們丟在城裏的,那兩個人悼惜。因此我常說咱們應該濟渡他們——”

愛路易斯插口說,“你又在提起那個問題嗎?”

“我曾和你說過,”沙利塔回答說。“我將永遠不置這問題於不顧。咱們應該給格蘭維亞和道特爾兩個人以一個自新的機會。”

“咱們不應當給他們什麼!”愛路易斯忿怒地喊着說。“我們絕對不能給他們為力。”

“咱們可以給他們以容赦,”那一個固執着說。

“咱們沒有權力說哪一個人無希望，不能改良——”

“這話在你說來當然是盡善盡美了，”勒吉那爾森潑琴士插口說，“你從沒得道特爾打過你啦。”

“道特爾全從咱們所訓練而成，”沙利塔回答說。“咱們將他教養成一個奴隸，事奉咱們這些懶惰虛榮的人。及至他有機會的時候，他要翻轉局勢以對待咱們，我如何能怪他呢？但我現在不是說道特爾一個人。還有格蘭維亞呢。”

“格蘭維亞比道特爾還壞呢，”倫利·戈坦夫人大着嗓子急着呼道。“他是一個聰明的人，不當那樣地壞的。”

“在咱們的世界裏，”沙利塔回答說。“聰明人的心術比下等階級的壞些。所以格蘭維亞也應該得報。”她轉身去對主教說，“你的宗教有為他們說的話嗎？”

主教支吾着說，“沙利塔，你要作什麼呢？”

她停了一息，然後才回答。“聽啊，朋友們”她開口說“我有要緊的話和你們說。你們記得昨天我到外頭一天，我回來和你們說我汽車壞了。那話不是真實

的。實在是我到紐約。”

我們極驚愕地凝視着她。“到紐約呢！”

“照你們知道的，全冬季我總時時想着那兩個不幸的人的運命。我決心不再等了，要找出他們來給他們以一機會——至少那一個我相信可以濟渡的。”她停止了，接着是非常的沈靜，那麼樣地沉靜，連一個蒼蠅的嗡嗡聲都可以聽得見了。

“怎樣？”倫利·戈坦夫人到後來問道。

“我到城裏。我徒步向聯合旅社走去，悄悄地走進，尋着了那收藏食物機器的地方。我好久沒看到一個人，但看見有不久有人走過那裏的蹤跡，我靜靜地小心翼翼地繼續搜尋着。至終竟我碰到了他們中間的一個。”

又是沈默。“怎麼？”到後來比利問道。

“那是格蘭維亞。”

“他怎麼樣？”

“他和道特爾曾爭使用機器的儘利。道特爾硬要說那機器是他的所有，想要強迫格蘭維亞為兩人作工。他們打了一架，格蘭維亞受了傷——不大重，然

而他不得不隱瞞了。現在他找道特爾找了幾個月了，道特爾大約也在找他——他們兩個攜着武器，一心謀殺。”

沙利塔停了一會，仍舊顫抖着聲音說：“你們想像不出格蘭維亞所處的悲慘的狀態。全冬季裏他沒有薪炭——他不敢生火，恐怕把自己所在處給道特爾知道了。也不敢用食特機器，恐怕被暗殺。他們如野獸一樣的生活着，日夜地互相潛躡。格蘭維亞害了病——樣子病得完全看不得了。所以我勸他來——同我來——”

大家驚愕着喊了一聲。

“他到這裏來了麼？”比利問着。沙利塔點一點頭。

接着又是長久的沈默。“他以什麼條件到這裏來的？”合作共和國的主義的自任保護者倫利·戈坦夫人詰問道。

“現在全沒有什麼條件，”沙利塔說。“你們如果願意，你們就容納他吧。他願意以和我們大家一樣的條件來。他回來會拋棄他的國務卿和男爵並總督諸

官銜的，會成爲平凡的格蘭維亞同志的。

這社會的人員都沉默着考慮這申請。“他回來會做他本分上的工作麼，”愛路易斯問道。

“他會的，”沙利塔回答說。

“這個我們可有什麼擔保？”

“頂好的擔保，”沙利塔回答說。“我回來會盡這個責任。”

“可是你怎麼能夠盡這個責任呢？”愛路易斯詰問說。

對於這話，那一個回答道，“哈爾冷主教回來會置他於我的權力之中的。他已久許和我結婚呢。”

開首他們極驚愕地凝視着；隨即嘻嘻哈哈喝采起來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點點兒想到這個情況——沒有一個人，只有赫楞已猜到沙利塔的爲那不幸的總督的掛慮的理由了。

她把她的愛人藏在這別墅的更爲僻陬的屋子裏。現在他應她之召而來，形容憔悴，好像老了幾年似的——但仍然是那一樣的又嘲弄又沉靜的格蘭維亞。

“朋友們，”他說道，“我有一個申告要進——就是一個要使人面紅的申告。我，你們是知道的，曾希望作聰明人。我成年家竭力想要堅守我的悔悟而行，想要制住自己，不使拖累那些受道德心的騙者。但是啊呀——這話我將怎樣說呢？我一邊說這話一邊慚愧地低頭一邊堆痛悔的灰塵於我自己的身上——然而這又是真的。我有幾個月——實在地女士和先生們，我覺得我自己孤苦呢！”

沒有人說話。他們等他說到要點上去。“那是生命力，”他說道。我覺得牠在我裏頭可怕地，可憐地催促我。牠緊擾我，窘困我，牠使我憤激慚愧得欲發狂了。牠想要化成最荒謬最羞恥的形狀。試想一想，我的朋友們，這正在向你們懺悔的是聖·厄斯琴·格蘭維亞——牠現在已採取女子態度了！”

他問沙利塔伸出手去。

“你把消息告訴他們了麼？”他問道。“你沒有白等麼？你的堅忍心已經得到了牠的償報了麼？”

“哦，你這魔鬼啊！”沙利塔用着一種憤怒的聲音喊着說。

因此，那一個極和靄地笑道，“可能的呢，我的親愛的！但是曾經有哪個女人反對過這個？”

他直視着沙利塔的眼睛。她的眼睛沉下去了；於是，過了一會兒，他轉身過去對着大家仍然微微地笑着。“你們看，”他說道，“生命力現在追上我了，牠拖曳着我了，牠又使我作奴隸了！牠強迫我成爲一個正義的人。違背着我的意旨，違背着一切聰明的悔悟，我必得要滿足牠所有的目的。因爲這個緣故，我來請求憐恤，免去前愆。我，你們知道的，是革命以前的政體之下尚存的兩個人員中的一個——仍然留在世上的兩個安分守法的良民中的一個呢！然而我願認識現狀（Status Quo）。沙利塔告訴我比利和赫楞兩個生了一個寶寶。我以爲那可以算作現狀內裏的一部分。她又告訴我，這裏有過一次離婚的事情，”

他望一望赫楞，赫楞便回答道，“有過。”

“我忘却沒有問得其中的底細，但我猜想那意思就是你們有一個官府，我可以向牠請求允許我入你們的國裏。譬如你們有一個首領？”

“我們不需要首領，”比利說“我們只用一個讀離

婚法令的裁判官。”

“誰是裁判官？”

“沙利塔是裁判官，”

“好的主啊！”格蘭維亞大聲叫喊道。“而且穿着寬褲麼？”他笑起來了；可是隨即又回復了原狀，向那克尼考波考·斯密支氏的女承繼者說道，“我親愛的婦人——”

“閣下，”沙利塔改正他說。

“啊，是，閣下。那麼，我業已請求過我的入合作共和國的入社權，和一個國民所有的一切權利，特權和免稅權了——”

“哦，格蘭維亞，把這手續免掉罷，”比利插口說。“你若果會處置你自己，就請你任意到這裏來。”

格蘭維亞微微笑。“這畢竟好像有一個首領，”他說。

入社的儀式就是這樣的。

他們便繼續他們五一節的慶祝。但他們不能忍住不問格蘭維亞和道特爾爭鬥的事，他們覺察得這是一個不能漏掉的問題。道特爾常存在他們的心意

間，時時刻刻要爬進他們的談話裏。他們爲那可憐的，因貪婪而被盡人遺棄的資本家掉惜；他們有點兒覺得革命還沒有成功，直至那地上最後的一人改心了。他們把問題反覆地討論了一兩個月——一直到後來比利報告說要到城裏去勸服道特爾改過自新。

這報告惹起許多的反對，因爲比利是這社會裏最有用的人員，人人反對他去冒險。那是走到一個野獸的巢窟裏去呢。假若哪一個要去，倫利·戈坦夫人確言說，那一定要是一個老人。

“但是哪一個去呢？”比利詰問說。

“我一定自己去，”社會主婦確言說，“如果我知道怎樣會開汽車。”於是轉身過去，對着她丈夫說道，“你是會開的。”

倫利·戈坦對這問題的回答就是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跑到地下室去躲藏去了！

在這隨着而起的笑聲中，比利就報告說要次日起身。勒吉和主教都宣言要作他的護衛兵，第浦斯特也以新聞界的代表自願効力。所以次早這四人起身了。他們尋着了那個旅社，從後路小心地進去，偷偷

地爬上樓，行過走廊。

他們攜着武器以備打仗的，但是，當他們發現了以下的情形，預防就全無用了。他們發現那和混食用坦伯勒特有限公司的總經理躺在到食物機器去的入口前的門廳裏。他們看見他的身架子佻得筆直，他們站在遠處問他的安，他却不回答。最後，比利小心地行近去，俯着頭看一看他；向他形體——幾乎瘦成骨架子——上一瞥就知道了這可怕的故事了。最後的資本家已經餓死了呢。他懶惰不肯作工，所以他滅亡了，他的制度也和他一道滅亡了——以後行合作共和政體！直到永永遠遠！

完。

注 譯

頁12。Duchesse de petit-bourse。小證券交易所的女公爵。

頁12。tiarā。一種冠狀頭飾。

頁34。垣伯勒特。tablet 的音譯，是一種食物的名字。

頁69。pate de foie gras。肥肝小麵包。

頁71。Louis Quinze。路易十五世。建築，裝飾術及家具等的一種格式，盛行於路易十五世時代，尤以鮮豔綺麗著，如在 rococo 建築式中者。

頁80。tableau。繪畫繪色的畫。

頁107。Colossus。巨像。

頁171。eureka。得了。一種感歎語，是阿基米德當發明能以比重法檢定王冠中純金成分時所發的。

頁175。Sabotage。工人與雇主起爭端時的妨業 對於廠中機件製品等之故意毀損。

荒野呼聲

美國賈克倫敦著

盧谷譯

本書是一篇使作者在文學上成名的長篇小說。書中敘述一隻生長在南方加利福尼亞的非凡的狗子，在坎拿大的克倫帶克發現了黃金之後，被人偷走到那兒去拖雪車，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中冒險的故事。書中描寫那克倫帶克的野生，絕望，勇猛和原始的生活，人類與走獸的相同的天性，真是新奇絕妙，使讀者讀閱時如同鏡中觀景一樣，一切的景象儼然活現眼前，非看到最末的一頁不止！

昭昭社文藝叢書

出版預告

同心曲

俞念遠作

這是一本書函體的中篇小說，書中是寫一個漂泊的青年。孤零地病危在病院中；有一個年青素雅的看護婦，一見了這個孤苦無依的青年病人便動了柔情。姊妹似的十分愛護他；因此他倆在病院中互相戀慕着，發生了極深切的愛情；他倆別離後忍不住愛弦的顫動，便赤裸裸地自然流露出這一聲聲真摯的，纏綿悱惻的同心曲來！

薄記員的妻子

美國新興短篇小說集之一

虛谷念遠譯

本書包含着美國現代新興文學的作家賈克倫敦，歌爾德，凱賽爾女士等的幾篇最精彩的短品，對於戀愛與革命都具有深長的意味！

國家圖書館



001686084

籍